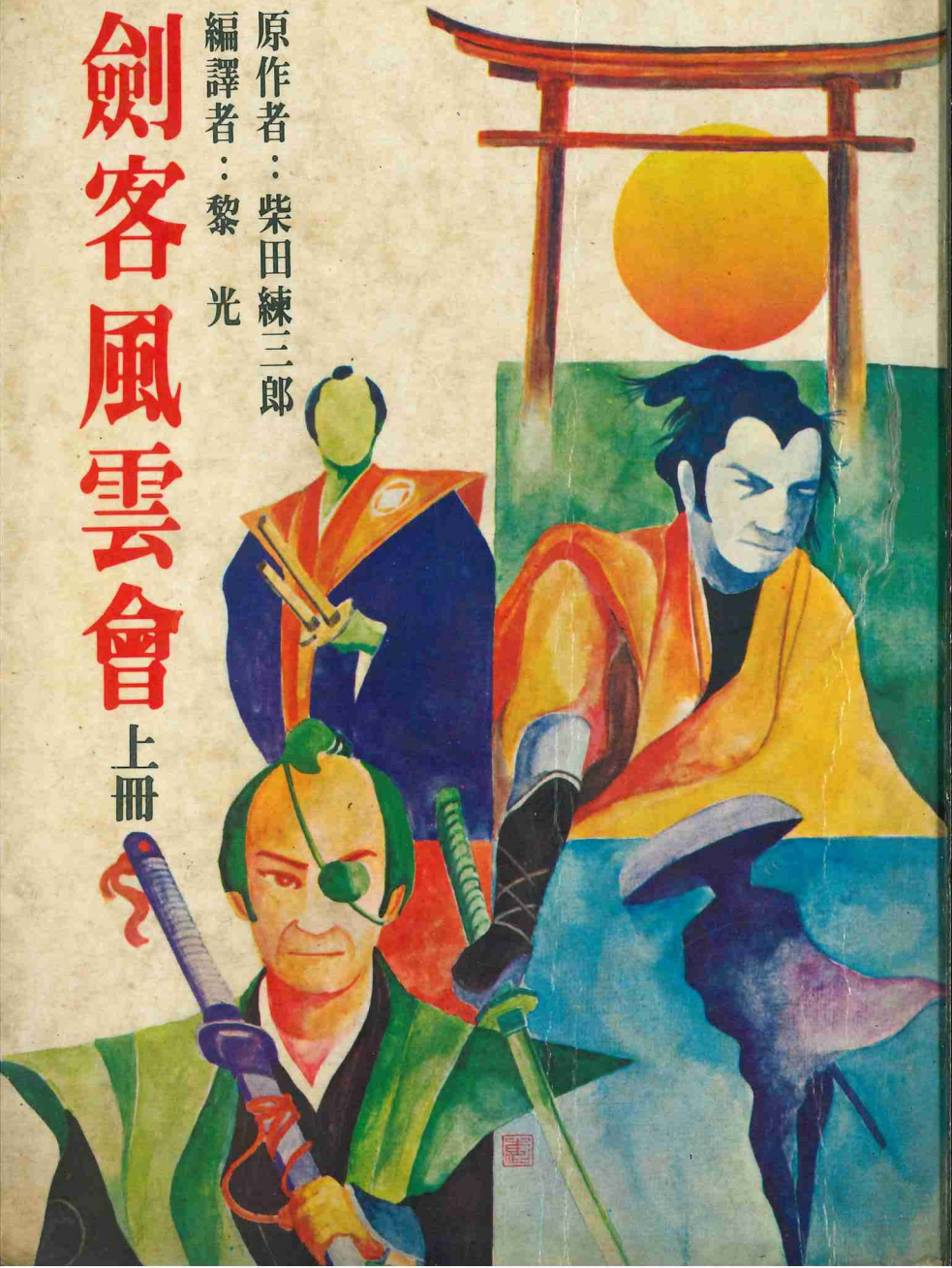
劍客風雲會

上冊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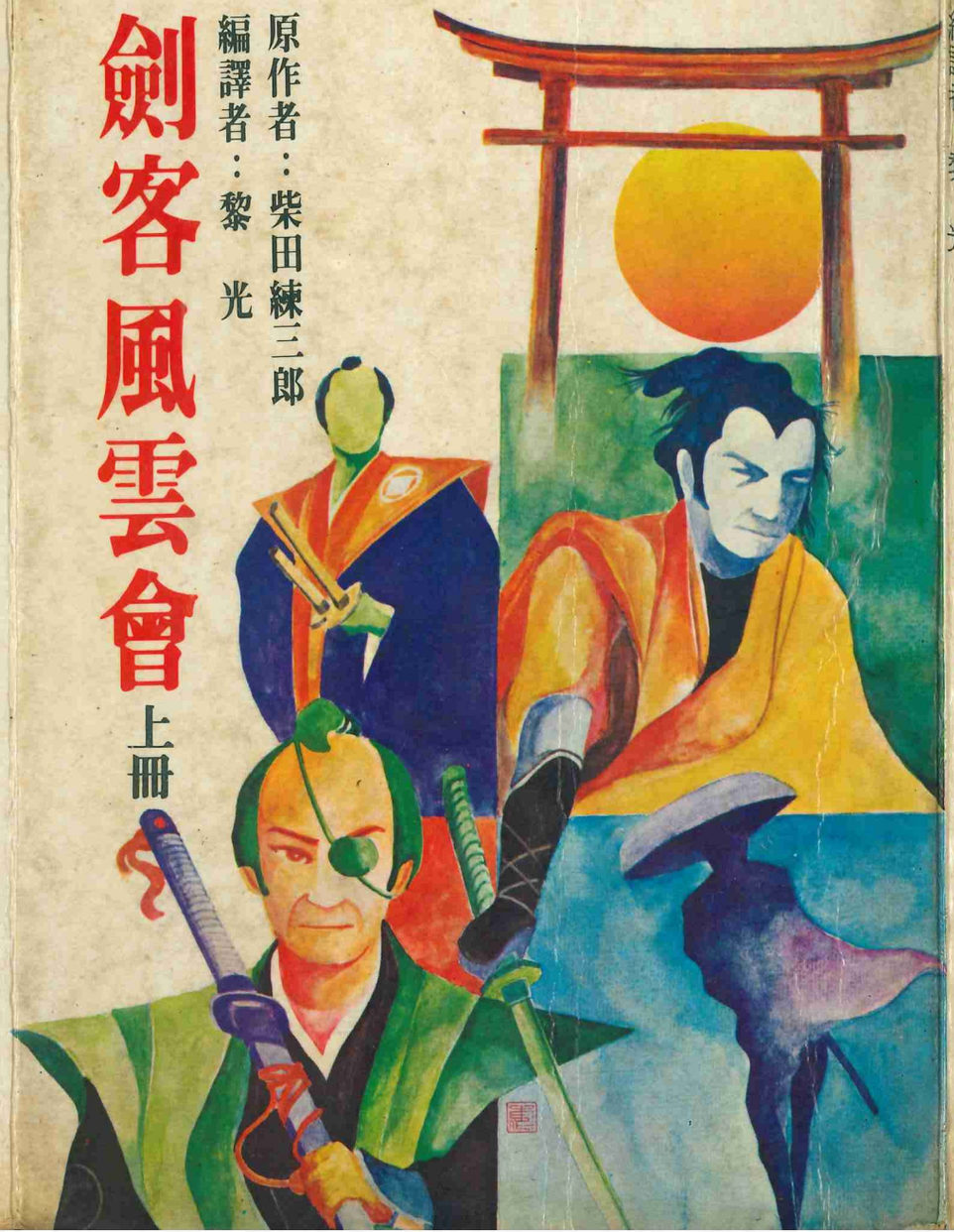


法律顧問：王富茂律師
封面設計：傅惠生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劍客風雲會

上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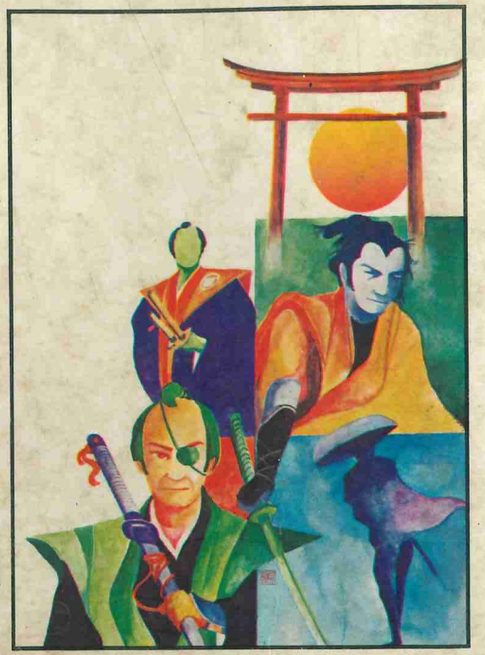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劍客風雲會

上冊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金蘭出版■版權必屬佳作

劍客風雲會

柴田錬三郎 著
黎光 譯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一、美女

皎潔的月亮，像一面明鏡般地高掛在萬里無雲的夜空，散溢出來柔和的光芒。多柔美的滿月啊！

伏見劍吾倚立在石牆上，仰頭凝視着夜空的明月。

他茫然的仰視月兒，像個木人似的，一動也不動。他凝望着月亮而心已馳騁在星稀的夜空裏。

廣場另一邊城的正門，已經被燒毀掉。且有數具因交戰而亡的屍體，橫臥於地面上。這幕悲慘的景象原來是，將日落的黃昏時刻，如潮水般的敵人蜂擁地從城的正門攻入，與守軍展開過一場激烈的戰鬪，所遺留下來無人收拾的戰場。

最後擊退這數十倍於我的敵人的，乃是現在像死人般的橫睡於另一面城牆邊的士兵。

可笑的是，這些武士並不屬於這座城的家臣，而是僱來的浪人們，伏劍見吾也是其中之一。

城裏有一千八百人，但他們大都沒有作戰經驗。

日本自進入戰國時代已有數十年了，但是鶴舞城尚未曾發生過任何的兵變。而隔山的鄰國已經在進行一場血淋淋的攻防戰。

他們應該預測到那批覬覦鄰國的野心霸者，遲早都會攻擊自己的。

但是他們安逸的日子過得太長久，以致產生一種錯覺，自以爲是天之驕子，永遠可以過著太平的日子。城主以下一千八百個家臣直到一個月前，還抱著這種樂觀的看法。

殊不知沒多久，霸者派人送來含有和平協定意味的通牒書，但是，城主和重臣們仍沒意識到這座百餘年的舊城，將有被襲擊的一天。

不僅如此，城主讀完通牒書之後，反而大聲的叱責來者，並不客氣的把他趕出去。

和平協定的通牒書中只有一條件。

——霸者希望娶城主的女兒爲妻。

短短數話，別無其他的要求。

城主的女兒，今年十九歲。她的美貌，已傳播到遠國一帶，三年前，京都的將軍家也聽到她的美名，即派遣使者來到這座城，傳令城主帶女兒進京封官。

但城主因唯恐失去掌中的寶玉，拒絕封官的機會。

城主溺愛女兒的程度，可謂到了異常的地步。連自己的家臣們，也不準他們看到女兒的美貌，秘密地將女兒藏匿於外人不可至的深處。

鄰國的霸主，已是個五十歲的人，提出這種無理的要求，城主怒不可遏。憤而拒絕對方，結果招來三萬餘大軍的攻擊。

向來未曾遭受兵災的鶴舞城，如今再也不能繼續維持安定的狀態。

令人驚訝的是，鶴舞城對這突其而來的意外事變竟然束手無策，面臨著三萬大軍即將攻擊，慌忙之間才想出這唯一的防衛之策，召集這些浪人。

戰鬪從昨天的正午開始，半天的時間內，城的後門已被燒掉。幸虧召集來的浪人，發揮出奮勇的戰鬪力，及時的擊退敵人於城外，不然的是，這座城早已爲敵陷落了吧！

在這羣勇猛的浪人隊中，立功最大的人則是現在茫然地注視著滿月的伏見劍吾。

他記得被自己斬殺者有十八人。但是這些斃命者絕非普通的雜兵，而是甲冑武裝的士兵。

他彷彿是爲戰鬪而生似的驍勇。

雖然如此，但他那張眉目清秀的臉龐，在柔和的月光下，益顯得出一般武人所沒有的斯文氣息。

忽而一陣脚步聲，直向他走來。

走到劍吾身旁且坐下來的人，滿嘴鬍髭叫孫子源八郎。

十天前，他倆同受僱爲此作戰，於途中結識的。當我孫子源八郎看到劍吾的時候，宛如有他鄉逢知己的那種感覺。

四下寂寞，長空萬里，悄然無聲。

源八郎手裏握著一瓶酒，向劍吾開口說道：

「喔喂！來一口怎麼樣？……這是城主愛喝的寐酒。」

如此的勸說著。

「我不喝酒。」

劍吾立即拒絕。

「不喜歡嗎？」

「沒有喝過酒。」

「若不是爲酒或女人，那你幹麼出生到這世界上……，女人呢？」

「不懂！」

「啊！那來這種人——」

源八郎嘿然搖著頭，喉間迸出乾枯的笑聲。

「酒跟女人的滋味都不知如何，僅爲這點小錢而被人僱來這裏，簡直把生命當兒戲，如果不幸死了，能瞑目嗎？」

「……」

「我看你與衆不同，似乎練過兵法。難道你到這裏的目的，是想利用這次的交戰來體會劍法的奧秘嗎？」

「不然，你是爲何而來？」劍吾堅毅的目光移落在源八郎的臉上，半晌，沉沉的聲音在詢問著源八郎。

「我啊——。我專門喜歡受僱於將陷落的城池，他們出得起重金啊！何況找到軍用金的話，我就能無憂無慮地吃上兩、三年。」

「如果沒找到軍用金的話，那就擄一個美女出去，先玩樂一番，然後再賣掉，……，若是沒有這些好處，明知是座將要淪陷的城池，我幹麼那麼傻呼呼地來這兒呢？性命只有一條……。聽說這座城池藏有一位絕代美女，先前將軍府也曾要求過，但遭到城主的峻拒。現在攻打這座城池的敵人，不也正是爲這位美女而來的嗎？說眞的，眼前躺在地上的這些浪人，他們的內心大概也是抱這種意念吧！你看，我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而受僱的。」

「哦！剛才沒看見你，原來是去尋找美女。」

「沒錯，不過我並沒找到美女的藏處，所以，順手提了這瓶酒回來。依我的看法，這個美女一定被藏在秘密的地方，可是到了明天……，敵人一旦殺進來，這地方將要變成地獄……，到時不管城主如何藏他女兒，呵呵——嗯。而且，不知是敵人奪取美女，抑是我源八郎

英雄救美，也未可知，反正，這將是一場爭奪戰。」

「……」

「喂！伏見劍吾，怎麼著？絕代的美女就在此地，你連眼皮也不眨兩下。」

「……」

劍吾仍不作答。

源八郎骨碌骨碌的把酒喝完後，又說：

「我很欣賞你，要是你喜歡的話，我可以把絕代的美女讓給你。」

「我不要女人。」

劍吾以不屑的口氣答著。

「爲什麼？」

「我十一歲就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以前父親代領主統轄一座城，以我們有同盟之交的鄰國大官，竟然突如其來的攻打我們，歷經十天的防守，結果還是被攻下。當時父母親都殉亡。我帶着九歲的妹妹慌忙的逃出城，那時妹妹身負箭傷……，後來逃到山中時，妹妹因流血過多不治，終於在我懷裏斷氣……，妹妹的死相很平靜，以後我常常憶起妹妹那付安寧的神情……，所以我決定在我有生之年，絕不虐待女人。」

「原來如此。」

源八郎聽完劍吾的話，腦海中閃過一絲的歉疚，望着劍吾一時像是矮了半截，嘴裏哼哼著接不上話，沒趣的拉了拉領子趁勢順著城垣滑到地面上，然後兩脚一伸，假裝睡起覺來。

劍吾看見源八郎死人般的睡姿，心中倒也憐憫了些，月光爲大地披上了一片銀白。

但是，皎潔的月他已無心思的去欣賞了。

從前悲慘的景氣，歷歷地浮現於劍吾的腦海裏，使劍吾的心情黯然不已。

「這些傢伙睡得簡直太不像話了，成何體統？」

怒吼的同時，有個酣睡的浪人被踢了一脚。

此時的四周，已爲一片薄霧所籠罩。寧靜的夜晚，却被一道怒嚎聲劃破，浪人們不約而同的驚醒過來，且紛紛的爬起身來。

而伏見劍吾與源八郎兩人，也睜開眼睛看個究竟。

原來怒吼的人，是指揮浪人隊的黑澤修理之丞，也是這座城裏的青年武士。

同時也是這座城家老的筆頭（即首席）黑澤修理太夫勝正的兒子。

雖有瘸僻的缺點，但他仍在城裏洋洋得意的自誇自己有著超羣的勇氣。

其實在昨日的攻防戰當中，他大力的指揮浪人隊，表現得活躍的很，頗引人側目。

「天黑之後，敵人必定會再攻擊。你們只顧著睡覺，一點都不做準備，像什麼話……，我曾命令你們昨天之前，就該把土囊堆在正門，結果你們都不能照辦，我絕不饒你們。」

黑澤修理之丞很憤怒的責罵著。

浪人們却漠漠的看著修理之丞。

這時的修理之丞，怒沖沖地環視了周圍一圈。

「你們難道沒有聽到我的命令嗎？」

如此地大叫著。

忽而，源八郎也開口問道：

「城內的家臣們，此時必定摟著他們的愛妻在睡覺，是嗎？」

「胡說！所有家臣已經各自站好崗位，充滿鬪志，準備擊潰敵人。」

「但本城最重要的防衛據點正門，他們一個都沒有探出頭來看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源八郎大聲叫著。

「這個地方是你們負責的，應該以你們的力量來抵擋敵人！一個也不能讓他們進來。我是負責指揮你們的，我有責任守住鶴舞城！」

修理之丞氣急敗壞地大叫。

當鶴舞城第一次被襲擊情況危急的時候，修理之丞率領浪人隊奮勇地抵抗四十倍於自己的敵軍，艱苦地把他們擊退到城外，修理之丞對自己有非凡的力量，感到相當自慰。

戰事一開始，他想併盡自己所有的力氣死守鶴舞城，然後把武名傳播於天下，此種强烈的功名心在心裏燃燒修理之丞，根本就不考慮這座城所面臨的滅亡命運。

我孫子源八郎，低語抱怨著。

「兵荒馬亂地出現這種血腥腥的狂人！」

黑澤修理之丞大聲的命令浪人將土囊堆積在被燒毀的正門，然後急急忙忙地向城內跑去。

黑澤修理之丞悻悻然，抑不住內心的憤怒來到館宅前。

——什麼話嘛！

他心中非常的懊惱。

這批飯桶家臣，一個比一個更沒勇氣，怎會令人不著急呢？

昨天的那場激烈的仗，叫他們出來探個虛實，他們不但沒出來應戰，反而像是歷經一場戰鬪似的疲憊不堪。

「像你們這般模樣，也算是武士嗎？」

修理之丞不客氣的叱責著。

——這些無用的傢伙，鶴舞城就靠這班廢物，能挽救城的危急嗎？

不一會兒的時間，修理之丞已踏入館宅內。

「父親大人！」

大聲的叫著。

「父親大人！你在那兒？」

父親修理大夫此時替代城主之職，爲總指揮官。

修理太夫召集數位重要的家臣，正在開緊急會議。

瞧見這幕情景的修理之丞，不用問也知道他們根本討論不出什麼結果。

「父親！敵人馬上要發動總攻擊。」

修理之丞很着急的吼著。

「嗯！」

家老筆頭面帶著凝重的表情，微微的點了點頭。

「敵人這次的總攻擊，我一定要拿出像昨天一樣如鬼神般的威力，抵殺敵人……，但是，若沒有各位支援，我還是無法輕易的擊退五萬大軍……不知在座的各位，是否有想出什麼妙計來？」

「是啊！我們正在商量這個計策。」

「難道還沒有決定嗎？父親！我們必須趁著敵人尚未曉得乾門旁底下的地道，我們派人率領五百位勇士，從地道衝出去，攻擊敵人的背部，這豈不是一個很好的戰策嗎？」

「這個嘛——我們昨天也想到過……，但是——，總之一句話，以我們五、六百的稀少人數，去襲擊敵人的三萬大軍，是不是有點太冒險了？」

「只要我們的兵士有殺氣騰騰的鬪志，加上我靈活的指揮，然後由正門一擧衝出去，管他什麼兩、三萬的大軍，都會潰散得不成隊伍。實際上，那祇是一些烏合之衆而已，昨天的一仗，我已看得一清二楚了。」

修理之丞挺著胸且昂然的述說著。

然而衆家臣們依然是不吭聲，默視著修理之丞。他看到衆人臉上帶著木納的表情，心中的怒火不由節節而升。

「父親，我看城中的士氣已完全的消沉下去了，反露出敗北的跡象，這怎麼行呢……，把指揮權交給我吧！」

修理之丞站著大叫。

這時的修理太夫不知想起什麼事，向面前的家臣們使了一個眼色，示意他們退下去。於是家臣們紛紛地自動退下去，卒後只剩下他們父子倆，父親靜靜地注視著脾氣暴躁的兒子。

「修理之丞，你眞的以爲這次的戰後會勝利嗎？」

「父親。」

修理之丞睜大眼睛看著父親。

「好了，孩子，你靜靜的聽我講，正如你剛才所說的目前城裏的士氣已漸漸的消沉下去。上自城主，下至兵士，都知道勢必無法守住城池，而大家也正爲這問題焦慮不安，這你承認吧……，你憑良心的想想看，敵人有多於我們四十倍的大軍，要想一下子統統的驅逐出去，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想你心中一定有這種畏懼，不是嗎？」

「父親，在未開戰之前，你竟然說出這種洩氣的話，未免太懦弱了吧！」

「修理之丞，你有這種志氣很令人敬佩。但是你必須冷靜的想一想我們目前所面臨的事實。何況城主在昨夜又吐出大量的血。」

修理太夫很痛苦的透露出這些事情。

「咦？」

「我們城主這兩年來，內臟有病，以致經常吐血，這只是我一個人知道的秘密。城主在世的日子，已剩下不多了！」

「……」

修理之丞嚥下口水，後說道：

「如果城主眞的有那麼一天，而我在這裏死掉，即使擊退敵人而立大功，也沒有什麼意義！」

「修理之丞，城主已決定了……」

修理太夫用很沉重的語氣說著。

「決定什麼。——？」

「趁敵軍未攻進之前，放火把城燒掉。」

「荒唐！眞荒唐！」

「向來沒有遭受敵人蹂躪過的鶴舞城，不能白白的交給敵人。倒不如讓城中的人民逃出來，然後再縱火燒掉，以待他日東山再起。這是城主的遺言。」

「城主，想在火海中自盡嗎？」

「是的，正是如此，就是不死，也只有三個月到半年的壽命。與其病死，倒不如轟轟烈烈地死在自己所設的火海中，這樣才像鶴舞城的城主所應有的氣魄，以保持武士的精神。這些都是城主自己講的話。」

若不是眼前的老者正是他的父親，修理之丞聽了這些，憤怒得抑不住就要大叫。

但看到修理太夫沉重的表情，他緊抿著嘴，壓住胸中熊熊的火燄。

「修理之丞，現在主君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託付你。」

「……」

「那是關於鶴姬的事情。」

「……」

「絕對不能把鶴姬交給敵人，也不能讓她葬身於火窟中。無論如何，定要設法讓她逃出去。……因爲鶴姬是城主唯一的繼承人，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使她活下去，然後生育以繼承城主的香火。」

「……」

「城主曾經向我拜託，要求替他辦這件事。」

「……」

「修理之丞——」

家老筆頭嚴肅地望著兒子。

「你要娶鶴姬爲妻。」

「啊?!」

「要你當鶴姬的丈夫，並逃出城外以生下孩子。」

「……喔！」

修理失聲著。

以前他曾見過鶴姬的美姿。

那種美姿眞是世間少有，非言語所能形容的。自看見鶴姬的那天起，整個腦海裏終日浮映著她那張秀麗的臉龐，無法揮去。

事後，他暗中的想，世上的每個男人永不可能跟這位絕代的美女墜入情網。

他根本就未曾奢想過娶這麼美的女人爲妻。

然而——

今天忽從父親的口中得知，修理之丞瞬間變得茫然失神，一付白痴的模樣。

頓時，他全身的血液加速的沸騰著。

「修理之丞，這是我們城主的希望。」

「這……這是眞的，不是做夢吧！」

「城主想以鶴姬的終身許配於你，除了你之外，別無他人。」

「喔！城主……」

修理之丞高興得全身不由得顫抖起來。

「是眞的，修理之丞——。你既已被確定爲鶴姬的丈夫，就不能平白地犧牲在這場攻防戰中，而要活着把鶴姬帶到安全的地方，絕不能誤入他人的手中。」

「遵命，我對神明發誓。」

修理之丞滿懷信心的應諾著。

「好吧！趁著敵人未攻來以前，先在城主的面前舉行婚禮的儀式。」

修理太夫看了兒子一下，然後站起身來。

這位叫黑澤修理之丞的青年武士，突而作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

卸掉對抗大軍的重任，反而得到命令娶城主的女兒爲妻並帶離城內，不啻是蒼天有意賜給他。

於是，跟隨父親一同來到城主的館宅途中，他已經忘記了所有的鬪志。

他的腦海裏只有鶴姬的倩影。

鶴舞城的主人小須賀甲斐守英吉，因疾病纏身，整個人削瘦如枯柴，心衰氣竭，如同幽靈似的，在館宅靜待修理太夫父子的到來。

「我帶小兒前來拜見主人。」

修理太夫說完之後，才讓兒子修理之丞向城主問候。

城主只以木訥的表情，點了一下頭。

「我的鶴姬就拜託你了。」

「是的。」

修理之丞低頭回答著。

「鶴姬是我的寶貝，也是鶴舞城的寶貝。現在我要很愼重的將這塊寶貝交給你保管。……不是給你的，只是交給你保管……。不是讓你們過夫妻的生活，而是要你和鶴姬兩人生育一個小孩，以繼承小須賀家的後嗣，故只是暫時讓你當鶴姬的丈夫……。鶴姬求遠是你的主人，不要忘記這件事。」

「我一定遵命照辦，絕對不會忘記。」

「你的任務是要帶鶴姬到安全的地方，並侍奉她。同時以對待妻子的態度，好好的照顧她。一切都拜託你了，修理之丞——」

「能獲得城主的厚恩，這是我的榮幸，在下絕對不會違背城主的命令，請城主安心吧！」

「拜託！拜託！誠心的拜託……。修理之丞，像鶴姬這麼美的人，說不定一百年也難得出現一位，你是個很幸福的男人。」

「是的，我很感激城主的抬愛。」

之後，城主傳令侍女準備舉行婚禮所需要用的物品。

結婚儀式非常簡樸。

準備這些東西，不須花多少時間。

「好，請鶴姬出來吧！」

聽到城主的命令聲，修理之丞的心情頓時激動得興奮起來。

——那位絕世美女，馬上要成爲我修理之丞的妻子？

至於婚禮舉行之後，妻子仍然是他的主人的這檔事，他已忘得一乾二淨。

驟然間，門開了。

一襲純白的影姿，出現在衆人的眼前。

鶴姬罩著一件薄薄的披紗，連整個顏面也隱在其內，無法看清她那張花容月貌的臉龐。

修理之丞嚥下嘴裏的口水。

城主等鶴姬就坐後，才說道：

「女兒——。現在，你將要和這位黑澤修理之丞舉行婚禮，這是爲了要留住我們小須賀家正統的後嗣者，所以才出此下策……。但這只是暫時的。女兒，雖然妳許身於修理之丞，但妳不能忘記自己仍是他的主人。不要甘心爲家臣之妻，在生下孩子之後，妳仍要立志圖謀小須賀家的再興。

城主吃力地說著。

而鶴姬也默然的點頭同意。

坐在一旁的修理之丞，這時開始著急了。

因鶴姬始終不拿掉披紗，所以他顯著很不安。

他希望邊欣賞鶴姬的美貌，邊舉行婚禮。

「那麼——」

城主以喘不過氣且帶有痛苦的口吻說著。並且向修理太夫點頭示意。

於是，修理太夫命侍女們端酒杯出來。

那時，修理之丞站起身來，想坐在鶴姬的身旁。

但他的父親却說道：「喂！幹什麼？」

不客氣的制止他。

修理對著不服氣的兒子，又說道：

「你並不是娶鶴姬爲妻，知道嗎？你還是不能脫離家臣的身份。」

而修理之丞在內心罵道：

——混帳。

很生氣的暗中叫罵著。

——既然如此，何必舉行婚禮呢？

——乾脆兩人進入洞房內，讓我摟著睡不就好了。

雖然心底如此怒吼著，但修理之丞表面上仍是乖乖地任大家擺佈。

由鶴姬端著酒杯，緩緩地向唇邊遞送。

修理之丞這時突然變得很緊張，一眼不離神的注視著雪白的手腕。

——喔！

青年的血液頓時沸騰起來了。

當酒杯傳到修理之丞的手中。

在修理之丞一飲而盡的時候。

忽然由大門的方向傳來一陣人潮的吶喊聲。

「哦！敵人已間始攻擊了。」

修理太夫的臉色即刻大變。

然城主還是緊閉著雙目，動也不動。

「修理之丞，你先到正門那兒去，阻止敵軍的攻入。」

聽到父親這般的命令，修理之丞在心裏想。

——我們的協定不是這樣的。

他暗地的反抗著。

——我現在所負的任務，不是帶鶴姬逃出城外的嗎？

「修理之丞！去吧。仔細地觀察敵人是否攻入城內了？」

而修理太夫心中似乎存有若能再度擊退敵人的話，或許敵方會提出有利於我的和談條件，也說不定的。

譬如，鶴舞城眞的能安然地保存下來，即使把城內現有的三分之二的領土割讓於對方，仍是可接受的。

總比鶴舞城被燒毀的情況，要來得好。

只要我們這邊有守城的決心，任憑敵人怎樣的攻擊，也要奮勇地抵抗，讓敵人知道我們堅守鶴舞城的決心知艱而退，並提出有利於我方的和談條件，這不是不可能的事。

家老筆頭默默地在心胸思量著，仍然不絕望。

在一個時辰之前，修理之丞很可能不顧一切的衝向大門前。

可是，現在呢——。

他已改變初衷了。此時他的心中只曉得趕快娶絕代美女爲妻，然後如何帶著她逃出城外。

他不願意再去跟敵人拼鬪而受到皮肉之傷。

「修理之丞，你還不趕快去。」

父親大叫了一聲。

「據我的判斷，今天早上大概不可能擊退敵人……」

「若是情況不妙，你趕快回來就是了。」

最後，修理之丞不得已才站起身來。

這時的城主也睜開眼睛，並吩咐道：

「看目前的戰鬪情形，浪人隊好像很賣力的在作戰，等下你從浪人隊中挑選一個最强壯的人，並把他帶來。」

「是的——？」

「保護鶴姬安全的逃出城外，是需要一個强壯的護衞人員才行。與其一個人護衞，不如多派一名伴著護衞，這樣不是來得比較安全，是不是呢？」

「遵命！」

的確，城主的話一點也沒錯。

然而，城內的一羣家臣，沒有一個人足以擔任這項護衞的工作。

所以，只好在浪人隊裏挑選了。

修理之丞走出城主的館宅，就向大門直奔去。

在靠近正門的時候，已看出先前有展開過一場激烈的格鬪。

——我不能戰鬪，我要帶鶴姬逃出去。

修理之丞一面跑，一面對自己這麼說。

哇！

喀！

頃刻之間，敵人如波浪般的洶湧到城外。

然而修理之丞故意的拐了好幾個彎，並且步伐也慢慢地緩下來。

二、逃　亡

昨夜命浪人隊在被燒毀的正門堆放土囊，如今已發揮出防禦敵人的略微的功效。

浪人隊紛紛地從正門退開，各自尋找地盤，好能從容不迫的對付敵軍。

雖有數十名的敵人，不計生命的危機仍跨越土囊奮勇地攻入，但他們都死於亂刀下，屍體狼藉地散落在地面上。

浪人隊當發覺敵軍是以波浪的戰略突擊，大夥心中不由得感到苦悶。

幸好每一個都是好勇善戰的武士。像今天這種打鬪場面，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爲懼。

所以，有部份的浪人暫時與敵人磨菇，等到敵人總攻擊的時候，再找機會開溜。

這是理所當然，對一個有作戰經驗的人，是很容易地找出逃亡的適當時機。

至於那些不幸而戰亡的犧牲者，多數是不會把握住機會。

浪人隊靜待著敵軍的攻擊。每個人的表情都顯得異常的沉著。

「敵軍太厲害了！莫非就是因爲有了一位領導有方的大將吧！」

「好像叫什麼荒海右衞門佐來著，這名字從來沒聽過。看起來相當善戰。」

「城主眞傻，爲了不失去一個女兒，眼睜睜地犧牲一座城池……」

「鶴姬是如何出色，可想而知。」

「如果要帶鶴姬逃亡的話，那就不能等敵人的總攻擊後才採取行動，這樣一定會來不及的。」

「究竟那個人能搶到鶴姬呢？大家都在下賭注。」

浪人七嘴八舌的議論著。

我孫子源八郎和伏劍見吾二人，最後在土囊的城垣前方停下來。

源八郎剛才在混亂的戰鬪中，斬殺三名敵人，慌忙之間，弄斷自己的刀，故又從屍體間奪取一把利刀。向劍吾說道：

「這是一把很好的刀，可能是大將賞賜的。我在想這把刀的主人必定很能幹，本來想在這場戰爭立下大功，結果反被我們所殺。」

「……」

劍吾不理睬源八郎的話，默默地注視著前方。

當然他也殺了很多名的敵人，以致臉上沾滿了血漬。

「敵人不會單從正門攻進來的吧……？」

他自言自語著。

「大概是的，那種人海戰術，並不光是要嚇嚇我們的。」

源八郎一面說，一面握著奪來的大刀向空中揮了幾下。

這座鶴舞城是一處很險要的地形，四周占有相當廣大的台地。東面北方向是臨著深邃的斷崖，而斷崖下是一大片密林。如果敵人穿過密林，欲爬上斷崖的話，很容易被人發現。只有西方是一處斜坡，而且還有街道通至野外。

鄰國的城主荒海右衞門佐，率領著三萬餘的大軍，就是從這處侵入的。

浪人隊死守的正門被攻破的話，城內的小須賀的人馬，就會成爲袋中之鼠，絕難逃脫。爲了達成這目的，故敵人仍是繼續不斷地進行梯次攻擊。當劍吾靜靜地注意城壕外敵軍的動靜的時候，忽然間靈機一動。

——敵人已經從別的方向開始偷襲，悄悄地逼近鶴舞城。

源八郎頓時意識到敵人可能的陰謀。

「無論如何……」

源八郎首先開口說話。

「今天之內，這座城很可能被敵人攻陷。」

「……」

「你曾經說過，你也是因陷城而淪爲孤兒，是嗎……當你看到別人的城池陷落時，必定會使你回憶起往事而傷心，但這次，你爲什麼還要來當守城的武士呢？」

「……」

「是否因正義感驅使你來幫助將要陷落的城池你才來參戰，是不是？」

源八郎剛說完話後，忽而有無數的箭如急雨般的直向他倆射過來。

恰有一支箭掠過源八郎的耳際，飛至城垣並彈回來。

其他的浪人們也迅速的躲起來。

伏在地面的劍吾，小心翼翼地仰起頭觀察地面的動靜時，突而發現趴在他附近的人，是黑澤修理之丞。

他什麼時候跑出來的呢？

既然出來了，應該是大聲嚷叫氣勢凌人才是，怎麼這時變得如此溫吞。

劍吾見到修理之丞，他感到很莫名其妙。

——難道城內發生了什麼事？

而敵人的箭如雨點般地直落下來，使趴在地上的劍吾不能動彈。

看修理之丞的表情是一付焦躁不安的模樣，但好像不是因爲敵人的攻擊而顯得不耐煩，毋寧說是儒弱而扭曲的表情。

「喃！負責指揮的隊長也在這裏嗎？」

源八郎在發現修理之丞之後，毫不客氣地大聲挑釁著。

修理之丞氣得咬牙切齒，直瞪視著源八郎。

「箭如雨下，現在正是隊長發揮眞本領的時候。」

聽到源八郎這般的諷刺，修理之丞不由得大叫一聲。

「少囉嗦！」

如此的回應一聲。然後轉向劍吾說道：

「你——」

很客氣的招呼著。

「叫什麼名字？」

「伏見劍吾。」

「昨天你英勇的奮鬪，我都看到了。」

「……」

「我命令你做一件事。」

「……？」

「當正門被攻破的時候，你就跟我來，有一件任務要交給你。」

「……」

劍吾默默地凝視著修理之丞。

——這個人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似的。

他心中如此的想著。

恍然間才想起這個人缺少人應有的正氣。

「你說的使命，究竟是什麼事？」

源八郎插嘴問著。

「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你默默地跟我來就是了。記住，伏見劍吾——」

「……」

「怎麼不答話呢？」

「我並不是這座城的家臣。你說要交待一項任務給我，我不能馬上答應。」

「住口！戰況危急，不許無禮的反抗隊長的命令！雖然你不是小須賀家的家臣，但確實是在我修理之丞的指揮下，也可說是我的部下。」

「……」

劍吾無言以對。

不論昨日的戰鬪，或者今日的攻防戰，修理之丞根本未曾表現出隊長應有的指揮天才，浪人隊英勇的奪鬪並非因他才有的。

修理之丞只不過在戰鬪前，或戰鬪結束之後，耀武揚威的大叫一番而已，戰鬪的時候連個影兒也沒見，虛有指揮隊長之名。傲慢的態度，很不得浪人的心服。

「怎麼樣？我源八郎代替伏見劍吾接受那項使命，行不行？」

「像你這種戰爭販子！流氓！沒有能力擔當這項艱鉅的使命。」

修理之丞毫不客氣地駁斥著。

「那麼，是需要人格保證的使命嗎？」

「嗯！」

「我源八郎雖然長得其貌不揚，但人品却相當好，這點我本人不敢否認的。……」

「囉嗦！」

怒濛的修理之丞，再度地受到箭雨的襲擊，趕緊地閃開，然後以匐伏的方式前進，終於消失在城垣的角落。

大約經過了一個時辰後，敵軍才開始總攻擊，這時已是日正當中了。

劍吾下意識的忖度著：不光從正門攻擊而已。

頃刻之間，由東北方的角落傳來一陣海潮般的吶喊聲。

那個地方是處深不可知的山谷，且有一片廣大的密林林立著，敵軍不可能從那裏攻上來

的。

這地區被認爲最安全，未曾設置望樓來監視此地，連守備的哨衞兵也沒有配置。

現在敵軍巧妙地利用這絕好的機會，大擧地侵入。

突然間，由密林裏竄出數千名的兵士，邊吶喊邊由斷崖爬上來，與正門的敵軍呼應，猛烈地攻擊著。

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若想從城垣上面射箭出去，效果並不大，小須賀家到今天方才知道這種事實。

密林反而帶給敵方有利的形勢，因爲它能擋住飛箭的突擊。

平日看起來好像是攻不破的險要地形，一旦面臨了實戰的進襲，竟然變得脆弱不堪一擊。

原來與衝入正門的敵人在激烈肉搏的浪人隊，突然聽到東北方的吶喊聲，不約而同的在心裏想：

——已經無法再搏下去了。

戰況漸漸地動搖了戰鬪意志。

浪人是用錢僱來的，鶴舞城還能守的時候，浪人們慷慨激昂奮勇作戰，現在眼看著不可收拾，還是保護自己的身體要緊。畢竟生命是他們唯一的財產。

但，唯獨伏見劍吾一人與衆不同。

他彷彿被魔力吸收似的，發揮出淒厲的吶喊，猛勇地朝著敵人一個一個的砍下去。

遂使敵人紛紛地避開劍吾，迅速地衝入城內。

這時的劍吾也趕快的離開廣場，奔向兩旁都是城垣聳立的狹窄通道，這是鶴舞城的瓶頸之地。其餘的浪人也紛紛地衝過來。

只因爲這地帶可以少數的兵士抵擋數千名的敵軍。

浪人們，紛紛地從劍吾身旁跑過去，向城內後退。

但是，劍吾奔來這裏的目的，是想試試究竟自己能戰鬪多久。

「伏見，溜爲上策！」

說完之後，我孫子源八郎自己也隨著其他的人跑了。

而劍吾却動也不動，直站在那裏。

——死於何時何地都是一樣，這個人世對我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了。

這時，浪人隊已全部從劍吾的身旁撤退光了。

只有劍吾平靜的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敵人就蜂擁而上，衝向劍吾。

劍吾咬牙切齒的虎視著前方的敵人，像捕捉獵物般，狂烈的鬪志不時燃燒著全身。

——我一個人獨自在這裏抵抗敵人，不讓敵人的一兵一卒混入城內。

以强烈的意識告訴自己。

這堅强的鬪志，使劍吾產生出超人的氣力。

當敵人走到與劍吾有十尺的距離時，忽然地停止前進。

「你們幹什麼？趕快前進呀！」

一個騎在馬背上的武人，這樣大聲嚎叫著，而且從行列裏衝出來。

他發現到劍吾像木頭人似的，挺然地站在通道的中央，擋住他們的去路。

「這個傢伙算得了什麼，有什麼好怕的！」

大聲一喝，然後舉著長槍，猛然地向劍吾衝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劍吾迅速的跳開，躲過來者的攻擊。「啪」一聲，槍已斷爲兩截，而武士也露出痛苦的神情。懶洋洋地趴在馬背上。

這位武士不是別人，正是荒海右衞門佐的得力助手，算是一流的猛者。

敵軍不約而同的露出驚訝的表情。

「只有他一個人而已。」

「不要怕嘛！」

嘴巴雖這麼叫嚷著，但本身却不敢衝到前面去。

這時——

「伏見劍吾，退下來。」

忽而由上空傳下一陣聲音。

不知何時，修理之丞已站在城牆上。

「……」

劍吾還是不應聲，冷冷望著遠方的敵人，一點表情也沒有。

「伏見劍吾，你怎麼不退下來？」

「……」

「這是命令，隊長的命令。」

「……」

「我叫你退，你就退下來吧！」

「把使命告訴我吧！不然我不考慮你的話。」

劍吾好不容易開口說話了。

「擔任鶴姬的護衞。」

修理之丞不得不將實情告訴他。

「什麼護衞？」

「我們不能讓鶴姬落入敵人的手中。」

劍吾聽到這句話，心志有點動搖了。

於是，劍吾開始向前跨出兩步。

「有沒有要跟我決鬪的人？」

如此的問著。

但得不到任何的回音。

瞬間——

劍吾跨上那個被斬殺的武士的馬，向城內直奔而去，有如風擎電掣般的迅速，轉眼間就消失了。

一個時辰後，鶴舞城終於陷落了。

這座城池在陷落之前，並沒有展開過激烈的戰鬪，大半的城兵可謂不戰而降。

以黑澤修理太夫爲首的衆家老們，也一一地切腹自殺，結束了性命。

至於城主所居住的館宅，在敵人未侵入之前，也放火焚燒，即刻之間已爲一片濃煙和火焰所籠罩著。

逃進城內的浪人們？也各自散開逃命，沒有一個留下來抵抗敵人。

每人血惺惺地刼財擄女，各自散逸。他們這種趁火打刼的行爲，相當的機敏迅速。

城裏燃起大火，三個逃難者呆呆地佇立在離有一里多遠的森林裏，失神地凝視著遠方的大城。

這三個人就是鶴姬、修理之丞與劍吾。

「王八蛋！」

修理之丞臉上帶著很痛苦的表情，不由得狠狠地咒罵著。

「整座城白白地讓荒海右衞門佐奪去，我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咱們以後走著瞧了，我一定要把它再奪回來的。」

鶴姬站在他的身後，蒙著面紗的臉是怎樣的表情呢？無人知曉。

劍吾站在離他們倆有十來步的距離。

——女子應該有哭泣的聲音才對啊！

他在心中這樣想著。

至今劍吾仍未曾見過鶴姬那張不平凡的美貌。

只隱隱約約地從面紗露出挺直的鼻樑、雪白的下頷而已。

但他並沒有萌起要看的意念。

「公主！」

修理之丞改變了態度，以溫柔的語氣喚著鶴姬。

「從現在起，你所依靠只剩我修理之丞一人而已，這點，請妳牢牢地記住在胸中。跟我來吧——」

鶴姬微微地點頭示意著。

「我把整個情形詳細地講給你聽，這位鶴姬已和我舉行過婚禮，成爲我的妻子。而你也要跟隨我們夫妻倆，擔任護衛的工作，聽清楚了吧！」

劍吾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

「你笑什麼？」

修理之丞冷冷地瞪著劍吾。

「我並沒有說要當你的部下！」

「你講什麼！」

修理之丞怒氣沖沖地皺著眉頭。

「我是浪人隊的隊長，身爲隊員的你應該服從我的命令！」

「那是城內的事，何況你現在是逃亡身，而我已恢復以前的浪人身份，你我可說是沒有主從關係。」

修理之丞知道劍吾是個奇特的劍手，不能以武力來制服他。但是，如今除了劍吾之外，再沒有比他更適合擔任護衛的工作。若是被他溜掉的話，困難馬上隨之而來。

「好了！我承認你我沒有主從關係。但我希望你以道義上的立場，助我一臂之力，負起護衛的工作吧！」

「……」

劍吾並沒有立即答應。

他總覺得自己不喜歡修理之丞這個男人，彼此之間的性情好像合不來似的，若不要的話，就在此說：

「再見吧！」

有禮的磕了一個頭，然後匆忙離去。

但——。

當時的鶴姬彷彿瞭解劍吾的心情似，默默地向他鞠了一個躬。

劍吾看到鶴姬這突如其來的舉動，甚覺不好意思，只好以冷淡的語氣說道：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早點離這裏。」

「對了，不能老待在這裏嘛！」

修理之丞恍然大悟似的，趕緊帶頭向前走。

他們三人所走的路途，正是鶴舞城的南方。

鶴舞城位於房總半島台地的中央位置。

房總半島是由安房、上總、下總三國聯合而成的。半島的開拓是從南端的安房國開始的，隨著時代的潮流，人口才逐漸北移。

古時，齋部的租天富命率領著四國阿波國的齋部人。來到這個半島，於是地從事麻、樫樹的種植，因爲這處是以種植麻木起家的，所以起名總國。根據古語的說法，麻卽是總的意思。

而且這又是阿波國人的住地，所以才稱爲安房。

這處房總半島的歷史，起源於平家的將門的叛亂。

將門的叛亂，是武家勢力的稱覇的先驅。

平將門是屬於桓武帝的曾孫高望王的孫子。

父親是鎭守府將軍平良將。

將門的出現，可說是自高望王以未鞏固了貴族在宮廷的地位，且勢力擴大於關東一帶的豪族。他的根據地就是下總國。

當時的將所有晉京出任高官的野心。

他曾經向皇室的太政大臣藤原忠平請求爲檢非違史，然却遭到拒絕。

——好！那麼我就……！

遂於心裏萌起反叛的陰謀。

之後，悻悻地回到下總國的家門。正好中央無法顧及到的這個地方，他迅速地拓展他的勢力範圍。

當初的下總國是，由武藏、常陸、上野、下野、下總五地連接成的，將門的根據地，正好是一帶肥沃富庶的土地，土著性情暴躁不馴，正是將門利用來拓展權勢的最佳地點。

將門實行徵召百姓的次、三子，及强壯的男子，爲軍隊的成員，且加强地訓練他們。

而後來發生的叛亂，則是始於平族自己的私鬪。

起先將門是爲爭奪父親遺留下來的領土，甚而爲美女的問題，與族人發生齟齬。鯨吞蠶食地擴張到常陸國，與常陸前大掾源交戰，並把他一族的五百餘戶的房子統統地焚燒。當時將門的伯父叫平國君眼見戰爭殘酷，憤而援護對方，以致伯侄血緣的鬪爭就此序幕了。

將門不僅弒滅伯父國香，連同叔父良兼、良正也受其騷擾。

但京都却無力平定將門的叛亂，任其恣意而爲。於是，將門趁勝且堂堂地向太政大臣等人，提出要他們承認他自己是無罪的主張，然後神氣活現地榮歸故里。

以武家的實力壓倒公卿的勢力，此是日本史上的第一次，自此之後，將門變得跋扈不馴。

只要將門所到之處，各地的豪族都爲其所敗。國司中的武藏權守興世王，卽慘敗於他手下，而另一國司武藏介源經基，因爲運氣佳，遂僥免於被滅亡的命運。

在常陸國，將門逐走國司藤原惟義。

天慶二年時，將門陸續地佔有下野、上野、武藏、相模、伊豆等國的領土。

至當年的年終時，他佯言從巫女的口中獲知神祇令他卽天皇之位，他說這是八幡大菩薩的託宣，於是廢除先有的平親王的稱號，改稱新皇。設置宮廷於下總豐田郡幸島，任興世王爲國守，但沒有大臣參議。

然，將門的新興王國，只維持了五十餘日而已。

因將門的伯父國香的遺子貞盛，報殺父之仇的意念十分堅强，他受到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的援助之後，乘將門疏忽時，衝進「皇居」，然後開始總攻擊。

將門終於死於貞盛的亂箭之下。

這次——。

被滅的鶴舞城的小須賀甲斐守英吉，就是將門的後裔。

當時背叛國家且自居爲天皇的將門，可稱是喧嚇一世的一大狂者。

在關東一帶是家喻戶曉的名英雄。

將門的身軀有如鋼鐵般堅硬，箭、槍都不能射入。所以，貞盛就選中最脆弱部位咽喉，而就此結束將門的生命。傳說是這樣的。

並且，還有流傳將門的首級，被揭竿於京都的監獄的大門上時，兩眼張開，每夜；

「只要五體復合的話，我就要活過來，與我的敵人作戰。」

這樣連續的低吟著。

聽說他的首級被人送至京都時，他的胴體仍奮力追趕上去，直至武藏國豐島的鄉芝崎時，因力不足終而仆倒於地。

如今，這逆賊平將門已成爲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並且還是膜拜的對象。

祭拜將門的社祠和將門塚，遍地都有設置。

因此之故——

居於房總半島屬於平將門的後裔的小須賀家，所建立的鶴舞城依恃著英雄將門的餘威，得以維持百餘年的太平。

房總三國在歷經平將之亂、長元之亂以後，遂而蜂起了大小無數的武家。

在武家羣之中，稱爲房總之雄，且橫跨中世紀稱霸一時的是，以千葉常胤爲始祖的千葉氏。

進入戰國時代時——。

接著古河公上移氏的關東的動亂，也揭開序幕了。而關東八家的筆頭千葉氏的一族，其家臣間也爆發出對立的局面，展開了一場下弒上的鬪爭。

至於下野的地方也是同樣的情形，連武藏、房總三國都不例外。昨日的盟友，今日却有

成爲敵人的可能。

唯獨鶴舞城能免除這場兵變，維持了百年的太平，武家平將門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使得覇者心中仍有禁忘。

那時是一個單純相信天譴傳說的時代。

關東一帶的人士，都相信侮辱將門，一定會遭受上天的懲罰。

如果小須賀甲斐守沒有鶴姬的話，敵人是絕不會攻進來的。但征服上總一帶的荒海右衞門，却爲了絕色佳人違抗天譴傳說而率領大軍侵犯鶴舞城，不奪得美女誓不甘休。

因此——

在獲得鶴姬逃出城的消息後，荒海右衞門佐仍會奮力不懈地派人找出鶴姬所藏的地方。

風聲鶴唳，逃亡的人必須走人煙杳至的荒郊野外。

他們三人避開視野遼濶的田野，反而選擇森林地帶作爲逃亡的路線。荒蕪沒有人煙的地方，所能見到的景氣盡是林叢或有一人高的草莽，可就是寸步難行。

修理之丞走在最前面，中間是鶴姬，而劍吾則是最末者，且與鶴姬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雖然這是條很難行的路途，對於修理之丞跟劍吾兩人來說，並沒有多大困難，但脆弱的鶴姬，每走一步就如針在扎脚底一樣，苦不堪言。

劍吾看到鶴姬痛苦的模樣，站也站不住，心裏想：

——能背著走，那該多好。

而修理之丞因礙於有劍吾同行，所以不好意思對鶴姬獻殷勤。

——我不需要對她殷勤，她並不是我的妻子。

劍吾在心裏想。

然而修理之丞不顧鶴姬的反應，逕自地向前行進。

這時——

鶴姬忽然的傳出一聲驚叫，身體立即縮成一團。

似乎有條小東西掠過她的脚邊。

修理之丞一聽到聲音，馬上回頭探個究竟。

「不能發出聲音，妳忘記了嗎？」

他狠狠的罵著。

「非常的對不起！」

「我們要快點趕路，現在不怕鳥或野獸的時候。」

但鶴姬受到了刺激，兩腿戰慄得無法向前邁進了。

修理之丞看見鶴姬不跟上來，很焦慮的說：

「快！快！快！」

很急的催促著。

在一旁的劍吾忍不住的說道：

「背著走如何？」

如此的建議著。

「你少管閒事！」

修理之丞大聲的怒嚎著。

這時，突然由雜林外傳來一陣馬羣疾馳的蹄聲。

「糟！來了！」

修理之丞回顧看了劍吾一眼，然後低低地叫。

劍吾面對著他這種驚慌的表情，心裏想：

——你要怎麼樣！

他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眼前這位性格剛烈的男子，應該是天不怕地不畏的人才是，如今却露出驚懼的表情，不由得使劍吾納悶了。

「他們八成聽到鶴姬的聲音吧！」

修理之丞細聲細語的說著。

「有什麼好怕嘛！既然被發現——」

「絕對不能被發現，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修理之丞的聲音微微地有點兒緊張。

「那麼，我們躲在這裏，不要動不就好了嘛！」

「若被發現的話，我們就無法逃出去了，因爲我們帶有一個跑不快的女子。」

修理之丞的言下之意，是想叫劍吾走出雜林，引開敵人，然後趁著這大好時機，趕快帶著鶴姬溜掉。

瞬間，馬羣終於停在雜林外的小道，故很清楚地可聽見對方的談話聲。

「伏見劍吾，現在是護衞盡責任的時候了。」

修理之丞不客氣的催促著。

——娶美女做妻子的人，就會珍惜自己的生命吧！

劍吾很不服氣的想著，無意間地把視線射到鶴姬的身上。

這時，鶴姬第一次掀開面紗，正式的把臉朝向劍吾。

劍吾看見之後，整個人彷彿受到電擊似的，呆呆地楞在那兒。

果然名不虛傳高貴美麗的鶴姬。

清秀的眉目，高挺的鼻樑，紅潤的嘴唇，迷人的氣質，如此完璧無瑕的女人，世上恐怕

無法再找出第二位吧！」

但是，劍吾爲之心動的原因，並不是她的美麗所使然的。而是他從鶴姬的神情中，找到在他十一歲的時候歸於塵土的母親的倩影。

——非常的像。

劍吾默默地對自己說著。

劍吾出神的凝視著鶴姬，忘記了有修理之丞在旁的事情。

忽然間——。

修理之丞如風般的衝到劍吾的前面，遮住他的視線，站立於劍吾跟鶴姬的中間。

「喂！趕快出去引開敵人。」

不客氣的命令著。

——只要是爲了鶴姬……！

劍吾很快的拿定主意。

——爲了鶴姬，我可以犧牲一切，甚至一條命都行。

「好吧！我答應你。當我出去的時候，你們趕快逃往相反方向的地方。」

說完後，劍吾急忙的向雜林外衝出。

「你……等一下！」

鶴姬第一次向劍吾開口了。

而劍吾也回頭看著她。

鶴姬好像有什麼話要說的樣子，但一時間又講不出來，只用水汪汪有神的眼睛望著劍吾。

劍吾默默地向她行一個禮，然後飛奔而去了。

這時，探索隊已踏進村中。

「公主，快！快！」

修理之丞用力的捉住鶴姬冰冷的小手。

突如其來——。

劍吾出現在搜索隊的面前，反令敵人吃了一驚。

搜索隊共有七人，其中有兩位在鶴舞城的交戰中見過劍吾，所以認識他。

「喂！你不是那個傢伙嗎？」

一人怒吼著，而且拔刀做出砍殺的架勢。但另一個人開口說道：

「這個傢伙就是護守城門的浪人隊之一，也是最厲害的一個。」

但劍吾仍以鎮靜的態度凝視著敵人。

「我只不過是受人家僱用的戰士而已，況且我現在已離開鶴舞城，可稱不是你們的敵人

或友軍。總之一句話，我跟你們已經毫無關係了！你們說是不是！」

大聲的搜索隊說明著。

「不要說夢話，爲了你，我方已造成多數的死傷。如果當時你投降的話，尚可原諒，但你現在在逃亡，我們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這是理所當然的。我沒有理由聽你們擺佈。」

「住口！」

怒吼的一聲，好像是個指揮者模樣且有滿腮鬍鬚的武士，大搖大擺地走到劍吾的面前。

「我們是來找鶴姬的，你只要把鶴姬的去處告訴我們就放你走。」

「我不知道。」

劍吾毫不思索的回答。

「你不會把她藏起來吧！」

「如果鶴姬讓我遇到的話，早就成爲我的人了，你們還能找得到我嗎？」

「這也有道理。」

長鬍髭的武士不由得點頭微笑著。

瞬間——。

有隻槍猛然向劍吾的胸部射過來。

說時遲那時候，劍吾卽刻的砍斷槍柄成爲兩段，然後橫刀一掃鬍髭武士的頸部。

頓時血花濺起，武者終於倒地。

其餘的部下見到這種情形之後，馬上散開，擺好廝殺的架勢，但是想到劍吾那手迅速的刀法，情不禁地嚥了嚥口水。

「你們這點人數，是打不過我的。」

劍吾的嘴不由得地擠出一絲牽强的笑容來。

正在這緊張的時刻，有一個人很快的向後退，並鳴笛打信號。

這早就在劍吾料想之中。

敵方這種用意是，儘快地集中分散於各處的搜索隊到林裏來，好讓他們趕來對付眼前的敵人。

但劍吾仍一味地拖延時間，使鶴姬他們能及時的脫離危險。

也可以說——。

劍吾已有救鶴姬的決心。

斬！

逃！

劍吾一直反覆地使用這種動作且戰且走，慢慢地將敵人引到雜林的深處。

其餘的搜索隊聽到鳴笛聲時，紛紛地自各地趕來，人數超過三十個人。

但由於樹林的林立，以及地上蔓草縱橫地伸延著，妨礙手脚的活動，即使人多勢衆，其中能追趕到劍吾能與其較量者，也不過二、三名而已。

至於劍吾敏捷的刀法，是以前在流浪期間所修練到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本身具有這方面的天賦。

劍吾一生中最幸運的是，在五年前，獨自沿著鹿島灘南下，於隅然之間，邂逅了一位以稀世劍法聞名天下的達人。

這個達人名字叫做塚原卜傳。

看到劍吾跳躍起來，迅速地斬落空中的海鷗的卜傳，很欣賞劍吾的刀法，於是就把他帶回常陸塚厚的自邸，從此親自教劍吾學習劍法，達三年之久。

名門出身的塚原卜傳絕非普通的劍客。他原本是鹿島神社的祠官卜部覺賢的次男。卜部家傳至四十之代孝謙帝的時代，天平十八年三月紀，有紀載：

「賜鹿島連之姓，給與常陸國鹿島郡的卜部氏。」

卜部是擔任神祇官的職位。

因卜傳是次子，卜部經不起塚原土佐守的再三懇求，應允讓卜傳過繼爲其養子。塚原家是從垣武平家的名家烟田家分出來的，是常陸唯一的豪族。

到了戰國時代，所有的名家被滅亡。

源氏的宗教，在鎌倉三代——實朝的時候卽傾覆；而其分家就是後來的將軍家足利氏。平家的宗教，於壇浦亡滅。至於北條，則傳至高時、守時兩兄弟的時候，就絕嗣了。

而烟田家是繼承清盛家的家門。

繼承桓武帝血源的常陸大掾國香的是兒子貞盛、繁盛兩兄弟。貞盛在討平平將門之後，就移居京都，成爲平清盛的始祖；而弟繁盛則繼承常陸國的館宅。後來繁盛的子嗣，也就成爲烟田氏的先祖。

塚原家是從烟田家分出來的。

卜傳在當了塚原家的主人後，每回上京時，都把三隻大鷹擺在行列的前頭，並騎著三匹乘換的馬，且携有侍從者八十名以上，浩浩蕩蕩地上京去。

權勢、地位、財富和武術，冠絕一時的卜傳，吸引大批門客。

所以，卜傳所教導的弟子中，有不少都是當代的名士，如足利十三代將軍義輝、伊勢國的國司北畠權中納言具教、細川幽齋，等有身分地位的人。

偶然之間——。

親自目擊到劍吾那身厲害的劍法後，卜傳本著得天下英才教之的觀念，於是就把劍吾帶回家裏，然後親身的教導他奧秘的劍法，這在卜傳收徒習武的例子中，是少有的現象。

塚原卜傳歷經天文、弘治、永祿、亡龜各代，可謂是個名符其實天下無雙的劍聖。卜傳的生涯，說穿了是依著一把劍渡過的。眞刀的比賽決鬪，共有十九次；至於木刀的比試，更不計其數；馳騁戰場，總計三十七面；奪取敵方的首級，有二百十二個。歷經了這麼多的戰鬪，他身上竟一點傷都沒有。

卜傳曾在近江的日野城，逼留過一段時間。

有天晚上——。

卜傳從大門入口走到一處屏風的地方時，突然

「呀！」

淒厲的一聲，頓時有把三尺三寸長的大刀由屏風裏伸出來，猛然地向卜傳砍來。同時地，血花濺飛，沾滿了倒下的屏風，並傳出一道絕鳴聲。

跟屏風倒下的人，不是卜傳，而定襲擊者。

這個人名叫落合虎右衞門，在近畿一帶，是個有名的武士。

當城裏的人聞聲而至的時候，卜傳不慌不忙的擦拭一把一尺長的小刀。

城主蒲生右兵衞大輔趕到現場，探個虛實。右兵衞大輔受封爲會津百萬石。

其實，卜傳接受右兵衞大輔的招待時，已喝下相當的酒量，之後才酒意熏熏地踱回自己的房間。

在這件事發生的前些日子，落合虎右衞門公然地向卜傳挑戰，却爲其所拒，理由是「閣下的刀法尚未熟練。」這句話種下了落合行刺卜傳的殺機。

右兵衞大輔目睹到這幕淒慘的景氣，說道：

「閣下帶有大刀不用，爲何用小刀呢？」

以疑惑的語氣問著。

卜傳却鎭靜的說：

「因爲落合的劍太迅速。」

如此的答道。

右兵衞大輔聽到卜傳這麼一說，更感到納悶了。

若是敵方的刀法愈厲害的話，就應該拔出大刀出來抵抗才對啊！

事後右兵衞大輔再度延設宴席，不禁又提出心裏的疑問，請卜傳做一適當的答覆。

卜傳笑著說道：

「要怎樣的對自己的兵法有信心呢？這是很難講的。當初我已喝得酩酊大醉了，什麼都迷迷糊糊了，更何況對方是一流的兵法者，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被襲擊的話，根本就沒有時間思慮應如何避開……。要是沒喝醉，也許還有辦法來得及拔大刀反抗，但當時正是千鈞一髮之際，與其拔出三尺長的大刀，不如拔一尺長的小刀來得快，縮減拔刀的時間，你懂這個意

思吧！」

石兵衛大輔聽到卜傳的解釋後，茅塞頓開，暗地的欽佩不已。

劍吾跟這位名人學習了三年的「一流刀」的秘法，從此之後，就成爲一個別具一格與衆不同的武士。

劍吾的特長是，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即使面對著很嚴重的事情時，依然維持冷靜的態度，不輕易的行動。

有時他自己都會感到訝異，甚至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也未曾想過這是否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他是位剛滿二十二歲的青年。

雖然他在看見鶴姬出衆的美貌的一瞬間時，也曾動過那顆水寂已久的心，但那只是片刻之間的事情，立即又恢復到平靜的心情。

十一歲的時候，他所住的城池爲敵縱火焚燒，父母雙親因而殉仁。之後，自己乃帶著負傷的幼妹，奮然地逃出城，禍不單行。僅存的親人妹妹也接著撒手西歸，離開了他。自彼時起，劍吾變成一個沒有愛心的動物。

而這因素也就是使劍吾的劍法反而能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

「你的劍法中帶有咄咄逼人的魔氣，你一定要把這種魔氣祛除掉，養成一個眞正學習劍道的武人才是。」

老師塚原卜傳曾如此的勸導他。

但是——。

現在的劍吾，其內心裏只存有微弱的一點聽天由命的心理而已。

以乾淨俐落的身法，一個一個地斬殺二十幾名殺手。

劍吾那種飄忽不定的招數，彷彿是在樹林中遊行似的。

這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辦到的，而敵方知道自己無以降服這位高手後，也就慢慢的停止廝殺。

當他對付第十名的敵手時，劍吾本身已感到很不耐煩了，無意中地打了一個哈欠。

「退下來！」

代替髭武者爲指揮的武士，向大家下令。

「我們在這裏和他打鬪，只有白白地犧牲而已。現在我們不要去理會這個狂人，大家走吧！」

劍吾聽見之後，態度一變。

什麼！你說我是狂人！」

激動的大叫一聲，然後像猛獸一般地跳躍起來。

阿修羅似的地獄場（淒厲的場面或僅稱修羅場）——一點都沒有錯。

「哇！」

「咦！」

「嗚！」

絕命的哀鳴聲音接連不斷地傳出，使得在場者有毛骨悚然之感，而且死者的首級、手腕、腿等肢體，到處飛濺。

拼命的掙扎，機警地逃過魔劍的砍殺，由樹林中衝出而得以生存著，僅有七、八人而已。

然劍吾仍一直的追殺者。

結果騎馬遁逃者，只剩下四個人。

好不容易停住狂人般的行爲的劍吾，默默地注視著遠離的敵人。

「我是狂人——」

低低的自語著。

三、明　月

「你眞會殺人。」

忽然間由身後傳出人說話的聲音。

劍吾趕緊的轉身一看，原來是個老人。他有著一身不尋常的氣質。有一頭白髮，高挺的鼻樑，顯得很有威嚴似的穿短裳著長褲，且背上背著一隻竹籠。

竹籠裏是裝滿了香菇。

「我是不得已的。」

劍吾無可奈何的辯解者。

「我不殺人，人會殺我。」

「我並沒有責備你殺人……，從你殺人的擧止看來，我能感覺出你是個寂寞的人。」

「寂寞？」

劍吾滿臉疑惑的問著。

「是的，找不到適當言詞，所以只好說寂寞了……，這是我從你的身上察覺到的。」

劍吾聽到老者的批評，漠然的露出一絲苦笑。

「老人家，你是修禪的嗎？」

「只不過是一個鄉下老頭而已……。倒是你厲害得很啊！」

「……」

「怎麼樣？到我家休息一下吧！」

「不，我有任務在身。」

「什麼任務？」

「我要保護鶴舞城的公主。」

「原來如此。」

老者點頭說著。

「我的孫子已將他們兩人帶到我家了。」

「……」

「請吧！」

老者於是走到前面帶路。

——很奇怪的老人！

劍吾有此感覺。

野道緩緩地往南延伸到丘陵。

附近無人家，也沒有耕地。

只見一片的雜木林參差於遠處的平地上。

沿著丘陵有條溪流蜿蜒於山間，溪畦旁駐留著許多隻的白鷺，在河裏找食吃。

這眞是一幅和平的景氣。

這附近的領土，大概也是屬於小須賀家所統轄的吧！

劍吾走至途中時，忍不住地往後回頭一看。

「你不像鶴舞城的家臣。」

「我只是一名被僱的浪人。」

「原來如此——，像你這樣厲害的武士，若有五百位的話，鶴舞城也不會陷落的。」

「不，鶴舞城的滅亡，早已是命中註定的，安逸日子過太久了。」

「的確太久了——，但是城主是一個待民如子的寬厚的人，眞令人惋惜！」

「老人家，你是本鄉的人嗎？」

劍吾漫不經心的問著。

「不，不是。幾年前，我從上方流落到這荒野外來，蓋了一間小茅屋做爲安居之處，因

爲我覺得這裏是一片充滿安祥氣氛的淨樂土。」

「依我的直覺判斷，你曾經是個武士！」

「過去的事，我已不記得了，請你不要再提起。」

說完後，老者即轉向劍吾。

「那位公主身旁的護衛者，好像很驕傲，是不是公主的兄弟？」

如此的問著。

「他和公主舉行過婚禮的儀式，是鶴舞城家老筆頭的兒子。」

「嗯！」

「我總覺得這對夫婦好像不相配，怪怪的。」

老人毫不猶豫的批評著。

「這事我不管，我只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做名護衛而已。」

「哈……，我倒以爲你跟公主是很適合的一對。」

「我只是個護衛。」

老者一笑置之，默不作聲。

「你相信人有命運嗎？平家物語這本書裏，載有入道清盛先前所討論有關命運的事情。」

老者侃侃而談的述說著。

「我不相信什麼叫命運！」

「但是，命運的確存在的——」

「……」

「你到鶴舞城就是命運，你知道嗎？」

「……」

「自鶴舞城被敵人攻陷後，你就擔任公主的護衛，而這也是神給你安排的命運。」

「我有同感。」

「老人家，你是學易經的吧！」

「那裏，我並沒有學卜卦。……只因活到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也看多了，於是不知不覺地養成了一眼便能看出人的表裏而已。哈……，也就是說的是，我跟人面對面的談話，即可馬上知道對方的爲人，這乃是憑直覺的，但覺不會看錯人的。」

「……」

「人分兩種，一種是毫不懈怠地去抵抗命運的阻逆，而另一種人則是依照命運的指示活下去的。以這兩種情形來說，前者是屬於有意識的，而後者是屬於無意識的，至於你，則屬於後者。」

「……」

「剛才看到你的那一剎那，就覺得你肩上似乎扛負著一副無法卸除的悲哀的命運。」

這時的劍吾，可說是很不耐煩的聽老者講話。

——他管那麼多幹什麼？

劍吾不喜歡聽到別人對他的批評，或談論有關生活的方式。

不久——。

發現前方的竹林裏有間茅屋。老者跟劍吾並肩的走進竹林，忽然有個少年朝著他們快步的跑來。

一雙骨溜溜黑亮的大眼睛，看他的模樣，大約只有十來歲而已。他喘著氣說道：

「剛才有五個武士跑到這裏來，沒經過允許就自個兒搜索屋內，然後才大搖大擺的離開。」

「你很能幹，把那兩個人藏得這麼隱密。」

「是的，很順利。」

少年露出得意的笑容著。

之後，老者陪伴劍吾來到竹林的小徑上。

「這個地方好像曾是豪族的舘邸，所以有兩間地窖，現在派上用場了。」

老者所搭的茅屋是相當簡陋的，屋內只有一尊圍爐，地上鋪著一層木板，跟一間寢室而已。

劍吾坐在圍爐旁，脫掉沉重的鞋子。

老人趕緊地由竹籠裏拿出一件短裳。

「穿上吧！」

老人一面吩咐著，另一面朝修理之丞和鶴姬躲藏的地方走去。

劍吾穿上衣服之後，發現少年正以好奇的眼神觀察他的鞋子。

「我把它送給你，好嗎？」

打趣的說著。

「眞的嗎？」

少年滿臉興奮的問著，

「那個對我而言，已經無用了。」

「但是……，叔叔，你還要打仗，難道不穿了嗎？」

「不用了，戰爭已經結束了，況且戰爭販子的工作，我也不幹了。」

「叔叔，你不是鶴舞城的武士嗎？」

「我只是一個浪人而已，有錢賺的時候就受人僱用的職業武士。」

「那麼，你就不能出人頭地的吧，是嗎？」

「哈……，你完全說對了。怎麼立功，不過是一名默默無聞的浪人罷了。」

「去當大官的部下不就好了嗎？」

「我不喜歡吃公家飯。」

「爲什麼？」

「我像在你這種年紀時，就開始一個人生活。所以，我最喜歡一個人獨自過日子。……當然囉，如果遇到值得我犧牲生命的武將時，我也許會改變主意的。

劍吾直望著沒有火的圍爐。

沉默了片刻之後，少年忽然地開口說道：

「我也是孤兒，在五歲的時候，才由這位爺爺撿起來養。」

「……」

劍吾將視線集中在少年的身上，重新打量著少年。

他臉上掛著一股陰鬱不明朗的表情，這是十多歲的少年所不應有的。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海太郎……是爺爺取的名字。他希望我的心像海一樣的寬廣，所以才起了這名字，我不知道我的原名叫什麼。」

「你爲什麼不知道自己的本名。」

「不知道，當年陪侍在我身邊的侍女都叫我『撿到的』，我只記得這些。」

「撿到的！」

將小孩這麼叫，這是在名門之家才有的。

爲了使後代能平安健康的長大，所以故意的視爲棄兒，然後再撿起來。以這種方式來養育小孩，使其成長。

如果是普通家庭的話，就不會有這種顧慮的。

因豪族城主，需要一位繼承世業的人，所以他們一定要生個兒子，若沒有的話，則族內很容易發生紛爭。

——既然被人稱呼爲「撿到的」，那一是是大豪族或城主的後代。

劍吾不轉睛的看著海太郎。

受到劍吾的注視，海太郎頓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叔叔——」

「什麼事？」

「要成爲一個武士，是不是需要强壯的體魄？」

「當然。」

「想擁有强健的身體，要怎麼修練才好呢？」

「你希望成爲武士嗎？」

「我希望做武士，也希望做大官。」

海太郎肯定的答覆著。

「做大官幹什麼？」

「我要打仗，把敵人一個一個的打倒。」

「人的幸福並不是那麼決定的。」

「我身爲男予嘛！」

海太郎很神氣地聳肩說著。

「身爲男人，並不一定要打仗才有面子。」

「那麼，其他還有什麼？」

經海太郎這麼一問，劍吾反而沒話回答。

海太郎因爲得到戰鞋而高興的不得了。

「我要作武士，我要作武士。」

一面大叫著，一面興奮圍著鞋子繞。

正在這個時候，老人從地窖裏上來。

「實在名不虛傳，她眞是一位絕世的美女。」

老人等坐在圍爐旁之後，搖頭的說道：

「但是，那個稱爲是丈夫的黑澤修理之丞，他和公主一點都不相配。」

「……」

「你不會這麼想吧！」

「沒有我的事！」

「一個人要怎麼想，都是自由的——」

「老人家，關於這個少年……」

劍吾不願提起他們兩個人的事，於是避重就輕的轉開話題。

「他說希望作武士，你是否允許他做武士呢？」

「他若想做武士就做武士，海太郎！你從來未向我提起做武士的事情。」

海太郎難爲情的低下頭。

老人說：

「血統是不能爭的。」

「這個少年幼小時被人稱爲檢到的，一定是名門豪族的血統吧！」

老人對劍吾的問話，不以爲然的搖頭說：

「我們再說地窖裏那兩個人吧！」

老人又恢復原話題。

「聽說是城將陷落時，才舉行婚禮的。那麼，他們兩人還沒進入夫妻的眞正關係。」

「……」

「這麼說，今夜的地窖是他們兩人成爲夫妻的地方。」

「……」

「這間地窖已好久沒有人住過，現已變成老鼠巢。」

老人剛說完話後的時候。

厨房的地板忽然被掀開，出現修理之丞的人頭來。

「我藏在這裏，已不能再忍耐了。」

說後馬上就跳出來，且拉著鶴姬的手上來。

「搜索隊的人剛來已搜索過一遍了，我想大概不會再來吧！」

修理之丞看了老人一眼。

「這位是……」

老人同意的點了頭。

「那麼今天晚上，你把房間讓出來吧！」

修理之丞在此居僅有的一間寢室裏坐下來。

「我看還是趁著黑夜趕快逃走，比較妥當吧！」

老人客氣的勸說著。

「不行，我們要在這裏住一晚，因爲公主非常疲倦的關係！」

「那麼，請便吧！我們三人今晚就睡在圍爐旁吧！」

「那不行。」

修理之丞大叫起來。

「爲什麼不行？」

「這個地方也要騰出給我們。」

「哦！爲什麼？」

老人裝傻的問著修理之丞。

「我們倆雖舉行過婚禮，但未履行夫妻的事實。今夜我倆要成爲眞正的夫妻。」

修理之丞故意的大聲嚷叫著。

在場的劍吾，把視線轉移到鶴姬的身上。

鶴姬微微地將秀麗的臉龐低垂著，雖然如此，但看不出她臉上有害羞的表情來。

她彷彿不懂得眞正夫妻的意思。

「原來如此！若我們三個人睡在這兒的話，對你們是不太方便的。」

「是的，請各位客氣點。伏見劍吾到外面守夜，察看外面的動靜。」

老人現出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

劍吾開口道：「這位老人和小孩，請留在圍爐旁，這是他們的家。」

「不行！」

修理之丞竟一口回絕了。

「那麼你是叫他們睡外面嗎？」

「他們自己去找地方吧！」

被修理之丞狠狠地瞪了一眼的劍吾，低聲叫道：

「這成什麼話嘛？」

「什麼？」

修理之丞又狠狠地瞪著劍吾，立即的追問著。

「好了……，不要生那麼大的氣，我跟小孩迴避一下就是了。對你們而言，這是很神聖難忘的一夜。若是被我們的鼾聲吵到的話，一定會受不了——我曉得你們的處境。」

「海太郎，你去找一個睡覺的地方吧！」

很和靄的說。

而劍吾默默地站起身來，跟海太郎同時出去。

「伏見——你好好的看著。如果敵人來的話，要馬上向我報告，然後把敵人消滅掉。」

以背部對著修理之丞的劍吾，頭也不回直往前走。

當時的天色已是一片昏暗，又是一個月明如鏡的夜晚。

「叔叔——。」

海太郎叫了一聲。

「那個人很討厭。」

劍吾和海太郎一齊穿越過竹林，後走到一片如地毯似的草坪上。

「那邊有水池，叔叔，雖然嫌小點，到蠻清澈的。」

劍吾看了一眼，慢慢地向那邊踱去。並繞場過一片松林。

在柔和的月光照射之下，松葉隱約地有翠綠的顏色。

使人不由得的產生一個錯覺，宛若置身在一座古刹。

不，這乃是以前人之所造的美麗的池泉庭院。

步入松林之後，走不到二十步的距離，就來到水池畔。

誠如海太郎所說的，雖然是小小的水池，但水質很清澈，當站在水池畔的瞬間時，劍吾感覺到有股神秘的氣氛。

「啊——。月亮照映在水池中。」

海太郎低聲呼叫著。

水面絲毫不泛起漣漪，平靜得像一面鏡子。

水中的月影比掛在空中的明月，更有幾分清柔的神韻。

「已是中秋了吧！」

劍吾說完之後，就彎腰坐在池畔。

海太郎於是也跟著劍吾坐下。

「老人家吩咐你去找睡的地方，你不去找嗎？」

劍吾很關切的問著。

「不要緊的，離這兒不遠之處有間小屋，那小屋曾是飼養從山裏捉來的鹿、狐、豬等動物，如今已不用了。爺爺自己一定會到那兒睡的，我也想到那兒睡。叔叔，你也到那兒睡吧！」

海太郎滿懷自信的說。

「你喜歡這地方是不是？」

「是的——」

海太郎同意的點頭示意。

「每當寂寞要哭的時候，我就跑到這裏來向水池講話。」

「……」

劍吾孤獨的流浪了十多年，在這些日子中，他也曾跟樹木、石頭、野草講過話。

少年的話，使他回憶往日的事情。

劍吾十一歲的時候，雙親跟幼妹一一地離他而去，往後的歲月中，他完全是孤獨的生活，直到現在。

他不相信別人，只好自己一個人過活。

「海太郎——」

「什麼？」

「你不以爲你的父母還活在世上？」

「不，我不想他們……，就算是活著，也是別人。」

「別人？」

「他們沒有養育我，養育我的人不是母親，而是那些女人。可是後來那些女人却被盜賊殺掉。」

海太郎毫不遲疑地講出自己悲慘的身世。

「接著這是那位爺爺把我檢起來養……，他可說是我現在唯一的親人。」

「以你這年齡來說，你太懂事了。」

「太懂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的腦筋對事物有分析的能力。」

「難道這樣不好嗎？叔叔！」

劍吾不講話露出一絲莫可奈何的笑意，順手撿起地上的石頭扔到倒映在水池面的月影。頓時滿月的水影被搗碎，泛起一連串的漣漪。

「哇！」

海太郎發出歎息聲。

「好殘忍喔！」

「等水面平靜後，月影還是會恢復原狀。」

「不對！不對！叔叔，若你的臉頰挨了人家的一巴掌，雖然你的疼痛會消失，但你總不能忘記臉已經被打了……，是不是呢？叔叔——」

「你在講道理嗎……？你還是太懂事了！」

劍吾嘴裏雖這麼說，但心中仍是思忖著少年的話，一點都沒有錯。自己的心胸經常憂鬱不樂，少年時代的不幸遭遇，摧殘了稚嫩的心靈，在清秀的臉龐刻下痕跡。

事隔這麼久，那不幸的往事不時地浮現於腦裏，無法抹去。

反觀這位聰明絕頂的少年，毫不避諱地說出自己的身世，且大言無忘宣稱即使他的父母在世，也視如陌生人一樣。眞令人不可思議。

「叔叔——」

「什麼？」

「叔叔，你的劍法很高明嗎？」

「我能活到今天並不是劍法高強，而是我的生命力太強韌的關係。」

「太好了，我也要學習劍法成爲一個強壯的人。」

海太郎手足舞蹈的嚷叫起來，並檢了一根木棍。

「喲！」

奮力地擊打樹枝。

「海太郎，你有爺爺、房子，這麼溫暖的家庭，你應該好好地讀書……，你比我的少年時代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我不喜歡讀書。」

海太郎邊拍打樹枝，邊回答。

「老人家沒有勸你讀書嗎？」

「是，有的。但我每當一翻開書本，頭就開始發痛了。……呀！喲！咳！」

劍吾默默地把視線投射到水面上，注視著水中的月影。

——在這人世上，最醜陋的是人了。

四、天涯何處是歸程

燭枱的火焰隨著風的吹動也跟著搖幌不定，連人影也幌動不已。

「這樣就好了——」

修理舖好就寢的棉被後，瞧著蹲在牆角落的鶴姬一眼。

她那低垂的臉龐皙白得像白花般的美麗。

在這麼簡陋的地方，她的美麗仍是那麼吸引人，修理之丞內心裏不由得產生一股快感。

最好是能把她置放於優雅豪華舒適的房間內，更易襯托出她天生的麗質和美貌。如今雖待在昏暗不明簡陋的房裏，她的美姿仍不減色。

——今晚，我可以擁抱這位絕世的美女。

想著想著，修理之丞的心跳不由得地加快了。

「公主——」

修理之丞等坐好之後，色瞇瞇的摸鶴姬的手。

鶴姬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所驚嚇住，本能的把手縮回來，緊張得將身體捲曲成一團。

這時的修理之丞反而更用力的把她拉近自己的身旁。

「妳身體所要奉獻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我修理之丞，妳心裏要有所準備。」

兇巴巴的對鶴姬訓說著。

而鶴姬仍是默不出聲，害怕的畏縮在那兒。

「等我們完成夫妻之實後，我會改變我先前的諾言，妳也要將我視爲丈夫那麼的侍奉，行嗎？」

「……」

「我對神明發誓，與公主成夫妻後一定守護她。且在生了男孩之後，圖謀鶴舞城的興復，並使男孩登上城主之位。請公主相信我修理之丞的話。」

鶴姬微微地點頭示意著。

「那麼——」

修理之丞自做主張的伸出手臂圍繞著鶴姬的肩膀。

這時的鶴姬愈加嚇得捲縮在角落裏，像隻小貓兒蹲在那兒不動。

瞬間——。

修理之丞覺得手中所抱的是塊木頭或石頭，而焦躁不安。

原本經年守在深閨裏長大的人，一旦面臨到令人措手不及的凶變，失去了父親、家人以及家臣們的維護，如今委身於這等破陋的茅屋中，將受一個似餓狼般男子的蹂躪，這一連串的逆遇怎不令她緊閉心扉。

但是——。

修理之丞認爲自己已具有丈夫的名份，對方還不肯把身體奉獻給他，這豈不是令人覺得很尷尬又不服氣的嗎！

要是她嚎啕的大哭的話，修理之丞也感到好受些，但鶴姬却做出無言的反抗，使他彷若受到侮辱似的。

說也奇怪，鶴姬自從城中逃出來以後的這段時間內，未曾哭泣或露出笑容。

修理之丞以爲鶴姬仍是陷在恐怖的世界中，所以抱起她的身體，然後兩人躺在床上。

但鶴姬對修理之丞這一動作，並沒有表現出反抗的意思。

她好像是木偶似的，任隨人家的擺佈。

而修理之丞却不喜歡這樣。

他想到和鶴姬舉行婚禮以來，尚未曾聽過鶴姬向他開口講過半句話。

彷彿白痴似，默默地跟著來而已。

更令人納悶的是，她好像沒有感情一樣，對於父親的自盡、城池的失陷，鶴姬都不曾以淚水表示心中的悲痛，博取男人的憐憫。

——公主眞的是白痴嗎？

修理之丞的內心中曾產生過這個疑問。

像這樣的夫妻名份，修理之丞感到很沒有意思。

就是因這緣故，使得修理之丞決定乾脆以暴力的手段奪取鶴姬的身體。遂而他運用全身的力量佈於四肢。

把無反抗的力身體橫置於床上。忽些間，修理之丞向鶴姬的身體壓過來，並把嘴湊向她的嘴唇上。

剎那間，鶴姬把臉歪到另一側，表示自己的意志。

這時的修理之丞，可說是生氣極了。

——丈夫要吻妻子，爲什麼要迴避呢？

粗暴的修理之丞，根本不懂得用溫柔體貼的言行來博取女人的歡心。

他猛然的伸出如猿臂般的手，去掀開鶴姬的衣裙。

不管用什麼方法，只要達到目的，公主就是他的妻子，而且要順他的意思。這樣，他決定以暴力取勝。」

「……請你原諒我……」

鶴姬終於第一次向修理之丞開口說話了。

——什麼！原諒！

修理之丞聽到這句話的同時更激起他使用暴力的決心。

「公主，這是妳爲人妻所應盡的義務啊！」

講完之後，修理之丞毫不客氣的扯下鶴姬的裙子。

當手指碰到下肢的一處時，鶴姬發出微弱的悲鳴聲。

然這一叫聲却激起修理之丞的殘忍的本性，興奮得喉嚨都乾澀了。

他想以自己的膝蓋踢開鶴姬的下肢。

「請你饒了我吧！」

鶴姬低聲的哀求著。

「妳是我的妻子。」

修理之丞硬要她承認這項事實。

「……啊！」

鶴姬痛苦的呻吟了一聲。

忽些間，傳來一吼聲，使修理之丞終止野獸般的動作，此喊叫是由屋外發出來的。

「唯？」

原來是老人銳利的喊聲。

——來了！

頓時修理之丞從鶴姬的身上跳起來，立即穿上衣服。

房屋的外面——。

出現了十幾個黑影，直向老人逼近。

他們並不是先前來搜索鶴姬的那些人。

老人觀察得很清楚，因他們一個都沒有著軍靴。

「你們是陷城裏的浪人，是嗎？」

一語被老人猜中了。

這時，有個人走到前面，問道：

「老叟，你將鶴姬的公主藏起來了是嗎？」

「我不知什麼叫公主。」

「就算藏起來也太慢了。我們不比荒海那些笨桶。光找沒有希望的地方，我們跟他們是不同的。你家小鬼帶著兩名逃亡的男女的事情，已被本地人發現了，而且還把實情全部的告訴我了。」

老人很清楚的知道眼前的這些戰爭販子，是不好應付的鼠輩。

——他們必是先將公主捉去玩弄，然後再押到京都賣掉，這未免太無人性了。

若不是爲了絕世美人，不會明知道是座無法挽回的城池，他們仍是前往賣命效勞。

「什麼！你說伏見劍吾這個人，剛才也到這裏來找過公主。」

老人故意的問著。

「伏見劍吾來過嗎？他不是受命擔任鶴姬的護衞嗎，與黑澤修理之丞同行……，大概失去聯絡吧！」

老人家，你騙伏見劍吾說鶴姬不在這兒，然後將他打發走，是不是？」

「不在，就是不在麼！」

「你騙得過別人，但唬不了我們的。」

浪人們向前逼近，想跨進屋內。

「站住！」

忽然老人大聲的喊叫著，「聲雄勁的口令有如戰場上指揮做戰般的老練。

其實老人故意大聲叫的用意，乃是讓劍吾聽到，儘快的趕回來。

「雖然是間破茅屋，但不會讓你們輕而易舉的踏進一步，統統給我滾開！」

他那威風凜凜的態度，忽而使浪人產生畏懼感。却立即說道：

「什麼東西，這不知死活的老朽。」

於是有個人拔出腰間的刀，猛然的向老人殺來。

老人以迅速俐落的動作躲過浪人的攻擊，並由其中的一個人手中奪到一支槍。

「這個老傢伙還眞有兩手。」

浪人們不約而同地顯出他們好鬪的本能。

但對方出槍的架勢，並不像普通人，浪人們不得不承認這點。

漸漸地，兩方的距離逼近，浪人們像是捕捉獵物般地面對著老人，這種殺氣騰騰的氣氛不時的充塞於夜霧之中。

一瞬間——。

「啊！」

一人奮力向他衝來，老者扳開他的劍端，同時又有一人握槍刺過來。

這次老人還是閃開對手的攻擊。

「老頭子，你還眞有兩手。」

說著，有一個人忽而衝至老人的面前。

「小心喔！」

舉起三尺以上的大刀。

而老人本能的向門口倒退著。

「喔——」

喊出銳利的一聲，同時正對面當頭就劈下去。

老人本想以槍尖頂住，但因體力不足，終無法應付。

槍變成兩截了。

接著而來的嘶殺聲，使老人本能的跳回屋裏，然還是逃不過死神的捉弄，兩膝軟力的跪在地上。

無情的一刀。猛烈地朝他肩上砍下來。

「南無！」

老人低吟了一聲，頭垂下去。

那時——。

「什麼事啊！」

由房裏傳出修理之丞的破嗓子。

怒吼仍掩不住自己三分的怯意，依他的想法，若踏進屋裏的是自己的部下浪人們，就不需要逃匿。

只要以隊長的名義出現於他們的面前，他們全乖乖地表示敬意，修理之丞在心底打著如意算盤。

同時，修理之丞又產生另一想法，即是與這些浪人結爲友軍，並令他們服從他的命令。

「我明白各位是仰慕鶴姬的美色而前來的，但公主現在已是黑澤修理之丞的妻子……，不是各位所能玩弄的，希望各位知道這點！」

修理之丞豪氣萬丈昂然挺胸的說。

而踏進屋的浪人們無言默視了一番。

頓時間，浪人們爆出一陣笑聲。

修理之丞惱羞成怒的叫道：

「有什麼好笑！」

浪人又放肆地浪笑。

「我絕對不能饒你們。」

修理之丞氣得全身發火似的。

「此一時，彼一時，昨天的隊長，以爲今天仍是隊長，這種想法眞是可笑！」

浪人中的一個人這麼說道。

「住口！鶴舞城現在雖是座陷城，但你們曾被小須賀家僱用，這是無法抹煞的事實！我們都是逃亡的人，應該站在道義的立場上，相互幫忙才是啊！」

「道義嗎？像我們這種被僱用來打仗的浪人，那有這個字眼，若是有的話，我們也不會

活到今天。」

「這麼說城陷落了，你們馬上反臉無情變成惡狼嗎？」

「是的，你說的一點都沒錯，我們是惡狼……。但，黑澤修理之丞先生，從明天起，也要變成惡狼，是嗎？」

「住口！我有奪回鶴舞城再興復小須賀家的大義。」

「那種大義的精神，只要經五年的時間就會逐漸地消失，到時過一天算一天，也來當戰爭販子，是嗎？」

「不要胡說，鶴姬是我的妻子，我不會讓你們動她一根汗毛，統統給我滾出去！」

「不幸得很，閣下的面前已有十幾隻的惡狼，你不會感到害怕嗎？」

「你說什麼？」

「就是說你愛惜生命的話，就乖乖地把公主交給我們這羣惡狼吧！」

話聲一落，浪人們一窩的衝進房間去。

這時的修理之丞，才察覺到自己已犯下錯誤。

這些浪人曾是自己的部下，然而城池已陷，他們不會再理會自己的命令，自己反像是被獵取到的獵物似的。

若想收他們爲自己的部下，就必需有好的餌才行，但是那種好餌，修理之丞現在一點也沒有。

而鶴姬對他們可說是很好的誘餌，但他絕對不能將這塊罕世的寶玉交給對方。

想到這裏的修理之丞，心底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拜託各位手下留情，拜託！」

忽然修理之丞兩膝著地。

作瞌頭狀。

「拜託！請各位放過鶴姬。」

修理之丞以低聲下氣在哀求。

「沒出息的東西！」

其中的一個浪人狠狠的踢了修理之丞的肩膀一脚。

被人踢了一脚的修理之丞，瞬間忘了恐怖，也忘記自己的存在。

他不顧一切奮力的拔出刀，向剛才踢他的人猛然的殺過去。

受到對方反擊的修理之丞叫道：

「你們這些……」

狂喊著，將白刃在空中揮了幾下。

「雉雞不鳴，不會受擊——」

有人這麼嘲笑著。

這時的修理之丞更是氣得講不出話來，有如狂人在那兒顫抖。

而浪人很機警地閃過他的招法。

「他媽的！」

連聲帶刀，猛然地向修理之丞的大腿掃過去。

頓時砰然的一聲，修理之丞好像傷得很厲害，無力地倒在圍爐邊。

在黑暗中揚起一片灰塵，浪人們哈哈大笑著並避開揚起的灰塵。

這時——。

有幾個浪人衝入寢室跟廚房搜索。

「公主不見了。」

氣急敗壞的大叫著。

之後，他們馬上發現到木板下的地窖，於是一個下去查個詳細，結果一無所獲。

「一定是這個傢伙把公主放走的吧！」

一個浪人又踢了從圍爐邊爬起來的修理之丞。

「不是吧！這傢伙剛才還以爲他是隊長，想要收買我們當他的護衛呢？」

「難道公主一個人會逃走嗎？」

「就算她逃走，一個女子跑也跑不了多遠。」

「對了，八成是那個小鬼帶她走，一定沒錯。」

「大家走吧！」

浪人蜂擁地衝出後門。

這時外面佇立了一條黑影，已經等候多時。

「哦！什麼事呀？」

浪人們停止前進，仔細一看，原來是伏見劍吾。

「是你將公主放走的吧？伏見劍吾。」

「是的，我是她的護衛，有責任保護她。」

「我們不會讓你一人獨佔著。」

「我對別人的妻子沒有野心。」

「胡說！誰相信！」

「那個男人不喜歡絕世的美人。」

「我跟你們不同。」

劍吾爲何知道浪人來到這裏呢？原來他是聽到老人的叫聲之後，才趕快的跑回來，在數明浪人的人數之際，忽而想到要放鶴姬逃走。

他細心的交待海太郎一切之後，乃乘著修理之丞跟浪人對峙之際，把公主帶出來。

劍吾本來不想跟這些人鬪，但現在看情形非鬪不可了。

劍吾大聲一問。「你們一定要去抓鶴姬嗎？」

「你是明知故問，講廢話麼！」

說完後，浪人們向劍吾衝來並將他包圍住。

「我不想跟各位作無謂的決鬪。」

劍吾緩緩的說著。

驟然間，正前方有名浪人猛然的嚎叫一聲，而且握著槍向他刺來。

瞬間——。

「喀」一聲的槍被斬成兩截，連接著又掃來一刀發出刺眼的光芒，隨後又傳出骨折聲，散溢於空中。劍吾心裏不免抖了一下。

「開始了！」

劍吾知道自己若不採取主動的攻勢，這些浪人是不會罷休的。

劍吾變幻攻擊式突然像風般的旋轉起來，自由自在的跳躍起來。

他的刀法一點都不含糊，每一掃就是一隻手腕落地，浪人一個一個的受到劍吾的攻擊。

這時——。

有條人影迅速的出現在後門口。

「啊！原來是伏劍見吾。」

大聲的喊叫著。

這人是我孫子源八郎其人也。

他不慌不忙的走過來。

「你們大家都退下，不論你們怎樣拼命的廝殺，還是拼不過伏見劍吾的。」

經他這麼一說，浪人們，很快的撤離包圍圈。

然劍吾默默地看着源八郎。

「伏見——看起來你好像愛上了公主。」

源八郎如此試探劍吾的心，可是他仍默視著對方。

「這樣好了……，我們來一個協定吧！」

「……」

「在明天中午之前，我們浪人不會追公主的，你認爲如何？」

「好的，我答應。」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這麼決定。」

「只要時間一到，我們這些惡狼還是要追趕公主的……」

交涉完之後，劍吾立即進入屋內。

赫然的發現老人躺在地面上，趕快的抱起他。

然已經斷氣了。

——已經無法打聽海太郎的身世。

劍吾不由得感到心中有股抽痛在鞭打著他。

「我拜託你……不要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

修理之丞吃力地從圍爐旁爬起來，發出可憐兮兮的哀求聲。

劍吾冷冷的望著他。

「我拜託你，把我帶到鶴姬的身旁。」

當他要坐下來的時候，源八郎如風般由門外走進來。

這時的修理之丞整個人害怕得不敢動。

源八郎步到圍爐旁並點燃火，在火光的照耀之下，看清了修理之丞的模樣。

「噯喲！原來是隊長，簡直是今不如昔啊！」

「你要維持武士的風度！」

修理之丞反唇相譏。

「話說得不錯。我要保有武士應遵守的風範，今夜會乖乖的走，但憑你這付模樣恐怕無法追到公主了！」

「伏見劍吾，我誠懇的拜託你。」

修理之丞再度向劍吾哀求着。

「隊長大人，至今你還把劍吾視爲你的護衞，你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眞了，坦白的跟你說一聲，伏見劍吾是閣下的敵人。」

「你！你說什麼！」

「伏見劍吾好像已愛上了公主哦！」

「伏見！」

修理忘記自己身上的傷勢，猛然的站起來，盯著劍吾。

「請你不要亂講。」

劍吾一面對源八郎說著，一面逕自的朝圍爐走去，觀察修理之丞的傷口。

——頂多變成跛子，這有什麼關係。

「你應該留在這裏靜養，等到能走路方才離開。」

「你胡說！你是想帶公主逃走吧！」

修理之丞不顧傷口的疼痛，大聲的喊著。

這時源八郎開口說話了，他說道：

「喂！你不要忘記還有我孫子源八郎一等的餓狼，剛才我跟伏見劍吾已事先約定。在明天的中午之前，我們浪人是不會追抓公主的，如果伏見劍吾將公主帶回來給你的話，這地方豈不是又要變成修羅場了。到那個時候，閣下一定有生命的危險，我看你還是好好的珍惜這條得來不易的狗命吧！」

「啊！」

修理之丞無力的呻吟了一聲。

「所以囉，我才叫閣下乖乖地待在這裏療養一段時間。而且這裏吃住都有，主人也死了，是逃亡者理想的住處，哈……」

源八郎開懷的大笑著。

劍吾默默地抱起老人的屍骸，逕自向後門走去，準備安葬。

「伏見！救救我吧！我拜託你！」

劍吾並不理會修理之丞的哀求，出去尋找埋葬的場所。

源八郎看見劍吾拿著鋤頭向地面挖掘時，也跟隨到他身旁。

「要我幫忙嗎？」

客氣的問著。

「是你的伙伴殺了他，如果你來幫忙的話，老人的靈魂一定會不安的。」

說得也是……。

劍吾問道：

「你是不是浪人羣的首領呢？」

「表面看起來是首領，但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有要得到公主的野心。假使我提出放公主的話，他們大夥兒一定會殺我的，所以我們祇好自稱是一羣惡狼。」

「無聊！」

劍吾低聲叱責著。

「無聊透頂了，我們浪人爲了生存而做出的每一件事，對世間一點意義都沒有。但爲了活下去，祇好不擇手段了。」

「跟禽獸一樣嗎？」

「是的——，跟山犬、狐狸、蛇、青蛙都一樣。既然生出來，就有權利活下去。」

「但人到底是人，跟禽獸不一樣。」

但這却正好是人類自稱爲萬物之靈的緣故吧！」

「不對，我們人類並不是光吃光喝就能滿足的生物。」

「你是說人要有頭腦、思考……。哈……，伏見劍吾，你終於有青年人應有的氣概。嗯！很好，很好！」

「你是在諷刺我嗎？」

「我本來就布望你像你所講的那種人，不要像我們這種醉生夢死得過且過混日子餓狼。」

「……」

「怎麼樣，你到底愛不愛鶴姬呢？」

「……」

劍吾只顧把老人的屍體擺放在掘成的坑穴中，不理睬源八郎的問話。

「你老實的對我說，你到底愛不愛鶴姬，如果是的話，我會把我的伙伴帶到與你們逃走的相反方向。」

「……」

「我雖然沒親眼目睹公主的美貌，但我相信她跟你一定很相配配。」

「公主已是人家的妻子。」

「你說那個王八蛋！眞是作賤，等下我回去將那個傢伙斬掉。」

「我不容許你斬殺沒有抵抗力量的人。」

「我眞拿你沒有辦法，你就是這麼正直的人，好吧！算你有理……無論如何，你要保住公主。」

劍吾把土堆塡妥之後，才對源八郎說道：

「過了中午，你儘管追來吧！」

「你當眞的嗎？」

源八郎進一步的追問者。

「這是你提出來的協定，我不能不遵守諾言。」

「伏見——。你說你愛公主，說啊！」

「我並不愛她。」

劍吾回答得很肯定。

「好一個倔强的青年。」

「只見過一兩次面，連一句話也沒說過的女人，叫我怎麼說愛她呢？而且——她是人家的妻子，那我更不能愛她。」

「她是個絕色美人，那個男人不會動心的？難道你沒有動心過嗎？」

劍吾不理源八郎的話，自顧的離開了。

「喂！伏見！你不要口是心非喔！」

源八郎大聲的叫著。

而劍吾說：

「下次見到你的時候，也許我會說自己愛上她了。」

如此答道。

之後，很快消失於雜木林裏。

源八郎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無可奈何的搖頭說道：

「他就是那個脾氣。」

當源八郎想跨進屋裏的時候，突然發現有條黑影由後門爬出來，仔細一看是修理之丞。於是源八郎向他走近。

「你難道不認輸，還想去追公主嗎？隊長閣下！」

修理之丞吃力的倚著門柱，並發出痛苦的聲音。

「只要你助一臂之力，以後我會感恩圖報的。」

「你想拜託什麼？」

「我不能把公主讓給伏見劍吾。」

「你是嫉妒嗎？憑你這付模樣……哼！」

源八郎毫不客氣的說出侮蔑的話。

「我向你哀求。」

「沒有用的東西。」

源八郎狠狠的罵著。

「我告訴你！你千萬不要惹好生氣，我跟伏見劍吾是不同的……。像那種誠實可靠的青年，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哼，你算老幾！只曉得揚威耀武想指使我們浪人隊，一聽到城主要將公主送給你，就忽然間的怕死起來，偷偷地逃出城。若不是伏見劍吾在身旁的話，你這條狗命早就歸西天了，你還是識相點，趁早躲到地窖裏去吧！鼠輩！」

五、恢復意志的人

「哈啾！」

很響亮的一聲。

「啊！不好。」

趕緊地用手摀住嘴，偷偷地望了周圍一眼。

幸好只吵醒樹梢上的幾隻鳥，山野仍是在酣睡之中，顯著很寂靜。

「快要到了，公主。」

少年輕聲對跟隨在後的鶴姬說著。

「眞的，再忍耐一下就好了。」

「沒關係，謝謝。」

鶴姬很客氣的道謝著。

這兩天就像是兩年那麼漫長。命運如此的激變，使鶴姬發現自己身心已受到某種洗練似的，變得堅强勇敢。

在雜木林陸陸續續地走了兩個時辰，但鶴姬並沒有感到像修理之丞那麼疲勞。

與這位叫海太郎的少年在一起，反而心理上覺得很舒暢。

並非對追逐自己的那些人和雜兵們，已解除了恐怖感，而是不知因何原故，心裏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絲光明生機。

回想——。

鶴姬自出生活到現在，未曾有過屬於自己的小天地。

她記得自懂事以來，不論玩耍、吃飯、或就寢時，身旁隨時都有人監視著，活動的範圍總是受限制的。

鶴姬是長大於專爲她精心設計的館邸和庭院之中。

並且講話的對象，只拘於父親和老侍女們，至於城裏的家臣，鶴姬未曾與其說過半句話，而陌生人則更不用說了。

如果母親在的話，也許情形會好些。但是鶴舞城的女主人，在公主兩歲的時候，就撒手人寰了。

由於父親斐守英吉的溺愛，使得鶴姬被剝去個人自由，終日獨守深閨。

命運，使得本是處於生命危險的鶴姬，如今能自由自在的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而鶴姬現在跟隨著少年，心裏感到有股不可名狀的安全感，並意識到在自己未來的前途中，似乎有什麼值得去拓展的天地。

穿越過雜木林之後，海太郎以敏捷的身手跑上傾斜的山坡，用銳利的眼睛注視著四周的動靜。

黎明已漸漸地展現於前。在秋風的吹拂下，顯得有點凉意。

「喂！」

海太郎猛力地向鶴姬揮手。

「公主，太慢了！跑吧！」

大聲的喊叫著。

鶴姬打從出生到現在都沒有跑過，如今經海太郎這麼一喊，不由自主地跑起來，但又擔心裙角會掀起，所以立即停住脚步。

「傻瓜！快跑啊！」

讓海太郎這麼一催促，鶴姬祇好邁開脚步繼續往斜坡跑上去，即使裙角散開露出雪白的小腿，但她也顧不了這麼多。

鶴姬在追趕海太郎途中之際，被少年罵了一句「傻瓜！」的話，心中却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快樂。

而海太郎則是拼命地往前衝，一點也不覺疲累。

受劍吾的命令來保護這位美麗的女人的海太郎，感到很緊張。他盼望自己能完成大人所交待的任務，以顯示自己的能力。

等到山丘頂上的時候，叫鶴姬趴在地面，然後自己像雪球似滾下另一方的斜坡。

「從那裏可以聽到溪水流動的聲音。」

不一會兒的工夫，海太郎回到原來的地點。

「大概沒什麼要緊了，敵人不會找到那個地方的。」

興奮地告訴鶴姬。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因爲沒有看到馬的足跡的關係。」

講完後，臉上露出抑快的笑容來看著鶴姬。

「雖然沒有敵人的出現，但這些地方仍相當危險的，疏忽不得。如果一不小心溜了脚掉下去的話，是會撞到下面的大岩石，即使沒粉身碎骨也會受重傷的，小心喔！」

「是的。」

鶴姬看見海太郎滑坡的動作，好像很輕鬆似的，心裏也想學學。

但是凹凸不平滿是雜草蔓生而且陡峻的斜坡上，恐怕不可能像海太郎那般的老練的。

鶴姬在途中有很多次中止前進，喘著氣蹲在地面休息，再也走不動了。而海太郎頻頻地回頭觀望，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並搖著頭。好不容易的找到河流，海太郎不由得地吸了一口氣。——正在這剎那時，猛然地衝到濕軟的泥地上。

同時，傳來鶴姬的哀叫聲，她正像石頭似滾落下來。

而海太郎也驚叫了一聲。

當時鶴姬的身體由斜坡上突出的岩石滑下，然後跌落到岩石的下面。然後岩石的下面又是岩石堆。

鶴姬撞到重疊的岩石堆後，彷彿死般的躺在那兒，動也不動。

「公主啊！」

海太郎奮不顧身地跳下去。

「不太緊吧！有什麼地方受傷了！」

大聲的問著。

鶴姬因痛苦得無法張開雙眼，仍是緊閉著。

所幸的是，鶴姬並沒有骨折。

身上只有數處的皮肉之傷，然却疼痛無法站立起來。

「我該怎麼辦呢？如果我大一點的話，我會背妳走的……」

海太郎束手無策在那兒叫著。

正在這個時刻，鶴姬突然的站起來。

「我會走路了！」

故意的大聲講，好讓自己也聽到。

「眞的不要緊嗎？」

海太郎不安的追問著。

「不要緊的。」

海太郎聽到鶴姬堅定的語氣，不由得地楞住了。

公主與一般人家的女子是不同的，她應當屬於天上的過著如仙人般的生活。只會說出如夢幻的溫柔言語，彷彿是根蠟燭不堪狂風暴雨的摧襲的人，如今意外地受了這麼厲害的跌痛傷，而能够勇敢地表示自己的堅强的意志力。令海太郎感到驚訝。

「好！妳既有這種勇氣的話，那我們就有辦法了。」

於是海太郎抓住鶴姬的手。

在他們步下岩石要涉過溪澗的時候，海太郎對鶴姬說道：

「把裙子捲高。」

而鶴姬一時躊躇著不知如何是好。

但一想到非渡河不可的時候，毅然決然地捲高裙子。

隨而露出雪白勻稱的小腿，却佈滿紫色的傷痕，任何人看到都會憐惜不已。

「若跌在河中的話，那就沒些救了，因爲這河流的水湍急得很。」

海太郎邊說邊慢慢地往前走，他讓鶴姬把兩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然後小心翼翼地踏入冰冷的河水裏。

河底滿是滑溜溜的苔石，連山野間長大的海太郎也感到寸步難行。更何況鶴姬，如今身上負傷纍纍，走在湍急的河中，若要安然的渡過，對她眞是一大考驗。

她忍受著周身的疼痛，把所有的精神全部隻中在兩脚，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動著。

當快要到達對岸的時候，公主情不禁地歡呼起來。

「走完了，眞高興！」

發出明朗且響亮的聲音。

「好棒！」

海太郎也附和著。然後緊緊的握住鶴姬的手，用力地拉上岸來。

鶴姬以疼痛不堪的身體，安然地渡過隨時有性命之危的恐怖的河流，這是有生以來完成最偉大的一件事，一時欣喜萬分，無形中加增了鶴姬自覺的力量。

從出生到現在一直以父親的命令爲自己的意見的鶴姬，面臨著這一劇變，無異是她人生的一大轉捩點。

——我要以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所希望的事情。

邊走邊想，很快地來到所要找尋的洞穴。當她躺在地面的那一剎那間，感到全身的痛苦渾然的消失，不禁地興奮起來。

——我也能够以自己的意志把不可能的事變爲可能。

「我好高興喔！」

鶴姬無意中的脫口而出。

「剛才妳說什麼？」

海太郎好奇的問著。

「沒有……沒有什麼……，我只是說好高興而已。」

「高興什麼？」

鶴姬一時無法將自己的心情描述出來，只答道：

「我高興自己能够來到了這裏。」

「那是公主自己努力的結果呀！」

海太郎說著，就走入洞穴的裏面。這裏山洞，是山下的人用來貯藏獵取的獸肉跟穀物的

地方。

在戰亂的時期，常有兵隊或山賊侵入民家，若是貯存在家中的糧食奪被去的話，遍地兵災，糧食缺乏，一家人就要挨餓受凍。所以，有需要將食糧藏匿在別處，最好是個安全而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

這條溪谷的兩旁到處有洞穴，但是被岩石跟叢木雜草掩蔽了，沿著溪岸走下去反而不易發現到，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山下的人把這洞穴當作隱藏糧食的場所。

海太郎從山洞中的角落找到一些食物，放到鶴姬前面的燭臺旁。

「是鹿肉乾，公主！你吃吧！」

撕了一塊並遞給她。

「我不要……海太郎君，你請——」

「空著肚予不好，還是吃點吧！」

海太郎好意的勸告著。

但鶴姬因從未吃過鹿肉乾，有點遲疑了。

經海太郎這麼一說之後，鶴姬開始嚼起肉乾來了，飛然間才知道自己的肚予已經餓了。接著，海太郎拿出乾飯，並拌水泡在木碗裏。

鶴姬是第一次吃到這種東西。

「眞好吃！」

鶴姬邊吃邊叫，而在一旁的海太郎笑著說道：

「其實這並不好吃，只是公主妳肚子餓了才覺得好吃，還是熱呼呼的白飯好吃！」

「海太郎，你已經長大了。」

鶴姬由衷地佩服眼前這位聰明伶俐的少年。

「叫伏見劍吾的武士也說我太突出了……，我不像一般的小孩，這是有原因的。」

「……」

鶴姬不出聲靜靜的聽著海太郎說話。

「在我出生不到一年的時間時，就被不知何方的女子抱去撫養，大概是我的家被敵人攻擊。……在四歲前的這段日予裏，生活一直過得很苦。……忽然有一天，一個盜賊侵入我們住的地方，對撫育我的女人作了殘酷的事情，而且還把她殺掉。當時我害怕得躲到柴木堆後面，靜靜地觀看這幕悽慘的情景，心中悲憤交加，從此之後，我發誓長大之後，一定要學習武藝成爲個身體強壯的武士。……後來在沒被那位爺爺撿去之前，我像隻小野狼獨自在山中生活著。」

「哎喲！僅有四歲，你就敢一個人生活在深山裏？」

「不錯——當時有一隻狼給我東西吃。」

「狼?!」

「牠跟我可說是很好的朋友。起初牠靠近我是想吃掉我，但我友善的向牠微笑著，於是牠打消了吃我的念頭。並且常常帶兎子、老鼠、野鷄、鳥類等野生動物給我吃，使我能安然的活下來。」

「那是多艱苦的日子呀！」

善良的鶴姬流出憐憫的淚水來。

「但我現在回想當年的往事，覺得還挺有趣的。那時常有惡狼想吃我，每當在千鈞一髮之際，那隻狼朋友適時的出來解救我，奮不顧身地跟牠的同類博鬪，以保護我。」

後來那隻通人性的狼，終被山熊襲擊受傷死掉。

恐怕萬人之中，也找不到一個人的幼年時間像海太郎如此淒凉，因而養成海太郎不屈不撓的性格。

鶴姬聚精會神地聆聽海太郎說話。

「休息一下吧！公主。」

說完，海太郎倒睡於地上。

隨卽發出安祥的呼吸聲。

而鶴姬則目不轉睛盯視著被風吹拂幌動不已的燈蕊。

不哭不笑，乖乖地順從父命跟修理之丞舉行婚禮，然後倉促地由陷城逃出來的鶴姬，與現在的鶴姬可說是大大的改變，判若兩人。

——我現在才發覺到活下去的快樂。

她默默的在心裏告訴自己。

微笑不由得地浮現於臉上。

時間有如牛步緩緩地過去，鶴姬靜靜地待在這兒沉思，心中有著莫名的安慰。

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海太郎忽然的醒來。

「我做了一個很恐怖的夢。」

說著說著，把臉轉向鶴姬。

「公主，你爲何不睡？」

「我不想睡。」

「妳不是很疲倦嗎？喔！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公主，妳是在等那個武士到這裏來見妳嗎？」

「咦——？」

「伏見劍吾啊！那位叔叔……，公主喜歡那位叔叔，是嗎？」

「……」

鶴姬聽到海太郎講出這些話，心不由得地抽搐一下，這是她從未想過的事。

只覺得能靜靜地坐在這兒，是人生一大樂事。

經海太郎這麼一指明，鶴姬有被人看透心事似忽然間驚慌起來。

「我也喜歡那個叔叔……，和公主舉行婚禮的那個武士，簡直不能跟他比……，公主，你也這樣認爲嗎？」

「……」

鶴姬不講話，想到修理之丞逼她要履行夫妻義務的那一瞬間的事情時。

頓時有毛骨悚然之感。

假如修理之丞再度要她就範時，她會有拒絕的勇氣。

當時鶴姬並沒有討厭成爲修理之丞的妻子，她只認爲這是上天安排的命運，無法脫逃的。

但是——。

被修理之丞壓住的一剎那間，鶴姬對修理之丞想都沒想過的嫌惡感，油然而然地湧自心底。

人言妻子要順從丈夫的一切。

但當時的鶴姬已忘掉爲人妻子所應遵行的義務，只知一味地反抗，保護自己清白的身體。

——假如那些浪人沒及時出現的話，結果會怎麼樣呢？

鶴姬靜靜地思忖著。

說不定在修理之丞的强迫之下，恐怕早已失身了。

在那一瞬間時，鶴姬雖不太明瞭失身的定義是啥，但已知道失身是件羞恥的事。

想到這裏的鶴姬，頓然覺得那些浪人的湧進，反而解救了她。

「公主，你說不是嗎？」

海太郎窮追不捨的追問者。

——如果那個人是伏見劍吾而不是修理之丞的話，我會拒絕他嗎？

鶴姬在心裏這樣的問自己。

——我應該不會那樣拼命的反抗吧！

鶴姬頓時覺得難爲情起來。

海太郎很快的發現到鶴姬臉露出羞臊的表情。

「哈哈哈……，我講得一點也沒錯，公主一定喜歡那位武士，我知道了。」

「海太郎，你猜錯了，我是說……」

「那裏不對？公主是個美麗的人，而那位叔叔身體那麼强壯，是個勇敢的武士。你們兩人的相逢，就是爲了要成爲夫婦的嘛！」

「那有這回事……，請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

「公主是礙於以前住在城裏，所以不敢講所想的事嗎？公主，你現在又不是在城裏，也沒人監視妳，怕什麼！把心中所想的事情統統講出來，不要緊的。」

「……」

「講啊！喜歡的話，就說喜歡嘛！」

經過海太郎這麼一催，鶴姬無意中應道：

「是的，很喜歡。」

這時——。

伏見劍吾正越過海太郎和鶴姬剛才走過的丘陵。

他和海太郎約定在溪谷的山洞會面的，而海太郎早已事先向他說明山洞的所在。

他緩緩地爬上山頂，眺望著山下險要的斜坡，只發現到樹林的背後有條溪流盤蜒著，發出淙淙的流水聲。

——大概是那個地方吧！

這樣猜著。

忽然間——。

劍吾彷彿聽到了什麼，猛烈的回頭觀看後面。

看見有數道人影由剛才穿越過的樹林走出來。

他們是浪人。

並由斜坡疾速的爬上山頂來。

——啊，不好了！

劍吾後悔自己剛才爲何不俯臥在地上。

這樣明顯的舉動，等於是把鶴姬藏身的地方告訴他們一樣。

劍吾放棄走溪谷的路線，反而向北方開始跑了。

溪谷是沿著丘陵的坡度而緩慢的向上延伸著。這時劍吾所變更的路線，就是向先前浪人們穿越過的雜林奔去。

而浪人們也立即隨著劍吾改變方向。

當要到達雜林時，劍吾是領先在他們之前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只不過是上坡和下坡兩者之間，有速度的差別。

當劍吾抵達雜木林的同時，浪人們也及時的趕到。

但浪人們早已對劍吾懷有恐懼心，與其面對面的決鬪，不如背後追踪，反而容易找到鶴

姬。他們在與劍吾有數十尺的距離時。忽然的停下來且默默地凝視著前面的劍吾。

這時的劍吾，已明白了在雜木林裏是沒有辦法甩掉他們。

迫不得已，只好如此——。

劍吾慢慢地向浪人們走去。

而浪人們也跟著倒退。

劍吾渾身散溢著咄咄逼人的殺氣。

浪人們感到害怕了，拼命地往後逃跑。

瞬間——。

劍吾猛然的一翻身躍進雜木林裏。

「哇！藏起來了。」

「不要讓他跑掉。」

浪人七嘴八舌的叫著，轉身立卽的追上來。

但他們不敢馬上的衝入雜木林裏，在林外靜靜地觀察林中的動靜，看劍吾是不是在跑。

然劍吾已選了一處隱密的地方躲起來。

這時，另一批的浪人羣也由另一方向慌忙的跑來。

「伏見打算在樹林裏襲擊我們的。」

原先追趕劍吾的浪人中的一個，氣急敗壞地告訴後來的浪人們。

「沒關係，加上我們這邊七個人沒有理由打不過的。」

「擊倒他世不是我們的目的，你要知道我們的目的是抓鶴姬，所以只要跟他走就是了。」

「你這個傢伙該不是怕伏見的刀法吧！」

「胡說！我只不過講清不要抓錯目標而已。」

浪人們互相的爭執著，差點就鬧起來。

這些浪人都曾目睹過劍吾那一身鬼神般快速的刀法。

他們都不願自己的一條命慘死於劍吾厲害的刀劍之下。

他們的目的是捉鶴姬。如果成功的話，物歸誰屬，還得用抽籤或決鬪的方式來決定，到那時朋友都會有成爲敵人的可能。

仔細的想想看，這是何等棘手的追踪法。

若是在追踪的途中，被伏見劍吾殺死的話，那多划不來，世間再也沒有比這更不合算的事。

於是浪人們沒有一個人敢冒然的踏進林中。

劍吾在樹林裏清清楚楚的看到這幕情景。

忽然間——。

劍吾撥開灌木，毅然的站起身來。

「到此爲止，你們不必再跟著我了。」

他向浪人開口說道。

而浪人們頓時變得啞然無語，呆呆地站在那兒。

「如果不肯放棄的話，那麼我就出來跟你們一決勝負好了。」

「伏見——，你打算把鶴姬怎麼樣？」

這人中的一人這麼發問著。

劍吾想了一下，才說道：

「我要娶她做老婆。」

劍吾無意中脫口而出，自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當然——。

雖然此說，並不表示他眞的會這麼做。

「伏見！你簡直異想天開，痴人說夢話！鶴姬是許多男人所要找尋的美女，想一人獨佔，毋非是活得不耐煩了。」

「與其讓你們這些惡狼汚辱，倒不如用我的劍把她殺掉。」

劍吾冷冷的說道。

浪人們不吭聲，却互相的看了一眼。

在山洞中……。

鶴姬靠著牆壁不知不覺地睡覺了。

其實她並沒有熟睡，只是休息著。

睡在一旁的海太郎，忽然的爬起來，跟著鶴姬也醒來。

「有人來了。」

海太郎彷若察覺到什麼，對鶴姬說道：

「公主，請躲到裏面去。」

「……」

也許是叔叔來了，萬一是別人的話，那不得了——」

說著說著，用手推鶴姬到裏面去。

這個山洞，是由兩塊巨大的岩石重疊而成的，洞腹僅能容納一個人通行。

海太郎清楚地意識到外面確實有人來了。

豎著耳朵聽，脚步聲離山洞還老遠。

海太郎慢慢地爬到山洞的入口處。

如果是伏見劍吾的話，卽刻喊住他。

雖然海太郎事先告訴劍吾這山洞的所在，但想很快的找到山洞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因洞外有許多樹木遮掩著，即使經過的話，也不太容易發覺到的。

突然間——。

躲在山洞口的人，用有力的猿臂抓住海太郎的脖子。

「畜牲！」

海太郎拼命的掙扎，但對方的力量太强了。

來者捏住海太郎，並拖進山洞裏面。

此人就是我孫子源八郎也。

「哈哈……，我找到了，小鬼……，原來是你把鶴姬帶到這裏來的，能幹！能幹！」

「畜牲！什麼叫鶴姬，我不知道。」

「人小鬼大就是你，你就是住在老人家的那個小鬼吧！其實你是受伏見劍吾的請求，把鶴姬帶出來吧！是不是？」

「不知道！」

「你再裝糊塗也太遲了……，在這個山洞裏頭，我已聞到美女的香味了。」

「沒那一回事！」

「我的鼻子像動物一樣的靈敏，嗅覺是相當發達的。」

海太郎機警地拔出腰間的小刀，利用對方不注意的時候，猛然的刺過去。

而源八郎也很快的翻身，打落刺了空的小刀。

「你不要亂動。」

迅速地解下腰帶，並將海太郎捆綁起來。

接著，源八郎又給他用力的一拳，擊昏了海太郎。

「好了——，這下子我可以去看天下無雙的美女。」

源八郎自言自語著，握著燭臺慢慢地向洞裏走去。

這個山洞是蜂形的，穿過狹窄的通道，來到廣濶的地方。沿著石壁的伸延，堆放著一包一包的糧食。

當源八郎走到木櫃時，悄然的停住脚步。

「請妳看開點，鶴姬，請妳自動的走出來。」

原來是鶴姬的裙角露出於櫃外。

但鶴姬還是不動。

「我孫子源八郎，現在要拜見天下無雙的國色。」

說着說着，推倒木櫃。

並且用微弱黯淡無光的燭臺照著鶴姬的臉孔。

「眞是名不虛傳啊！」

許久許久，源八郎才由喉嚨深處流出一點聲音。

「名不虛傳的美人啊！」

「……。」

而鶴姬絲毫不感到害怕，仍靜靜地注視著源八郎。

源八郎看到鶴姬鎭定有神的眼光，反而覺得有點頭暈目眩，不時的把頭移向旁側。

「想佔有天下第一美女的話，看來這地方是不太適合……。還是把公主置放在瓊樓玉宇最好，但這又似乎不可能，暫時到附近找間廟借用一下，暫時避避風頭。

此時源八郎的腦際裏突然掠過伏見劍吾的影子。」

或許劍吾也到這裏來了。

源八郎曾問過劍吾：「愛鶴姬嗎？」「若是愛的話，我可以把公主讓給你。」

但劍吾並沒說「愛她」這句話。

而且他也與劍吾約定時候一到，他是會追來的。結果他比劍吾早一步發現鶴姬。

現在的源八郎，可以毫不考慮的佔鶴姬爲己有。

在看到鶴姬的一剎那時，就已承認她是絕代美人。

——我不能把她交給劍吾！

源八郎默默地對自己說。

「公主，請妳跟我來，從現在開始，我孫子源八郎要做妳的隨從。」

鶴姬目不轉睛地看著滿臉鬍鬚的武士，心裏產生的恐怖感也逐漸地消失。

「我在這裏是等一位叫伏見劍吾的人。」

鶴姬悠悠的述說著婉轉的聲音，字字撥動了源八郎的心弦。

「伏見劍吾要到這裏來，這我早就知道了。」

源八郎笑著答道。

「那麼請你出去。」

「我不能把妳單獨的留在這兒。……伏見劍吾是這次被鶴舞城僱用的浪人，但伏見與其他浪人不一樣，他是出身於名門，而且是個有風範的武者，所以我非常欣賞他。當獲知他擔任妳的護衛時，我料想他必定會愛上妳這位絕世美人，所以昨夜我們碰面的時候，我親口問他，結果他的答覆却令人很不滿意。……他沒有肯定的說愛你，如果當時他表示愛公主而且要帶公主走的話，我會成全你們的。……但是伏見既然沒說愛妳，那麼我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來處置妳，妳說是不是？」

「……」

「怎麼樣？公主，看來妳命中註定要歸我孫子源八郎囉！」

源八郎不客氣的嚷著。

但鶴姬絲毫沒有現出驚懼的表情。

反而萌起女人的微妙心理。

當源八郎道出命運的那一剎那，鶴姬在想

——我不是要許配給伏見劍吾嗎？

但女人這種微妙的感情，是粗魯的源八郎無法體會得到的。

鶴姬的沉默，源八郎反以爲她是看開了。

「那麼走吧！」

而鶴姬也順從的站起身來。

——若在這裏和他掙扎而被殺掉，那是划不來的，我還有更長遠的未來，若是有緣，縱然是天涯海角，也還有會面的時候。

這時的鶴姬已變成一個非常有意志力的女性。

當她走到洞口發現海太郎木然的躺在地上，緊張地跑到海太郎身旁，並把他抱起來。

「請妳不要把他搖醒。」

源八郎却阻攔著。

之後，鶴姬察覺海太郎只是昏迷過去並非死掉，所以比較安心些。

——後會有期。

鶴姬默默地對自己說。

六、鯨魚館

豔陽高高地掛在天空——。

劍吾迅疾地向溪谷的方向走去。

溪谷的水非常清澈，一眼便可見底，緩緩地流動著。與山洞前的激流大異其趣。片片銀鱗在水中追逐著，彷彿比人類的世界還要來得自在且安詳。

剛剛想到這裏的時候——

劍吾瞬間覺得有人躲在背後的岩石窺視著自己。

——這人並不是浪人。

劍吾以直覺判斷到神秘的跟蹤者。

劍吾用障眼法瞞騙了浪人，遂使浪人們放棄追踪他的念頭。

一路上行走，他却沒注意到身旁的動靜，以致被盯上了。

但這並不表示他的疏忽，而是跟踪來的人的功夫太高明了。

這人八成是擅長秘探的功夫。

劍吾這時已決心把他幹掉，於是佯裝毫不知情，靜靜地來到溪岸，在彎下身的一剎那時，立即抽出腰間的小刀。裝著要抓魚的樣子。

當用小刀砍著於水裏游動的魚羣之際，劍吾猛然的轉身，把小刀朝著岩石的方向擲去。

而那個跟踪著也以快速的身手避過這刀。

於是不再出現了。

但劍吾却笑著且走近三、四步。

「喂！雖然你藏起來，但是我正聞到流血的味道。」

以冰冷的口吻向著對方說。

跟踪者還是不答話。

瞬間——。

劍吾用輕功像鳥般地跳至岩石的上面。

赫然地發現到跟踪者像被岩石吸住似的，僵然地趴在那兒。

對方滿臉都是血漬，樣子很嚇人。

劍吾原先擲射的小刀，不偏不倚地射中對方的左眼，且以雙手摀住眼睛。

「你輸了。」

劍吾朝著脚下的神秘人物說著。

「我認輸了。」

跟踪者老實的承認著。

「我看你趕快包紮傷口，然後滾開吧！」

劍吾說著。

「什麼——？」

跟踪者用另隻眼睛瞄視劍吾。

「你要饒恕我嗎？」

「我不會殺害負傷的人，希望你不要再跟踪我。」

於是劍吾從岩石上跳下來。

而這名不知叫啥的跟踪者，却以痛苦的眼神注視劍吾。

劍吾搜索前方河岸，揀了一條較易渡河的路線，剛剛要開始行動，突然感到背後有人跟上來，回頭一看。

跟踪者已把小刀拔出來，且包好傷口。

他以這麼快的速度料理傷口，足以證明他是秘探。

是個三尺不到的矮男子，兩腿向外彎曲得很厲害，他的手臂及手腕比常人長而且大，給人的印象顯得很不調和。

他的腰間佩帶著一把小刀。

換成普通人的話，眼睛被刺到，一定會痛苦得無法站立起來，但他好像沒事似的，昂然挺胸的站在那裏。

「你想做什麼？」

劍吾皺着眉間。

「我想把這小刀還給你。」

秘探怯怯的答道。

「丟過來吧！」

對方並沒將小刀丟過來，反而向劍吾走來並以恭敏的態度遞給他。

「你這個秘探跟人家不太一樣。」

劍吾覺得很納悶，好奇的打量著對方。

「我是因欽佩你的功夫而跟踪來的。」

「……」

「過去曾在鶴舞城的大門前，看見你那身如鬼神般的厲害劍法，强得不像一般人。……哦，我忘了自我介紹一番，我叫草兵衞。」

「你是不是荒海右衞門佐的部下呢？」

「我並不是他眞正的部下，只不過受他僱用而已。」

「難道你也是受命前來抓鶴姬的嗎？」

「是的，報酬是兩手滿滿一把的銀子。」

草兵衞毫不隱諱的道出。

「爲什麼呢？爲什麼你要還給我小刀？說出理由！」

「雖然我放棄兩手滿滿銀子的厚賜，但我覺得心胸很舒暢。」

草兵衞答非所問的說著。

「你向我投降的話，銀子一粒也得不到了。」

「這個我知道。」

「……」

「說實話，看到你殺進浪人的架式，我由衷地佩服。我跟踪你的主要原因是，我知道你是鶴姬的護衞者，而另一原因是我想親近你。」

「當秘探也需要口才嗎？」

「請你別開玩笑！」

草兵衞立即現出憤怒的表情，但樣子顯得很滑稽。

「我……這個……我喜歡你就是……」

草兵衞很正經的說著。

而劍吾對草兵衞這句話却感到相當無聊，於是很快他跳過河中的岩石，到達彼岸。

草兵衞立即尾隨其後，以輕快的動作躍過岩石，到對岸去。

「我不許你跟我來。」

劍吾用嚴厲的口吻說。

「你的意思是說，不信任我秘探所講的話嗎？」

「廢話，我已傷了你一個眼睛，難道你不恨我嗎？」

「罪有應得，這是我跟踪你的報應，我祇有認命了。但我還是想跟你在一起。」

「這是什麼意思？」

「總之，那是——我喜歡你。你和我以前所認識的人有不同之處，並不是因你這個人很强壯，而是發現你全身時時刻刻散溢出孤寂的氣息。我說得很對吧！」

「……」

「我十六歲時就當秘探了，自此之後我能够一清二楚地觀察人的表裏。我曾經親眼看到爲了爭奪一座城池，兒子弒殺父親，弟弟背叛兄長……，昨天的盟友，今日却成爲死敵，像這種無常的情形，我看得太多了。二十年光陰的洗鍊，我已經厭煩秘探的生活……，正在這

個節骨眼時，忽然地發現到你……，你雖然只是鶴舞城僱來的一個浪人而已，當荒海的兵士攻入鶴舞城時，你單槍匹馬獨自一個人站在門前，抵抗敵軍的攻擊，然城內的家臣及其他的浪人紛紛地逃走，剩下你一個人在那兒孤軍奮鬪。像你這種未曾受到小須賀家恩惠的人，却不懼生命的危險，捨身的防禦鶴舞城。這幕感人的情景，我清清楚楚的看到，第一次體會到世上還有眞正的武士存在。」

「……」

劍吾半聲不晌地向前走去。

然草兵衞又跟上來，且繼續他的講話。

「從此我拼命的找尋你的去處，後來聽說你當鶴姬的護衞時，遂我自動地請求加入尋找鶴姬的搜索隊，跑遍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你，一見到你，突然間心裏產生一個不可思議的念頭，就是我已被你的爲人所迷住了。我們男人和男人之間，居然會發生這樣的事，這還是頭一遭。……如今會因一顆眼睛被刺瞎而來恨你，這是不可能的事。」

劍吾不理睬草兵衞的話，默默地向前做路。

雖然海太郎事先講得很仔細，但出現在眼前的景色却是一樣，找不出山洞的隱匿處。

——記得海太郎告訴我，說山洞前有棵圓狀的樹木看來看去就是找不到。

——哦！對了，從丘陵頂往下看，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劍吾無可奈何的停住脚步。

「你怎麼了？」

草兵衞在背後詢問著。

劍吾不得不把實情告訴草兵衞，說道：

「這附近應有棵圓狀的松樹才對呀，可是我現在找不到。」

「喔，原來如此，簡單得很！」

草兵衞眼睛雖受了傷，但動作却非常的敏捷。

不一會兒的工夫，他跑到河的對岸，然後爬上陡斜的山坡並停下來注視著四周。之後，又以快速的動作跑回劍吾的身旁。

「離這裏不遠的下游處確有那麼一棵樹。」

「你的眼睛一定很痛，但你還是這麼能幹。」

「那裏！那裏！身爲秘探的人，卽使斷了一隻手臂，也不能倒在地上，斬斷一隻腿，也要拄著拐杖跑三里路，像這種功夫，從小就要磨練。」

草兵衞回覆劍吾的話。

劍吾聽了之後，覺得這個秘探與尋常的人物不同，非常有人情味，在心裏這麼打量著。他是爲了找鶴姬，所以才出此下策，事到如今，也只好將就點，讓他跟隨在旁，說不定

秘探眞有誠意。

想到這裏的劍吾，不再趕草兵衞了。

在穿過樹林的時候，劍吾忽然興起試秘探草兵衞的心意，於是就問道：

「這附近有什麼東西？」

故意的問他。

「有東西——是嗎？」

草兵衞所看見的是一片岩石交叠的景色。

「呵！是一個山洞。」

「你先進去看，我在外面等。」

劍吾不苟言笑的命令著。

「是的，遵命。」

草兵衞馬上從岩石縫滑進洞穴。

然後——。

草兵衞背著雙手反綁像死人般的海太郎出來。

「海太郎！」

劍吾立即點通他的穴道，並叫醒他。

「畜牲！」

海太郎隨即跳起來，嘴裏大聲的叱罵著。

忽而發現劍吾站在前面。

「啊！」

驚訝的高叫一聲，之後，驚慌的搜視了四周一眼。

「公主被擄去了！」

說著說著，好像要哭起來了。

「被什麼樣的人擄走？」

海太郎經劍吾這麼一問，焦急的說道：

「是一個滿臉鬍髭的武士，卑鄙的畜牲躲在岩石後，然後才把我捉住。」

劍吾猶疑了半晌。

——也許是他吧！

於是將源八郎容貌及身上的特徵，詳細地講給海太郎聽。

而海太郎表示同意的點頭。

「原來是他！」

劍吾在心中又產生了一個疑竇，源八郎到底會不會汚辱公主呢？

——那個人也許不致是這麼殘忍吧，說不定公主還受他的保護。

這種想法也絕非不可能的。

劍吾又覺得這種判斷過於天眞。

源八郎是個言行一致的人。面對著公主，他仍會抑制內心的衝動。

不過劍吾又不能不承認源八郎也是餓狼羣中的一個，對於送到手的獵物，他不會吃嗎？

劍吾現在後悔自己爲何不早來一步。

草兵衞看到劍吾凝重的表情，就問道：

「公主的衣服，有沒有香味？」

輕輕的問著。

「有，公主的衣服好香啊！」

海太郎隨卽應答著。

「我草兵衞就是與衆不同，嗅覺的靈敏度相當的發達，現在開始來追踪香味吧！」

草兵衞自信的說著。

「眞的嗎？叔叔。」

海太郎以懷疑的眼先看著草兵衞。

「不信，等會走著瞧好了。」

於是草兵衞拼命地用他那小鼻子去聞石頭、樹木等。

「他們往這方向走。」

用手指著北方。

同一時刻——。

源八郎帶著鶴姬正往溪谷的下游走去。

河川的下游寬廣而平坦，而且可看見前方的海。

鶴姬知道要脫離武者的掌握，是不可能的事。

但奇怪的是，鶴姬絲毫不感到恐怖。

從前跟隨修理之丞時，鶴姬彷彿木偶似，一點意志都沒有。如今她已發現到人生的眞正意義。

她不相信自己會輕易地屈服於武者的暴力之下，認爲祇要自己心中存有堅定的意志，定可以駁退對方的暴力。這似乎是上天有意磨練她的意志。

女人在男人的世界裏，是如何的脆弱及受人玩弄，鶴姬是不知道的。

源八郎不時的回頭察看鶴姬有何動靜。

因爲時時刻刻會有荒海右衞門佐的浪人出現，所以必須特別謹愼小心。

當他們兩人來到一座矮山麓使得河流分爲二的地方時，源八郎的臉色頓時大變。

原來河中的洲地，有個人站在那兒。

這人穿著短裳，是一位年紀輕輕的女孩，靜靜地注視著這邊。

——女人嘛，沒什麼要緊的……。

源八郎鬆了一口氣，又繼續地向前走。

這時，洲中的女子忽然間踩入河中，向岸邊跑來。

一上岸，用力的將頭髮往後一甩。

「公主！」

大聲的呼叫著。

「妳是公主，是嗎？」

「哦！小魚！」

鶴姬發出喜悅的聲音。

這個女孩是去年在鶴舞城擔任公主的小侍女。

在城內時，因態度舉止粗魯不像女孩，所以被老侍女解僱。

「公主眞可憐唷，妳大概是從城裏逃出來吧！」

說著說著，小魚便向源八郎靠近。

「喂！」

尖叫聲一揚，忽然間一道銀光向源八郎擲射過去。

源八郎眼明手快，躲開小魚的白刃。

「幹什麼？」

源八郎睜大眼睛吼叫著。

小女孩的攻勢，猶如發了野性似的。

「嗯！眞不能小看這個小姑娘，的確有一套。」

源八郎笑著說。

「有什麼好笑！你不是公主的守護吧！」

小魚怒目瞪著源八郎。

「公主是我的俘擄。」

「什麼！」

小魚咬牙切齒的向後倒退。

「小魚，妳趕快逃吧！」

當鶴姬叫出聲音的同時，源八郎射出飛鏢。

說時遲那時快，小魚用滾地的功夫，迅速地躲過對方的攻擊。

「狗屎！」

這下子，源八郎眞的生氣了。

「殺掉你這隻小畜牲。」

源八郎禁不住大叫。

小魚立卽跳起來，開始逃，像遭到攻擊的野獸，迅速地跑開了。

源八郎因身旁帶著鶴姬同行，他怕鶴姬利用殺害小魚的時候趁機脫逃，所以他不敢冒然的動手。

但鶴姬並沒有逃，反而站在原地不動。

「野丫頭！」

源八郎不由得咒罵一聲，狠狠盯視著小魚遠離的背影，由黑點終至消失。

聽到鶴姬說這女孩是先前的侍女，源八郎想

——她大概不會再回來奪公主吧！

當他跟鶴姬走到可望見波浪拍打的岸邊的時候。

突如其來——

海岸的一邊冒出數十名的人影，迅速地向他們衝來。

原來這羣人是打魚的漁夫。

他們每個人手中握著一支刺鯨魚的矛。

使源八郎不由得吃了一驚。

剛才那位女孩也出現在這羣漁夫中。

——這就糟糕了。

漁夫們很快地將源八郎和鶴姬包圍住。

小魚緩緩地走到前頭，說道：

「喂！你這個浪人乖乖地把公主交給我。」

漁夫們立卽做出射矛的姿勢。

——這個我吃不消！

源八郎只好看開點，忍痛的放棄。

雖然內心十分的不甘願，但情勢所逼不得不如此。

鯨舘——

這是一座位於海濱爲松林圍繞的大宅，其外形的構造看起來跟山寨有點類似。

舘主佔有這海岸一帶的漁業權，且擁有數百名的漁夫。

「公主，請。」

從源八郎手裏奪回鶴姬的小魚，神氣地在前引路。

「這是什麼地方？」

「那是我的家。」

小魚面帶著笑容回答。

鶴姬本以爲小魚是出身貧窮農家，如今聽她這麼一說，倒吃了一驚。

「喔，這麼大的舘宅……眞不敢相信妳是住在這兒的。」

「因爲父親看我太不像女孩子，所以才把我送到公主居住的城裏學習禮儀，結果還是失敗了。看來我永遠無法跟普通的女孩一樣，只可惜我生錯了。」

「公主來了。」

穿過寬廣有地板的房子，來到數間排成一列的房間。

房內的人一聽到之後馬上跪在地上，並恭敬的行禮。

每棟房間裏都有數名的男女，在那兒獨自幹活，小魚每經過房門前，就高聲的喊道：

當走完廣大的建築物，轉向另一拐彎，赫然地看到走廊的那一端有棟巍峨的房屋屹立著，這是棟富麗堂皇的住宅，並不亞於鶴姬先前所住的。

小魚站在大門口說道：

「父親大人，我帶公主來了。」

裏邊立即傳來「喔！」的一聲。

走出一位鼻樑高挺，有威嚴上了年紀的男女，昂然地佇立在走廊上。

「稀客！稀客！……我是本舘的舘主，叫雲左衞門。」

然後鄭重的行禮致敬，並帶小魚跟鶴姬二人進屋。

等大家就坐之後，雲左衞門才開口說道：

「當我聽到鶴舞城的不幸後，一直擔心公主妳的事情，連小女小魚也不例外。今天，公主平安的光臨本舘，眞是太榮幸了。」

鶴姬隨而管道，這全虧小魚的幫忙，才得以來到此地，實在很感激她。

「令人感到悲傷的是，城主不幸地壯烈成仁。生死乃是兵家常事，想不到平將門的後裔也會覆滅於朝夕之間，使人感慨萬千……」

「父親大人，公主非常的疲憊了，請您讓出房間吧。」

小魚著急的催促著。

「對喔……，公主妳儘管安心的住在這兒。」

說完之後，雲左衞門就走出去。

小魚凝視著鶴姬說道：

「公主，人世間的變化令人難以料想得到，而今妳竟淪落到這種地步……」

「我一點都不會——」

鶴姬否決了小魚的說法。

「我對於目前的遭遇絲毫不感到悲傷。」

「爲什麼呢？」

小魚覺得很迷惑。

「從前在城裏時，我是個活木偶，你應該看得非常清楚才對。」

「是的，說得一點也沒錯，那時公主的生活實在太可憐了，……像我這種好動的人一定過不慣的。」

「在這段逃亡的日子裏，我學到如何用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妳已遭受到很多的危險呀！」

「就是因爲這些意外事件使我成爲一個意志堅强的人，不再是隨人家擺佈的木偶。」

鶴姬綻露出會心的笑容。

「意思是說公主妳現在很堅强了，是不是？」

「是的，我已變得很堅强了，雖然剛才被浪人擄走，但我沒有感到害怕。」

「公主，妳不僅漂亮而且變得這麼堅强，可媲美菩薩了。我希望公主能永遠的在這裏住下去。」

小魚熱切的說著，且向鶴姬磕頭。

「我有一種感覺，卽是不論遇到什麼危險，都會有貴人相助……，像剛才的情形就是——我的運氣一定是非常好的。」

鶴姬肯定的說著。

「公主，妳餓了嗎？……我馬上送飯來。」

於是小魚向外面走去。

這時寬廣的房間就祇剩下鶴姬一個人，靜靜的凝視屋外的景色。

穿過庭院是一片松林，可清楚的觀賞海濤洶湧的海景。

——不知道海太郎有沒有離開那個山洞？

——會不被伏見劍吾那人救了？

這時，鶴姬腦海裏浮出伏見劍吾的人影，同時她也想起海太郎曾經說過的話。

「公主，妳是不是愛上了那位叔叔？」

以前海太郎曾經問過自己。

而鶴姬在海太郎的逼問之下，答道：

「是的，我喜歡。」

——我一定要見那個人。

鶴姬默默地告訴自己。

鶴姬現在已知道，伏見劍吾這個人在自己心中已佔相當份量。而且不能動搖的地位。

七、秘探草兵衛

「眞奇怪！」

草兵衛忽然的停住，偏著頭想，

來到河叉口的山麓地帶時。

劍吾跟海太郎在一旁靜視著草兵衛的一舉一動。

「沒有香味了。」

草兵衛使勁的在灌木、蔓草、岩石堆裏尋找香味。

「到這個地方之前，還一直聞到香味，公主曾經走到這裏，可是竟然消失了。」

「眞有這麼一回事嗎？」

海太郎叫起來了。

「公主又不是煙怎麼會消失，天下那有這種事，該不會是叔叔的鼻子不靈光。」

「絕不會的，我的嗅覺比狗邊靈。」

「那這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在這裏上馬的話，香味很可能就會消失了。」

劍吾終於開口講話。

「是的——正是如此，也許被馬載走了。」

這時，海太郎忽然的指著雞野的那一角。

「哇！那是浪人們。」

草兵衛也把目光轉向所指的地方，立即說道：

「請你們在這兒等一下。」

於是向前跑去了。

草兵衛跑得相當快，有如鳥在飛一樣。

「這種功夫要怎麼修練，才能達到那程度呢？」

海太郎側著小腦袋拼命地想。

劍吾不說話，把目光投至天空掠過的雲彩。

——世界上眞有這麼怪異的一個人。

草兵衛是劍吾所見過的人羣中最突出的而且最風趣的人。

射瞎了他的一隻眼睛，他不但不懷恨我，反而說：

「看上了我。」

然後就一直跟隨我。

劍吾起初不相信他的話，但自從他把海太郎由山洞裏帶出來之後，開始不再懷疑草兵衛。

——看起來，這個人的心地倒變善良的。

他這麼認爲著。

「主人。」

海太郎低低喚了一聲。

本來是「叔叔」稱呼而今叫法有了變化，那是因爲海太郎以爲有做劍吾部下的感覺。

「請你原諒我，都是我不小心，公主讓人給奪走。」

劍吾慈祥看著海太郎。

「你做得很好，不必向我道歉。」

「可是，男子漢大丈夫對於別人交待的任務，一定要成功，否則的話，這是非常沒有面子的，要切腹自殺……，現在我還不想切腹自殺，」

劍吾笑一笑拍著海太郎的小肩膀。

「人本來就是這樣的，經常犯錯的。如果每次做錯事情，都要切腹自殺，那來這麼多條命呢？」

「是的，我眞的盡了我一切的力量，我相信主人會原諒我的，我決定把公主搶回來，無論如何……」

「……」

「公主曾向我說過她愛主人……，這位公主是要跟主人結爲夫妻的人。」

「這話豈是可以讓你隨便講的？」

「我並沒有亂說，憑良心講，你跟公主是很適合的一對。」

「……」

「像那樣美麗的姑娘，世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了，主人。」

「……」

「難道你不這麼認爲嗎？」

「是的，我知道她長得非常的美。」

「那麼，把她娶來做妻子不就對了。」

「鶴姬已是人家的妻子。」

「沒有啊！公主是被逼跟人舉行婚禮的，那麼討厭的武士，我眞想把他殺掉。」

當海太郎這麼說時，劍吾想：

——老人家的死，還未告訴他。

心中感到一陣的微痛。

正在猶豫是否要告訴他的時候，草兵衛跑回來了。

「這個的確是你所要找的人，她被我孫子源八郎擄走。」

「嗯！」

「但是有人又從我孫子源八郎的手中擄走公主……。離這裏有兩里遠的地方，有一座叫鯨館的館宅，館主的女兒曾在鶴舞城侍奉過公主。我孫子源八郎在這裏跟公主正拉拉扯扯的時候，恰好被館主的女兒看見，於是回去叫許多的漁夫前來把公主奪走。」

草兵衛講出來的話，是剛才從源八郎和浪人們會面之後的談話時所偷聽來的。

源八郎打算率領浪人羣襲鯨館，以奪回公主。

「但是不要緊的，公主現在很平安。」

「什麼叫鯨館——？」

劍吾問著草兵衛。

「是一戶統領外戶總海邊十里的人家。他們的祖先曾受到平將門公的賞賜，得有這一帶捕魚的權利，聽說是這樣的……，鯨館裏住有一百名以上不怕死的漁夫，他們擲矛的功夫相當的厲害。即使用槍的武士，也鬪不過他們……，因爲槍只能握在手上刺人，而矛能從二十幾步遠的距離，射向敵人且繫有繩索。以這一百名的漁夫每人手上捉著一隻矛，就是同樣多的著盔甲的武士，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眞的嗎？那麼我孫子源八郎所領有不足二十個的浪人，要偷襲鯨館只有失敗的一途而已。」

「是的，講得非常對。所以說瞎子不怕蛇，他們必定會前來試試，依我看能够倖免的生還者，最多不到一成。」

「那我就很放心了。」

說著說著，劍吾站起身來了。

「那麼，我們決定我們的去處吧！」

於是向前邁開脚步。

「主人！」

這時的海太郎緊張了，趕緊阻擋劍吾的前進。

「主人，你一定要跟公主見個面，不然不可以的。」

「見了面，又有什麼用處？」

「成夫妻啊！」

「海太郎，你最好不要管大人的事。鶴姬跟我沒緣份。如果我這時把公主從鯨館裏帶出

來，反而會增加公主的危險。我實在沒有把握能保護公主的一生，現在的鯨館對公主而言，眞是太好了，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地方更安全了，若要我故意的把公主從安全的地方帶到餓狼羣等著的山野，這是我無法辦到的傻事。」

劍吾嚴厲的訓誡海太郎，然後繼續的向前走。

海太郎被訓得低頭，流下豆大般的淚珠。

在旁的草兵衞問道：

「從現在起，你要到什麼地方？」

「沒有什麼地方？可走……，喔！對了，我們暫時到清澄寺去，我跟古刹的法師認識。」

「是這樣的嗎……，那我就此告別了。」

草兵衞很瀟洒的離開。

劍吾帶著掉眼淚的海太郎也往前邁進。

而草兵衞默默地站在原處，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

——這是爲什麼？我對劍吾究竟抱著怎樣的態度。

草兵衞似乎無法了解自己的心情。

因爲草兵衞未曾愛上任何的女子。

這屬於一匹狼的草兵衞，過著流浪生活，從未懷有侍二位主君的意念。

他只是受錢財僱用而已，昨日爲一批武人賣命，今天爲曾是敵人的伙伴賣命，就這樣渡過浪漫歲月生活到現在。

可是他有常人所不及的本能，這點是他足以向人炫耀的地方。

這種優越感就是他的精神寄託，而得以孤獨的生活半輩子。

這回不知怎麼搞的，他竟看上年輕的伏見劍吾。單方面的愛慕。

對方根本不知道人家對他產生好感。

開始只不過注意劍吾的容止而已，但自鶴舞城陷落後，劍吾於是也跟著消失，這下子草兵衞慌了，乃決定要追踪他。

然而——

第一次碰面就弄瞎了左眼。

但草兵衞不僅不憎恨劍吾，反而欽佩他厲害的功夫。

——眞行。

暗地的佩服著。

不計瞎了一隻眼睛的損失，而決心爲這個人賣命，這道理實在有點說不通的。

——這不是我一時的衝動。

草兵衛默默地對自己說。

——我命中註定要跟伏見劍吾在一塊兒的。

他若不這樣想的話，就無法消除內心的困擾。

「喂——」

沉思中的草兵衛，突然被身後傳來叫聲驚得汗毛皆豎。

雖然靜靜地在目送劍吾兩人離去的背影，他到底還是秘探草兵衛。

祇要身後有人想靠近的話，草兵衛便可馬上察覺得到的。

來者一聲不響的到來，而草兵衛機警地回頭看。

他心中有數了，知道來者是何人也。

同是屬於荒海右衛門佐的部下。

名叫乙女之助，也是個秘探。

雖同是秘探，但兩個人的出身大有差異。草兵衛是出生於伊豆，而乙女之助是生於相模。

這兩位分別出生於伊豆跟相模的秘探，好比水火不容的一對寃家。

「噯呀！草兵衛，我看你好像知道鶴姬在什麼地方。」

乙女之助嘻皮笑臉的說著。

草兵衛非常討厭這個人，並非因他是相模人，而是乙女之助的舉止、音調太女人化。

他的臉白白淨淨一根鬍鬚都沒有，滿身白嫩的皮膚，聲音嗲里嗲氣，動作忸忸怩怩，絲毫沒男子的氣慨。

就是因長得很像女孩，故取名爲乙女之助。

而乙女之助似乎也承認自己是女人。

在荒海城裏共同生活過幾天，有天夜晚乙女之助挨近草兵衛的身旁說道：

「我把身體許給你，好嗎？」

當時的草兵衛聽到這句話，全身不禁毛骨悚然。

從那時起，草兵衛看都不看乙女之助。

「草兵衛，你打算去奪回鶴姬嗎？」

「……」

草兵衛沒有出聲。

乙女之助却嗤嗤地笑起來。

草兵衛感到一陣噁心。

「草兵衛，雖然你非常討厭我，但也不要太小看我了。」

「什麼？」

「你是不是被年輕的浪人迷住了！」

聽到這句話的草兵衞，心中一把怒火不由得節節而升。

「你不要胡說，你這個不男不女的怪物！」

草兵衞不容許乙女之助把自己也看做跟他同類，這簡直是一種無比的羞辱。

乙女之助看到草兵衞生氣的表情，不禁地向後倒退了數步。

「好！好！不要這麼生氣嘛！」

「你說這種話，怎不令人生氣？」

「草兵衞，我也喜歡那個年輕的浪人。」

「少囉嗦！」

這時的草兵衞氣得有殺掉乙女之助的衝動。

「草兵衞，我大概可以猜中你的心了。……不過，你被他刺瞎了一隻眼睛，不但不懷恨反而想爲他賣命，你的想法又令人猜不透。」

「乙女之助，你若再講下去，我就要你的命。」

草兵衞已決定這麼做了。

「好嘛！你不要生這麼大的氣，我沒什麼惡意。我們應該互相合作把鶴姬救出來，然後獻給荒海右衞門佐，換一大把賞金。這才是我眞正要對你說的話。」

「哼，叫我跟你這種人合作，門兒都沒有，即使斷頭缺胳臂，我也不會跟你在一起。」

草兵衞悻悻地走開了。

乙女之助望著草兵衞的背影，罵道：

「呵？什麼東西！」

揑鼻叫了一聲。

原來偷聽到草兵衞和劍吾談話，乙女之助才曉得鶴姬藏於何處。

——好，我不會讓你如意的。

乙女之助於心中燃起一股憎恨。

——你既然這樣，咱們走著瞧！

於是乙女之助心中決定，以先得鶴姬爲報復的手段。

——目前鶴姬待鯨館裏，不論自己或草兵衞都不容易把鶴姬帶出來。

因爲乙女之助對鯨館的事情知道得很詳細。

乙女之助一人沿著河川前進，絞盡腦汁的計謀攫抓鶴姬的辦法。

這時——。

突然間有羣浪人出現在前方。

——有了。

腦際裏頓時現出一計，於是加快脚步向那羣人跑去。

以源八郎爲首的二十九名浪人，爲了塡飽肚子，遂來到海邊找尋食物。

源八郎重重地坐在岩石上，一臉顯得非常不高興。

一個大男人竟然鬪不過一個小姑娘，讓已經到手的絕世美人被人奪走，眞不是滋味。這種失敗，是源八郎生平第一次遭遇到的。

——無論如何要奪回。

於心胸產生了憎恨的鬪志，但一想到漁夫們厲害的刺矛，却又不禁感到一股寒意。

「你怎麼搞的？」

浪人羣的一個尖叫著。

源八郎經這麼嚷，才恢復了意識。

無意間發現一個秘探站在離他們不遠的海邊。

「你們各位大概今夜計劃攻鯨魚館，是不是？」

乙女之助提高聲音問著。

——奇怪他怎麼知道？

源八郎感到很納悶，站了起來。

乙女之助馬上揮手又說：

「各位不要猜疑……，關於鶴姬被關在鯨館的事，我比各位更早知道……，但鯨館有一百多名不怕死的漁夫，若想混進去，並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也正在爲此事傷腦筋，如今無意中發現到各位有侵襲鯨館的行動，希望各位也能讓我加入你們的壯舉。」

說著說著，乙女之助一步一步的靠攏浪人羣，因而浪人們都投以奇異的眼光打量著他。

源八郎看到乙女之助自動的走近，頗不高興的問道：

「你有沒有投錯胎？」

「哼！」

杏眼一瞪，倒有幾分邪氣。

「我們襲擊鯨館的事，你這人到底能幫上什麼忙？說出來讓我們大夥聽聽看。」

「好的，我乙女之助擅於化妝術。」

「對呀！你可以化妝成一個女人。」

「當你們襲擊鯨館時，我先裝扮成女人的模樣，然後乘著混亂之際，混水摸魚的溜進房間把鶴姬捉出來，你們說這計劃好不好？」

「什麼？」我們大夥兒在拼命，而你一人却輕易地得到甜頭在旁享受？」

「那怎麼會？你只要事先說明見面的地點，我到時一定履行我們彼此間的約束。坦白地講，我生平最討厭女人的氣味，如今爲了達到我們共同的目的，不得不出此下策，而你們却

說我想吃甜頭，眞是天大寃枉。」

「太妙了！」

衆人應和著。

源八郎心裏有點疑竇，不相信的問道：

「聽你這麼講，好像並沒有眞正捉公主的意思，那你的用意何在？」

「關於這事情嘛，……因爲我有個秘探敵手叫草兵衞，他也知道鶴姬在鯨館的消息，所以我這麼做，只是爲了向他報復而已。」

「喔——」

源八郎冷笑的哼一聲。

「看來你是被草兵衞甩掉了！」

從附近傳來海浪拍打岸邊的濤聲。

這時的鶴姬靜靜地躺在黑暗中聆聽波濤聲，還未入睡。

已是深夜了。

鶴姬張大眼睛回想這幾天所發生的事情。

於黑暗之中確定伏見劍吾在自己心裏的份量之後，她一時感到非常的愉快。

那是一種心靈上的喜悅。

從前在鶴舞城時，每當睡不著覺感到沒什麼事可想，總會不知不覺地淌出眼淚來。

如今不同往日，甚置於過一天算一天不知明天將會遇到什麼日子，必須堅强自己的意志，才得以勇敢面對現實，於是鶴姬懷著無比的信心，去迎接未來。

僅僅想起與伏見劍吾在一起一段短暫的時間，她的心都會砰然的雀躍不已。

當然，有一件事是令人悲傷擔憂的。

伏見劍吾若不願再來看她；她要怎麼辦呢？

但這種擔心，似乎不可能搖動公主心中的意志，而使其徬徨不已。

因鶴姬已產生屹立如山的意志。

「……公主！」

彷彿聽見有人在呼喚她，雖被浪濤聲掩沒，仍清楚地聽見兩、三次。

這時的鶴姬趕緊坐起來，焦急地問道：

「誰？」

「我們還沒見過面，我是個秘探叫草兵衞。」

對方在暗處報出自己的姓名來。

鶴姬無法正確的找出那個人的藏匿之處，但感覺好像在附近。

「你有什麼事？」

鶴姬一點不驚懼的問著。

「現在沒時間向妳詳細的說明，只要妳相信我是伏見劍吾的部下。」

「哦！」

「伏見劍吾帶著海太郎向西方去了。」

鶴姬聽到對方這麼說，覺得這個人並沒有欺騙她。

而後草兵衞一五一十地告訴鶴姬，伏見劍吾爲何不來鯨館的理由。

鶴姬也默默地聽他說。

聽見劍吾爲何不來見她的理由，鶴姬有掉眼淚的衝動。

「公主，妳現在打算怎麼樣？」

草兵衞催促她答話。

「你將我帶到伏見劍吾那兒。」

鶴姬毫不猶豫的脫口而出。

「我正是這個意思。」

草兵衞膝蓋一拍，大爲振奮。

「公主，妳這樣才有資格與伏見劍吾在一起。」

聽到這句話的鶴姬，臉情不禁地泛起紅暈，幸好是在黑暗之中不爲人所發覺。

「請等一下，我先到外面看看。」

草兵衞立即消失於黑暗處。

而鶴姬感到臨走之前，應向救命之恩的館主雲左衞門、小魚父女辭別。

等草兵衞回來，鶴姬老實地向他說出自己的想法。

「那麼，這個該要怎麼辦呢？」

「我不能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說得也有道理，但在這緊急的關頭不容妳這麼做，我想，留張字條即可，然後偷偷地溜出去。」

「單單留下一張字條，我的心還是會不安的。」

「不得已啊！」

討論了半天，草兵衞終於答應鶴姬的要求。

鶴姬步出房間。

繼而進入小魚的寢室，環視著四周。

「小魚！」

輕聲的叫著。

「是。」

小魚馬上醒過來，問道：

「半夜吵醒妳，眞不好意思，但我是來向妳告別的。」

「妳說什麼？」

小魚立卽由房內衝出來。

「妳到底怎麼搞的，公主？」

「我要與一位善心的人離開這裏，去投靠一位仁士。」

「公主！」

「請妳原諒我，雖然和妳分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開拓自己的未來。」

「公主，只有妳一人跟隨那位仁士，千萬使不得啊！」

「他派一個叫草兵衞的秘探來接我。」

「妳就輕易地相信那個秘探的話嗎？」

「我想他沒有騙我。」

「公主，妳能看得出他是好人或壞人？」

小魚用嚴肅的口吻問著。

然後喚醒父親雲左衞門來到鶴姬的房內。

這時鶴姬的房間已點上燈了，草兵衞靜坐在下座的位置。

雲左衞門先向鶴姬行了一個禮，然後把目光投向草兵衞。

「聽說你是個秘探，以前是不是在鶴舞城工作過？」

「曾受荒海僱用過，但到昨日爲止，現在不是了。」

「現在不是，是什麼意思？」

「那是因爲我前未曾找到可讓我犧牲性命的主，如今我已找到，而這個人就是公主所要跟隨的仁士。」

「你不會騙我吧！」

「我對神明發誓。」

「就是你對神明發誓，也不可以輕易的相信你的話。」

「難道你還懷疑我的話嗎？我講的句句屬實絕無半句虛言。」

這時，草兵衞只好把這兩天來所發生的事情統統說出來。

雲左衞門眼看來者心地善良，心裏也放心少許。

「但是，現在外面有許多大不懷好意的尋找公主，如今只有你一人獨自的帶公主去找那位仁士，這樣妥當嗎？」

「你說得非常對。但是現在公主冒著生命危險去找那位仁士，含有重大的意義，你不以

爲然嗎？」

「意義！什麼意義？」

「意思就是說……，確定我的主人伏見劍吾對公主的誠意……。」

「這麼說，伏見劍吾這個人對公主還未表明心意了？」

雲左衛門所驟然的不高興的說著。

「像這樣美麗高貴的公主，他竟然未曾表明心意——」

「哎喲！就是因爲他是個武士，所以……」

當草兵衛想解釋什麼的時候，小魚道：

「公主，妳不要追隨那個人了。」

——妳看，剛才叫妳不要向他們辭行，公主妳就不聽，現在這下子好了……。

草兵衛頓時感到一股熱燥佈滿全身，尷尬不已。

這時——。

忽然間不知由何處傳來尖銳的慘叫聲。

「什麼事呀！」

雲左衛門趕快跑向大門去。

「怎麼啦！」

守衛的人員尚未來得及通報之前，激烈的打鬥已開始了。

「有人要來搶公主。」

侵入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來孫子源八郎所率領的浪人群。

而館裏的漁夫各個刺矛也殺出來。

就在這時候——。

浪人隊旋風般地衝進主宅裏。

「在這兒啊！强盜。」

「浪人來了！」

喊聲此起彼落的充滿鯨館裏。

從四面八方向主宅湧來的人影，迅速地閃動，頓時漁夫們如英雄毫無用武之地傻愣愣地在那兒觀望著。

頃刻之間，主宅很快地被浪人潛入了。

源八郎以快速的動作，搜索房間尋找鶴姬。

當他走過寬廣的建築物，繞至拐彎的角落時，忽然的發現走廊的那一端有間房子。

「一定是在那兒！」

當源八郎想跑過去看個究竟時，突然冒出一條黑影擋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你不要擋我的去路，做無謂的犧牲，白白地送掉一條命。」

源八郎大聲的怒嚎著。

看起來你好像還不知道我是誰，我是鯨館的主人雲左衞門。」

對方也大聲的回應著。

「笑死人了！漁夫的頭子……，我孫子源八郎可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曾奔波於戰場三十七次，攫獲勁敵的首級六十五個……，是天下無敵。」

「像你這種浮誇的狂言，我早聽膩，有膽量來吧！」

雲左衞門握著刺矛，一付迎戰的樣子。

源八郎把刀橫架於胸前，慢慢地向前挪進。

當他們的距離縮短到三十公尺長度時。

「嗚——嗯！」

雲左衞做了一個深呼吸，之後把刺矛用力地揮向對方。

而源八郎一動也不動從容地將從黑暗揮來的刺矛斬爲兩截。

剎那間——。

源八郎立即地跳躍起來，給雲左衞門厲害的一刀。

「啊！」

忽由雲左衞門的身後傳來慘叫的一聲。

小魚躲在大柱後窺視這幕打鬥情景，失聲地叫出來。

雲左衞門受到源八郎厲害的一擊之後，重心不穩地倚在欄干喘息著。

而源八郎落井下石的推倒雲左衞門於地上，向別的房間跑去。

「哦，父親！」

小魚趕快的跳下來跑至父親的身旁。

這時的雲左衞門已不能開口講話了。

而鶴姬早就被草兵衞趁著亂軍之際帶到海灘。

在那時代裏，只要稍有規模的住宅，都會築地下道通至屋外。

草兵衞能迅速的知曉地下道的路徑，是小魚告訴他的。

地下道的出口處是一間置放捕魚用具的小屋。

「我們趕快趁這一時刻，伺機逃走。」

當草兵衞說這話的時候，心裏還擔心是否有人追上來了，感到很緊張。

「公主，請吧！」

草兵衞焦急的催促鶴姬到外面去。

突然的由地道的出口處鑽出一個人。

裝扮成一付下女的樣子，原來是乙女之助。

——我會永遠的跟著你們。

乙女之助臉上浮出得意的笑容。

而草兵衞竟然毫不知情拉著鶴姬，向岸邊跑去。

這弓形的防波堤直直地向海面延伸著。

防波堤的盡頭停放著幾艘的釣舟。

草兵衞打算利用停在海灘的釣舟做爲遁逃之路，但因跑得太快，以致鶴姬氣喘如牛。

他們拼命地向前跑。

終於到達防波堤，草兵衞上氣接不下氣的說道：

「請上那條小舟吧！」

一邊說著，一邊不時的回頭觀望。

他彷彿察覺出離他不遠二十幾步外的地方，有人跟踪著。

當草兵衞回頭看時，跟踪著則迅速的躲起來。

「乙女之助，不用躲了！」

草兵衞大聲的叫出對方的名字。

「死心眼的東西！」

「我這是不得已的……，我是不會讓你一個人吃甜頭的。」

「我也絕不把鶴姬交給荒海。」

「你想把她帶到那兒去？」

「我的事不用你管？乙女之助！趕快給我滾開……，不然的話——。」

「你是說如果我不走的話，你想使用飛鏢，是嗎？只可惜你現在已變成單眼了。」

這時的草兵衞胸裏的一把怒火不由得湧上來，即刻由懷中抽出了鏢。

乙女之助看到草兵衞這種舉動，緊張地縮小他的身體。

「草兵衞！不要這樣，我又不是你的敵人。只要你同意我以前所說的話，我們仍然是最好的搭擋。」

「要你這種人做我的幫手才是怪事。」

草兵衞謹愼且一步一步地往後倒退至海岸，忽然一下子跳進停在水面的釣舟裏。

靜坐在舟裏的鶴姬老早就將繫船的繩索解開，並握著竹竿。

在草兵衞跳下船的同時，鶴姬即時的把船推離岸壁。

「很好！」

草兵衞看到鶴姬這敏捷的動作之後，覺得非常高興，於是轉頭向乙女之助說：

「你不要再追上來，不然你將會沒命的。」

「草兵衞，我只是說要做你的幫手而已。」

「哈哈哈……，休想！」

草兵衞由鶴姬的手上接過竹竿，然後將舟划離海岸。

而乙女之助則呆呆地待在岸邊，眼睜睜地看著釣舟離去。

——那傢伙若是再追來的話，我一定給他點顏色瞧瞧。

草兵衞邊划邊想。

黎明之際。

海面已是風平浪靜，有如鏡子般的平滑。

而小舟平穩地在海中行駛。

草兵衞望了一下四周的海面；沒什麼動靜，心中才稍微寬放了點。

「公主，我非常感激妳相信我這個秘探的話。」

「不，我應該向你道謝才對，現在我非常地高興。」

「一個人和一個人相識，實在是很奧妙的事，我這個秘探居然看上了伏見劍吾，這道理我也說不出來，彷彿世間有位操縱宇宙的神，命我這麼做——，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鶴姬聽到草兵衞的話，嘴角不由得泛起一絲微笑。

「能遇到像你這樣的人，是我三生有幸。」

「說實在，這是萬能之神冥冥中引導我們相見。公主，自從鶴舞城陷落以後，妳獨自一個人找尋幸福之路，是不是？」

「是的。」

「像你這麼美麗的公主，以自己的雙手捕捉人生的幸福，旁人即使看見了還不前往幫忙的話，是會遭天譴的。」

草兵衞充滿感情的口吻說著，頓時使鶴姬感到很溫暖，彷彿也見到了人生的光明之燈。

覺得幸福已降臨到她身上，感到很快活。

鶴姬平視東方的灰藍天空。

「天快要亮了。」

「是的。」

——這是我的光明到來的寫照。

鶴姬於心裏這麼想著。因天明而感到如此的興奮，清晨之際海上微曦，振動了她的心靈深處，這幕的情景是鶴姬畢生難忘的。

八、風和雲

一條險陡的斜坡，漫長地向前無止境的延伸。

兩旁的樹林長得很濃密，使得視線毫無展望的餘地。

向南——

爬過一座山，接著又是另一座山，像這種情形繼續下去的話，恐怕在山中要走好幾天。

走了大約一個半時辰的時間，默默爬上坡的劍吾，猛然的轉身回頭看。

哇！海太郎不見了。

「海太郎——」

他高聲的叫著。

仍是一片寂靜，沒得到任何的回音。

——大概是走不動了，不知他停在那兒休息！

劍吾停下脚步瞻望著。

但海太郎還是沒趕上來。

「海太郎。」

劍吾再度的呼叫著。

「喔——」

總算傳來一道回聲。

劍吾轉身倒走回去。

「海太郎，你在那兒？」

「我在這裏，主人。」

仔細的一聽，是由上空飄傳下來。

仰頭一看！海太郎正蹲在柿子樹上頭。

「怎麼不下來？」

「我不敢下來。」

劍吾馬上跑近柿子樹旁，忽然地察覺到灌木叢有東西在幌動著。

於是向前跨近兩步。

——狼！

他明白了。

剎那間——。

一隻野狼從灌木裏跳出來，向劍吾撲過來。

劍吾眼明手快反身一斬，血花立卽濺噴至空中。

「幹得好！」

海太郎趕快的由樹上爬下來。

「海太郎，我們快走吧！不然待會讓狼羣嗅到血味，會追過來的。」

劍吾大步的向前走了。

當他們二人走到劍吾原先站的地方時，方才被殺傷的野狼已爲數隻的同伴撕咬著，狼羣彼此爭鬥著。

「好可怕唷！」

海太郎縮著小腦袋觀望著。

「但是主人，我們不能譏笑讓狼羣的兇狠殘暴，其實我們人類也是這樣的。」

——這個少年的思想太早熟了。

劍吾重新的意識到。

「呸！這個柿子好澀喔！」

海太郎用力的吐出口裏的柿子，而劍吾淡淡的問道：

「海太郎，你幼小的時候，是獨自一個人生活過日子的吧！」

「是的，我從四歲起就待在無名的荒山裏，由狼羣養大的。」

「狼？」

「本來牠是要吃我的，但我向牠一笑之後，牠居然不想吃我，就是這麼一回事，主人。」

「既然這樣，你對狼怎麼懷有畏懼感呢？」

「不！主人，像你這麼好的人是少之又少，而狼羣也是同樣的情形，只有養育我的那隻野狼才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壞的。」

少年絲毫不感到悲傷。

討厭就是討厭，喜歡就是喜歡，一點都不做作，他就是這麼一個爽快的人。

假使一人想要勇敢的活下去，就不能感情用事，否則會招來許多無謂的麻煩。

果然——。

爬到一處廣濶平坦的地方。

可知山頂快要到了。

「那個地方有人！」

海太郎用手指劃著。

有兩個戴著斗笠出家人模樣的人，靜坐在路旁的石頭上。

——若是出家人的話，一定携帶有吃的東西。

劍吾他們自早上起未曾吃過任何東西。

於是劍吾向那兩個人走去。

年紀載大者，脫下斗笠。

劍吾客氣的向他問道：

「有帶吃的東西嗎？可不可以分我們一點？」

老者點點頭，然後解開他背上的包裹。

從包裹裏掏出餅來。

劍吾禮貌的道謝之後，先撕一塊給海太郎。

海太郎從劍吾手裏接過食物後，於是大口大口的嚼起來，注視著另一個低頭不語的出家人。

「喂，你是女人嗎？」

好奇的問著。

海太郎因看見對方平放在腿上由手套縫裸露出來的手指又白又淨，以致心中產生狐疑。

他爲了看清對方的臉龐，張大雙眼凝視著，但對方已察覺到，於是把臉轉到另一側。

「海太郎，不得無禮。」

劍吾大聲的阻止著。

「謝謝你的好意。」

劍吾再度的向老人道謝，然後開始向前邁進。

這時——。

「喂！請你等一等。」

老者終於開口了。

「我有事想拜託你。」

老人仰頭看著劍吾，神色充滿著祈求。

「請你將這個人帶到西國的港口，然後讓他上船，好不好？」

劍吾看得出這兩個人是喬扮成出家人的模樣的。

老人的面貌儼然是一副武士的神態。

「你的這位夥伴，大概是個婦人吧！」

「是的，一個女子，不但如此，她還懷有身孕。」

——要我帶懷孕的女子，這行嗎？

劍吾有點猶豫了。

「爲什麼你本人不帶她走呢？」

他感到很疑惑。

老人不講話，默默地掀開褲角讓劍吾看，原來是那隻脚是義肢。

「像這種的山路，我頂多只能再走一里遠。」

「你們的行程需要那麼趕嗎？」

「因有人在追踪我們。」

「……」

「本來我們是從越陵國逃出來，想由武藏國到相模國。但因被敵人發現到，所以只好改道常陸國，由下總國出武藏國，結果迷路了，居然走到上總國來……」

「……」

「追踪者個個都是能手，恐怕這時已追到這附近來也說不定。」

「……」

「千萬拜託，請你把她帶走。」

老人即刻摘下斗笠，做出磕頭的樣子。

女人也跟著摘下斗笠。

是一張很艷麗的臉龐。

跟鶴姬的美迥然不同，是種帶有野氣的美麗。粗濃的眉毛，黑亮的眼珠，豐滿的嘴唇，洋溢著剛烈的個性。

「我叫珠乃。」

禮貌地向劍吾點了頭。

但她並沒有說拜託的字眼。

「珠乃，我會跟在妳的後面……，如果追殺者趕到的話，我會不惜老命與對方一拼。」

「伯父，一切拜託您了。」

珠乃是以老者的話爲自己的意見，順從的點點頭。

劍吾以冷淡的口吻說道：

「我並未答應帶妳走啊！」

一時珠乃睜大杏圓的眼睛注視著劍吾。

老人彎起活動不靈活的兩脚，噗一咚聲的跪在地上，雙手扶地說：

「我大河內外紀忠心的拜託你，若不答應的話，我永遠不起來。」

像這種護衛的工作，劍吾實在不想再幹了。

「老人家，我之所以不熱心，是我不想再被捲入無謂的鬥爭漩渦中。所以我不能接受你的拜託。」

「但這次無論如何，求你網開一面行行好事。」

大河內外紀再度向劍吾磕頭哀求著。

「如果你現在身上受傷的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但你人好好的嘛！而且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是很好走的。」

劍吾講完之後轉身就走了。

忽然傳來珠乃的叫聲。

「我肚子裏是懷著足利將軍家的孩子，難道你不管嗎？」

以很銳利的語氣說著。

劍吾不得不回頭對她說道：

「不論妳懷的是何人的孩子，對我都沒有什麼牽連。」

站在一旁的海太郎像大人般點頭表示贊同。

這時的珠乃氣得臉一陣青一陣白，蠕動著嘴唇。

劍吾跟海太郎繼續的向前走去。

在走不到一百步距離的時候，忽然聽到珠乃的慘叫聲。

同時又聽到一陣野獸的哀鳴。

「野狼！」

劍吾不得不倒轉回去看看。

當時大河內外紀正受三隻野狼的攻擊，在坡地上打滾著。

而珠乃嚇得不敢動，只呆呆地站在那兒。

劍吾迅速的衝過去，一刀一刀地把野狼殺死。

但是——。

當劍吾抱起老人一看，他正是奄奄一息了。

「你個武士，無論如何要接受我的拜託。」

大河內外紀喘著氣，以嘶啞的聲音向劍吾哀求著。

劍吾等老人斷氣之後，慢慢的把屍體放在地上。

珠乃合掌跪在地上。

不一會兒的時間，珠乃站起來，但她沒掉眼淚，只是一臉憂慼的表情。

劍吾開始邁大步伐向前行進了。

珠乃跟在他的後面。

而海太郎則是走在最後頭。

三個人就這樣沉默不語的走了一段時刻。

當來到山頂上時，劍吾叫海太郎爬上岩石看看海在那一帶。

「喔，看到了，在那裏。」

海太郎興奮的用手指著海的方向。

「遠嗎？」

「不，不太遠。」

劍吾這時才對珠乃說道：

「我只把妳送到港口而已，其他妳自己看著辦好了。」

「可是你要先替我找一艘船，然後請船夫將我送出去。」

「……」

——這個女人大概從未向人家磕過頭吧！

劍吾看見她那傲慢的態度，不得不這麼想。

這時的山路已開始下坡了，視野也逐漸的擴大。

走了一會兒，珠乃叫道：

「我肚子痛。」

她停住脚步，又說：

「如果你有藥的話，給我一點，好嗎？」

「我沒有帶……，叫海太郎去採些草藥好了。」

海太郎順從的點點頭，很快的跑進灌木林裏去。

珠乃在一棵倒塌的樹幹上，用一隻手按著肚子，沒經多久的時間，她的肚痛已經消失了。

稍事休息後，珠乃以平靜的口氣問劍吾：

「你好像是精於劍術的人。」

這時的劍吾把視線放在別處，默而不語。

「你的劍法是在那兒學到的？」

「從前流浪時不知不覺學到的。」

劍吾冷冷的應答著，其實他很不喜歡跟這傲慢的女人攀談。

「我最喜歡像你這樣強壯的男人。」

珠乃故意的說給他聽。

「……」

「你若能辦得到的話，我希望你送我到京都。」

「……」

「你能不能答應我呢？」

「方才我不是對妳說過只送到港口的嗎？」

「這我知道，但我希望你能送我到京都。」

「我不喜歡京都。」

「爲什麼？那是個有王城的地方，你爲什麼不喜歡呢？」

「我覺得你問的太多了！」

劍吾不耐煩的說著。

「難道問都不能問一下嗎？」

「妳要知道我這個人生平最討厭人家問東問西的，這點請妳諒解。」

「你講話的口氣太重了。」

珠乃勉强的擠出一絲笑容來。

「對我表示冷淡態度的男子，你可算是第一個。」

「……」

「這樣我反而覺得很有安全感。」

珠乃說著說著，站起來挨近劍吾的身旁。

「好嗎……？一定要把我送到京都去。」

珠乃伸出自己的手想去抓劍吾的手。

但劍吾倒退一步避開了。

「我拒絕妳的要求，希望妳不要再講第二遍了。」

珠乃一時豎起濃黑的雙眉，凝視著劍吾。

對自己的美艷絲毫不動心，珠乃感到是一種重大的羞辱。

她微動著嘴唇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但氣得又說不出來，滿臉的怒容。

這時——

海太郎回來了。

看見珠乃露出險惡的神情，不禁地嚇了一大跳。

「藥草只有這麼一點點。」

說完後，就把藥草放在劍吾的手上。

劍吾則以冷淡的口吻說道：

「看起來好像不痛了……，不過對這位婦人，應該找些治療癲症的藥草才是。」

說完後，又開始向前走了。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已來到山底下，從此到海邊是一條平坦的道路。

——再過一個時辰，就可以跟這驕傲的女子分手了。

劍吾如此算計著。

但是——。

命運往往喜歡捉弄世人。

走了沒幾步，突然由後面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啊！」

珠乃驚惶的大叫起來。

「追手趕來了！」

回頭觀看的劍吾已發現到三名武士的出現。

「請你救救我，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救我。」

珠乃緊張的向劍吾懇求著。

——沒有其他的辦法可行了，也只好如此。

劍吾已經下定主意了。

既然受了老武士大河內外紀的拜託，就有責任保護珠乃的安全。

所以，劍吾對海太郎吩咐道：

「你帶這個女子先走一步。」

海太郎非常不服氣的對珠乃說：

「走啊！」

然後劍吾向衝來的追手大聲喝叱，擋住三位武士且以睥睨的眼光注視著三人。

其中最年輕的一個武士，同時也大聲的叫道：

「不要妨碍我們工作。」

而且另外的二人也抽出刀來，張牙舞爪的揮動著。

「我在偶然的機會受到別人的請求，現在絕不能無緣無故的交給你們。」

劍吾回覆對方的話。

「不曉得你是何方的浪人？在答應人家的請求之前，不知你是否有問明這女人的身份？」

「我什麼都沒有問。」

「啊！你要是知道這事情的原委，你一定不會干涉我們工作——」

「我一旦插手的話，絕對不會再退縮，就算他是很壞的女人，我也不會後悔。」

劍吾肯定的講了這句話。

三個武士知道文的不行，只好互相使了一個眼色做信號。

瞬間，三人猛然的向劍吾殺來。

劍吾手脚俐落的閃過對方的刀法，然後馬上反擊砍了右側敵人肩膀一刀。

第二個人目擊到劍吾那身厲害的功夫，已經嚇得魂不附體了，呆呆的站在原地不動。

而另一個人趕緊從路旁繞至稻田追珠乃去了。

這時的劍吾應該追殺追趕珠乃的那個人才是。

但他並沒有這麼做，反而等第二個武士殺來，這是劍吾的一大失策。

「哎唷！」

後方傳來一聲慘叫，劍吾迅速地向對方橫掃過去，使其身體斷爲兩截，倒於地上。

之後，當他想跑前救珠乃的時候。

——糟糕了！

他感到後悔了！

因爲劍吾看到珠乃的肩膀上插著一把利刃。

這些殺手大概有受命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可以殺害珠乃的吧！」

劍吾像飛鳥般衝到剩下的一個武士前面，俐落地砍倒對方，終於撲跌在地上。

而珠乃也不省人事了。

劍吾神色緊張的看珠乃一眼。

「主人，我們該怎麼辦？」

「應該給她裹傷啊！」

於是劍吾將插在珠乃身上的短劍拔出來，扯下一側的袖子，並撕下裙角以快速的動作，替珠乃包紮傷口。

海太郎見到劍吾背著珠乃走路時，問道：

「主人，你不是很討厭這個女人嗎？」

迷惑的看著劍吾。

「是的，很討厭，但她現在身受重傷，我們不能撇下不管，這是不得已的事。」

「這就麻煩了。」

海太郎無可奈何的搖搖頭。

「主人，等下我們到海邊之後，把這個女人丟給那裏的漁夫就行了。」

「……」

「既然你討厭這個女人，我們也不需要照顧他。」

「……」

「主人，你連公主都不理了，像這種驕傲的女子即使拋棄在荒山野外，也不足爲怪的。」

「……」

「主人，我現在就去找寄放這女子的人家。」

「海太郎，一旦答應人家的事情，我們不能這麼做。」

「嗯——」

「在她傷勢未好之前，我們不能把她丟棄。」

而劍吾不得不對海太郎這麼說。

第二天。

有一艘小船悄悄的從海邊划出去。

劍吾搖槳，海太郎把舵，而珠乃則橫臥在船上。

波濤洶湧。

天色詭譎怪異，但劍吾還是出海了。

因爲珠乃不願在港口多待幾天，只好勉强上船，況且這條小船是珠乃出錢購置的。

然殺手隨時都可能出現，仍是要提高警覺。

「主人——」

海太郎抬頭注視著天空。

「恐怕颱風要來了。」

「你害怕嗎？」

「是——，我的名字雖然叫海太郎，但我還是不喜歡大海。」

在山裏長大的海太郎，並不會游泳。

「在我十六、七歲時，曾考慮要做海盜。」

劍吾幽幽的說著。

「海的那邊有比日本大好幾百倍的國家，很小的時候就聽說過，我曾經看過明朝的地圖，那廣濶的幅員激起我心中的浪花，沸騰不已……不過還是得不到機會渡海，終於淪爲戰爭販子，過著流浪的生活，但渡海的事，未曾忘懷過。」

說著說著，劍吾把目光轉向海天一色的水平線上。

劍吾現在還是很年輕。

若想渡海的話，時間還不遲，成爲一個侵擾他國治安的倭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像這種終年嘶殺於戰場飄浮不定的日子，他早已厭倦了。

「主人，如果你要去的話，把我也帶去，好不好？」

「只要機會一到，我一定會帶你去的。」

劍吾不熱烈的說著。

這時躺在船上的珠乃，以憐惜的口吻說著：

「你這位年輕人不是當海盜的材料……，你爲何不想做一城之主呢？」

「……」

「只要你肯向上的話，必定可成爲城主，因你有這相貌……，你若是肯跟我一起到京都，我可以替你向將軍家請求……。」

「憑這個女人的力量，能成爲一城之主嗎？」

劍吾低聲自問著。

「尤其身在這種亂世的時代，若不會不擇手段的話，是不可能出人頭地的。」

「你可另找一個男人向他這麼說。」

珠乃對一直不接受自己好意的劍吾感到很奇怪，心中不由得怒火滿腔，兩眼狠狠的瞪著劍吾。

勉强撐起疼痛的身體，又向他說道：

「你一定不相信我肚子的孩子是將軍家的骨肉，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我好像記得妳曾對我說過這些話，我也曾經告訴過你，不論你懷的孩子是誰的，都與我無關。」

「你從不把高貴的人放在眼裏嗎？」

「高貴的人——？」

劍吾瞄了珠乃一眼。

「所謂將軍是因爲處在高不可攀的地位，所以叫高貴的人，是嗎？而老百姓因居於卑微的地位，所以是下賤的人，是嗎？遍地都戰事，下賤的老百姓也可能成爲將軍。」

「你說什麼！將軍一生下來就具有將軍身份的資格，而終年與泥土爲伍的老百姓怎能成爲將軍，豈有此理！」

「只有將軍家的子孫，才有資格當將軍？哼！我生平最討厭這種規定，我覺得只要百姓的子孫有力量的話，也可以做將軍……。漢高祖劉邦以卑微的泗水亭長起家，身懷三尺劍，奪有天下。」

珠乃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劍吾看到珠乃那種不屑的眼神，全身覺得很不舒服。

珠乃表面上跟劍吾唱反調，暗地裏她非常喜歡劍吾那種男子漢氣概，心想到此，不由得痴痴地望著劍吾。

這時——

「船來了！」

海太郎興奮得用手指筆劃著。

珠乃頓時臉色大變。

「一定是追手來了。」

清清楚楚的看見有艘大船載著數位武士，直向小船駛來。

用四挺艣划槳的這艘大船，迅速地靠近這一葉小舟。

「怎麼辦？」

珠乃害怕的望著劍吾。

「……」

劍吾默默划著船。

「難道你在海上也有打勝他們的自信嗎？」

「試試看。」

劍吾平然的向珠乃說。

眼看著大船漸漸的逼近，著急也沒用。

砰！

一隻飛箭掠過劍吾的耳際。

當劍吾發現大船的人準備射第二隻箭時。

——奇怪！

他們是浪人呀！

是一些曾在鶴舞城相處過面孔熟稔的浪人。

——他們爲何要追踪我們？

劍吾還是敏捷地閃避對方射來的第二隻箭。

正在這個時候——

「伏見劍吾，你認命吧！」

傳來響亮的喊聲。

那是我孫子源八郎的聲音。

——原來是他。

劍吾無可奈何的露出一絲苦笑。

——混帳！爲鶴姬的吧！

劍吾停止划船了。

源八郎神氣的佇立在船首上。

「不論你伏見劍吾有多厲害，但在海上你就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看你還是乖乖的就擒吧！」

「你想到那兒去？我孫子源八郎！」

「你說什麼？」

「我說這個女人不是鶴姬。」

「你再說一遍！」

於是大船慢慢的靠攏過來，與劍吾的小船並排著。而源八郎與船裏的浪人們紛紛地探頭注視著劍吾。

「不對啊！她不是公主。」

浪人中的一個嚷叫著。

劍吾對源八郎說道：

「別那麼沉不住氣，一點都不像平時的閣下。」

「不是的，我們早先知道鶴姬藏在漁夫頭目的家裏，所以當夜襲擊鯨舘，但並沒發現鶴姬，我猜想一定是你把公主帶走的……，可是不知道你們是向南或往北的地方逃逸，所以我也把人分成兩批各自尋找鶴姬的踪跡。等我到達港口時，那兒的漁民告訴我有個男人帶著貌美的女子乘船向海中駛去，因此我趕緊帶人追來。」

——八成是那個秘探草兵衞將公主帶走的。

當時草兵衞爲何那麼輕易的跟他分開，劍吾完全懂了。

——原來草兵衞早就料想浪人羣會偷襲鯨舘，因此搶先一步的把公主帶走。

「喂！伏見——那個女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不是在一塊兒嗎？」

源八郎看了珠乃一眼。

「是在途中偶然間相識的，因她身上負傷，我不得已將她帶在身邊。」

「喔，半路上偶然碰到的嗎？依我看來這個女人的來路大有文章——？」

「……」

劍吾不講話，仍然默視著源八郎。

源八郎也同樣的注視劍吾。

「我追鶴姬要追到底，伏見。」

「隨便閣下！」

「喂！伏見劍吾，你對鶴姬眞的一點意思都沒有嗎？」

「自分別之後，已忘得一乾二淨，但如果再度見面的話，我的心會變成怎樣，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哦？說不定就是你派人到鯨舘把鶴姬救出來的，伏見！到底送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

「我猜的沒錯吧！」

「你要這樣想的話，那就去追吧！」

「好，我這就去追。」

於是源八郎下令開始划船。

頃刻之間，大船已駛到遙遠的海面。

海太郎眼不轉睛望著駛去的船隻，說道：

「什麼東西！我們的公主她會平安逃出來的。」

滿懷自信的低語著。

「誰是鶴姬？」

珠乃好奇的問著。

劍吾凝視著天空故意不講話。

「天上的雲彩愈來愈奇怪了。」

這時海風已相當大。

「通過那座島嶼的尖端之後，我們改行陸路。」

於是劍吾加快速度的划船。

瞬間，海浪由起伏不大的高度轉成爲劇烈的巨浪，使小舟厲害的上下幌動著，而珠乃也因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忍受不了，嘴裏發出微微的呻吟聲。暈船了。

源八郎的船早已消失在海面，但這艘小舟仍然飄浮在波濤洶湧的海面。

「主人，浪那麼高。」

海太郎伸手指著。

「不要怕！馬上就會靠岸，一挺艣的速度就是這麼慢。」

躲過一波又一波似小丘般的海浪，劍吾運用著僅有的一挺艣槳，巧妙地閃過一次次的浪擊，又是另一場戰鬪，劍吾狂野的本性被浪濤激發起來了。小船像是狂奔在樹林中的小兎，

刁鑽而又輕盈，征服了大自然令人恐怖的力量，無比舒暢的快感，振奮得年輕的劍吾爆發野性的英雄氣概，顧不得一身浪濕，劍吾穩穩地掌著櫓，朝海岬方向駛去。

九、巧　遇

勞力似的北風刮得整座山林瑟縮不已。

「好冷啊」！

有團黑影畏縮的蹲在小屋的一處角落，正在那兒喘氣低吟著。

這座小屋好像是貯藏木炭的小草寮。

冬季到了，本來滿是木炭的小屋，如今變得空空洞洞的。

小屋倚山而建。樹林的枝葉因冷風的吹襲，不斷的發出扣人心弦的響聲。

這幾天的天氣不知怎麼搞的，溫度突然的驟降，寒風瑟瑟地吹，令人聞之都會不寒而慄。

蹲在角落的人正是黑澤修理之丞。

他靠著拐杖一步一步的走到這個地方。

那時候的修理之丞，不僅被浪人們斬傷了大腿，而且遭受劍吾、源八郎的丟棄。

一個人孤單的渡過五天，之後才勉强撐著身體，開始搖幌的離開那處他終生難以忘懷的傷心之地。

他咬著牙根痛苦地前進，目的是要追找鶴姬。

對修理之丞而言，鶴姬是他人生的一切。

——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鶴姬結爲夫婦。

他時常這麼想著。

現在他雖然已成爲一個行動不方便毫無武士氣概的跛子，正因爲這個緣故，反而使他對鶴姬產生執著的意念，像一堆熾烈的火燄在他胸中熊熊地燃燒著。

他毫無目的地找鶴姬，一跛一顛的走到這裏來。大腿的傷勢尚未完全復合，走起路來不僅無法加快，而且還隱隱作痛。

起先他沒目標的朝南方走越過幾座山麓，但當走到山下時，天氣驟然大變，使他顫抖得無法忍受，只好跑進這棟小屋避寒。

天氣實在是太冷了，他的嘴唇不時的顫動著。

雖然身體沒有發燒，但四肢已經無力了。

「我不能死，一定不能死在這裏。」

修理之丞自言自語的說著。

這時忽由屋外傳來一陣脚步聲向此靠近。

「……」

修理之丞在黑暗中用力的睜開沉重的眼皮。齒間吃力地迸出聲音：

「誰呀！」

開口說話的是一位年輕女子的聲音。

「睡在那兒的是病人嗎？」

「嗯！」

修理之丞有氣無力的應了一聲。

於是年輕的女子走進屋裏。

「你是年輕的武士嗎？」

「是的。」

「受傷了嗎？」

「是的。」

「怎麼受傷的？」

「在爬山的旅途中被山賊襲擊的。」

「哦——」

這位年輕的女子正是鯨舘的小魚。

小魚自父親被殺害以及鯨舘被焚之後。

——追趕公主吧！

拿定主意後，於是離開了老家，四處流浪找尋鶴姬。

「你說你被山賊襲傷，但這山裏並沒有山賊呀！」

小魚懷疑的追問著。

「怎麼會沒有，就是有山賊，所以我才受傷的。」

修理之丞生氣的狡辯著。

「我替你治傷，好嗎？」

「不必。我只希望點火取暖，妳幫我忙吧！」

修理之丞降低聲調請求著。

「好——」

小魚同意的點點頭。

須臾的工夫，薪柴已燒出熊熊的火花。

「我煮點粥給你吃好嗎？」

輕聲的問著。

這時整個小屋內被柴火照得通明，還有微微的溫熱。

小魚解開包裹，掏出來，小鍋子及木碗。

「你是那兒來的姑娘呀？」

「我是龍宮濱鯨館的人。」

「你是要到京都的嗎？」

「是的！」

「一個單身女子出外奔波太危險了！」

「我家被浪人燒掉。」

「爲什麼會被燒掉？」

「我不知道……」

小魚不想回憶那段往事。

「你的父親怎麼啦？」

「被殺了。」

「那妳一個人準備去投靠親友的吧！」

「是的——」

小魚邊說邊把米放入鍋裏，然後到後面的小河淘洗。

——好吧，暫時讓這位姑娘做我的夥伴也好。

修理之丞在心裏這麼打算著。

沒多久的時間，小魚洗米回來，熟練地把鍋子放在火堆的上面。

「現在我爲了尋找敵人，所以在趕路。」

修理之丞故意的找話題開腔。

「喔……」

「但現在傷勢尚未痊癒，不能走太長的路程，希望妳暫時做我的夥伴，以後我會報答妳的。」

「……」

小魚不願立即作答，默默注視著修理之丞。

「我想你大概是鶴舞城的武士吧！」

小魚突然的問著。

「妳怎麼看得出？」

修理之丞詫異望著小魚。

「我覺得你很面熟，好像在那兒見過。方才在洗米我慢慢的想，記得有次鶴舞城在某年的正月舉行比武競技，而你彷彿就是那場比武其中的一個武士，當時女侍們也看見了。」

「那麼妳也曾在鶴舞城工作過的？」

修理之丞感到非常的驚訝，緊張的注視著小魚。

小魚沒表情的回說：

「是的。」

然後露出一絲微笑。

「原來是這樣的，那麼妳應該認識鶴姬的。」

「什麼認識而已，我還是她隨身的侍女哩！」

修理之丞忽然間碰到曾待在鶴舞城的人，感到很高興。

「我叫黑澤修理之丞。這次的戰爭我奉命爲大將，面臨著數萬的大敵，出生入死的殺敵十幾回，立下顯赫的大功，但因武運不濟，結果整座城失陷了。」

「眞難爲你了！」

「我發誓要替城主奪回鶴舞城……，不達到此目的，我絕不罷休。既然妳曾在鶴舞城待過一段時間，我們算是有緣，尤其是我目前處於落魄的情勢之中，妳應該助我一臂之力才是吧！」

小魚聽到修理之丞那種充滿武士氣息的口吻，覺得很不高興。但人家遭到陷城的痛苦，說話多多少少都會有點衝動，這也不能怪他。

「我會陪伴你，直到你的傷勢完全痊癒爲止。」

「好！」

修理之丞認爲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不再向小魚表示謝意。

放入鍋中煮的米，在兩人的談話之下終成爲粥。

小魚用木碗乘了一碗遞給修理之丞，而他狼吞虎嚥的連吃四碗。

「好，現在有力氣了。」

搥著胸膛大叫著。

「現在，你準備到那兒去？」

小魚問著。

「朝南走，到武藏國……。我準備在那裏收集軍資、招兵買馬，五年之後我一定要把鶴舞城收回來。」

「……」

小魚默不出聲，覺得他的話未免有點誇口。

「妳怎麼樣！想不想跟隨我一輩子呢？」

「不可以的。因爲我還要去找人，所以早晚要跟你分別。」

「要找人？」

修理之丞用疑惑的眼光看著小魚。

小魚頓時感到非常的不自在。

「說實話，我要找的人就是鶴舞城的公主鶴姬。」

她終於向對方說出眞話。

「哦，原來是這樣。」

修理之丞用力的點頭說著。

「黑澤先生，你方才講五年之後要收復鶴舞城，那麼你準備將來讓誰做城主呢？」

「妳問這個幹嘛？」

「因爲我曉得鶴姬是小須賀家唯一的命脈，……」

「這就是了，

妳仔細聽清楚，鶴姬的丈夫就是我黑澤修理之丞。」

「唷?!」

小魚嚇了一大跳，張大眼睛看著對方。

「是眞的嗎？」

「我騙妳幹什麼？在快要陷城的前一天，遵從主君甲斐守的意思，我和鶴姬兩人舉行婚禮，成爲正式的夫妻……所以我和鶴姬兩人生下來的孩子，就是鶴舞將來的城主！」

「原來你就是……」

小魚正視著修理之丞，回憶著鶴姬離別前所說的每一句話。

當時鶴姬要和草兵衞一道離開時，她說道：

「我要去跟隨一位仁君。」

——那個仁君，難道是這位武士嗎？

他既然是丈夫，尋找妻子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鶴姬並沒有提起有關丈夫的事情。

小魚有點懷疑了。

——既然舉行過婚禮，她應該告訴我是要追隨丈夫才對啊……，儘可這麼說，然她爲何不明說呢？

「妳大概不相信我是公主的丈夫吧！」

修理之丞以不太友善的眼光看著小魚。

「不是這個意思，因鶴姬在跟我道別時，只說她要去找仁君，並沒說是找丈夫，所以……」

「那個人除了我黑澤修理之丞，還會有什麼人？……，難道公主要找的人是其他的男子嗎？」

修理之丞怒氣沖沖的說著。

——原來公主也想見我這個丈夫，然後生下繼承人。大概是這樣吧！

想到這裏的修理之丞，不禁地露出得意的笑容來。

——那個絕世美人，爲了見我，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從鯨舘跑出來找我，眞是太好了！

這時，修理之丞的腦海裏浮現出鶴姬的倩影。

「我一定要找到妳，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妳。」

小魚看見修理之丞那股衝動的表情，心裏不免吃了一驚。

記得草兵衞曾告訴她鶴姬日夜思慕的人，不是叫修理之丞，而是……。

——對了，他叫伏見……，是伏見劍吾。

小魚終於想出來了。

秘探草兵衞曾對她說明，鶴姬要找那位叫伏見劍吾的原因，是要試探對方的眞心。

小魚的父親雲左衞門聽了之後，覺得伏見劍吾這個人爲何對美麗的公主毫不動心，感到很不可思議，難免替公主抱不平。

——對啊，我當時頗有同感，還阻止公主去找他。

小魚邊想邊回憶著。

——這個叫黑澤修理之丞的人，一定對我撒謊。

她頓時恍然大悟。

——伏見劍吾一定另有其人。

「喂，妳在想什麼？」

修理之丞急躁的問著。

「沒什麼，我並沒有懷疑你的身份。」

「我看妳必定不相信我是鶴姬的丈夫。」

經他這麼一說，小魚忍不住的問道：

「你認不認識伏見劍吾這個武士？」

「什麼?!」

修理之丞皺著眉頭大叫。

「伏見劍吾怎麼啦？」

「公主，她只對我說她所要追尋的仁君是叫做伏見劍吾。」

修理之丞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兩眼著火似的，狠狠地瞪視小魚。

「你不是伏見劍吾，你是另外一個人。」

「……」

「鶴姬她從未告訴我過她有丈夫的事。」

「……」

「方才你說的話都是在騙我。」

「……」

「是不是？」

突然間——

修理之丞莫名其妙的哈哈大笑起來。

「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你吧！當我帶鶴姬由鶴舞城逃出來時，卽改名字爲伏見劍吾，原因是爲了躲避敵人的耳目，待機復興鶴舞城。我們讓人知道我們倆是小須賀家的人，所以我必須守密。尤其鶴姬現在是將軍家矚目的美女，更不能讓人知道。所以表面上是浪人伏見劍吾的妻子。」

修理之丞在小魚的面前這樣拼命的撒謊。

「我父親是鶴舞城的老人中的筆頭黑澤修理太夫勝正，我只要一說出修理之丞這個名字，人家就知道我是他的兒子，而今一般的人已知道我和鶴姬舉行過婚禮，爲了躲避人家的耳目，在這種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我只好改名換姓爲伏見劍吾，妳懂嗎？」

「是的，我知道。」

小魚敷衍地點點頭。

時間的溜逝，她愈發覺這個武士相當令人討厭。

——這男子好像帶有令人作嘔的東西！

她不得不這麼感覺。

——公主絕對不會追隨這麼使人討厭的人，故伏見劍吾必定另有其人。

小魚以爲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

二十歲不大的小魚，沒有冷靜觀察男人的眼光。

——或者這個叫黑澤修理之丞與伏見劍吾是同一個人，甚至是鶴姬的丈夫也說不定。

不管怎麼說——。

於是小魚與他約定暫時跟隨他。

「公主是一個人跑出來的嗎？」

「不是，跟一個叫做草兵衞的秘探在一塊兒的。」

「什麼秘探……，秘探爲什麼要擔任公主的守衞？」

「不是你命令那個秘探保護公主的嗎？草兵衞親自對我說他是伏見劍吾的部下。」

「不，我不知道，我也沒有什麼秘探的部下，那個人八成是敵人派來的部下，絕對錯不了的。」

好像是眞的一樣，修理之丞說得口沫橫飛。

——如果伏見劍吾想要鶴姬，那前去迎接公主的秘探一定是荒海右衞門佐僱用的。

——如果我猜對的話，那麼公主現在應該在荒海右衞門佐那兒。

想到這裏的修理之丞，全身不禁的發熱。

腦中頓時浮現出荒海右衞門侮辱鶴姬的情景。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該怎麼辦？

修理之丞一時坐立不安了。

漫長的黑夜終於過去了。

小魚拌在粥裏煮的藥草發生了效果，使得修理之丞一夜雖睡不好，但是第二天元氣已恢復了大半。

修理之丞，這時已無法安份的待在小屋裏。

「喂，我們走吧？」

修理之丞這樣對小魚說著。

「朝南方，好嗎？」

「我的妻子在南方嗎？」

「你昨天晚上不是告訴我要到武藏國收集軍資，招兵買馬的嗎？」

「那個是……三年或五年以後的事情，目前的要務是趕快找到鶴姬，讓她生下未來鶴舞城的繼承人，這是眼前急需完成的事情。」

聽到這句話的小魚，微微地感到一股寒意襲繞著全身。

「嗯，既然你眞的要去找鶴姬，妳跟著我就是。」

「嗯……」

「如今妳能跟隨我應該感謝上天的幫助，況且我是鶴姬的丈夫，妳更該想辦法讓我跟鶴姬早日相逢才是。」

「……」

小魚聽得有點不耐煩了。

——鯨舘的漁夫比他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眞是惹人厭惡的傢伙，我一定想辦法讓你找不到鶴姬。

——到時我單獨的見公主，問這人是否她眞正的丈夫，與伏見劍吾是不是同一個人，如果讓我發現他是我撒謊的話，我會讓鶴姬從這個令人討厭的武士的身旁逃走。

於是小魚這樣下定主意。

忽而感到跟隨這武士的事有意義，值得她這麼做。

「不管事情有什麼變化，反正朝南方就是。」

「是的……。如果公主被荒海右衞門佐擄去的話，那在南方的可能性一定很大。」

「但鶴姬絕對沒有被荒海右衞門佐的部下擄走。」

小魚肯定的說著。

「妳眞的這樣認爲嗎？」

「是的，我相信秘探草兵衞。」

——或許吧，如果這個小姑娘沒有說錯的話，那位叫草兵衞的秘探一定是伏見劍吾的部下。

修理之丞心裏覺得反而有點輕鬆。

十、古　刹

放眼望去，整個海邊爲灰色的沙灘所覆蓋，向海面逐漸伸出的防坡堤種了一排防風林，海風徐徐的吹拂，令人感到舒暢。

小舟臨著絕壁慢慢地向前划行。當繞過海島尖端的時候，平坦怡人的景色豁然的展現在眼前。

坐在舟中的鶴姬看到這迷人的景色，不禁地叫道：

「好美啊！」

「傳說日蓮上人（上人：佛教對法師的尊稱）曾在這裏隱居過，每當晨昏時獨自一人徘徊在海邊觀看潮漲潮落的情景，從中領悟到人生的大道理。」

船夫像在說故事似的，侃侃地道出。

「在這麼迷人的海邊長大，不管什麼人都不會變爲壞人。公主，我草兵衞是出生在比這裏美麗不知多少倍的伊豆島，照道理說，我應該是一位很有幹勁的男人才對……，如今却生

活在專門窺視別人勤靜的秘探世界裏，像蝙蝠似不見天日……」

「草兵衞，你本來可以把我帶去荒海域那兒得到許多的賞金，但是你沒有這麼做。……，相信一般人必定辦不到。」

「公主，我所做的只不過是照著自己的意志去做，其實這也微不足道……，如果我的主人和公主有朝一日能成爲夫婦的話，我還要準備厚禮向你們祝賀。」

草兵衞一面說一面向海的那邊望去，並沒發現什麼人在那兒。

因這帶的海岸是屬於淺水灣，漁夫們無法在這裏捕魚。

草兵衞儘量找塊人跡罕至的地方，好停放船以躲避人的耳目。

最好是從絕壁爬上去，才不會被人發現。

這裏已是南房總國，屬於里見安房守賴定的領土，他跟荒海右衞門佐是水火不容的死敵。

所以，荒海右衞門佐派來的追手絕對不敢進入這一帶。

——眞好，四周都沒有人影。

他曉得這附近沒什麼住家，於是決定將小舟在此靠岸。

「公主，這裏是另一個國度，可以放心了。」

草兵衞希望這些話能解除鶴姬心中的緊張。

——她的心境就好像她鎭靜的表情一樣，穩定而和諧。生平遭受到如此大的浩刼，仍不爲波折所擊倒，面無憂色，令人難以置信，天下可能有這種事嗎？

這點是草兵衞始終無法明白的。

自從鯨舘帶公主出來以後，公主的表情始終是那麼明朗，毫無憂鬱的神色。

這種明朗的表情究竟是由何處領悟到的，草兵衞不知道，但他有點覺得鶴姬彷彿從未認爲自己是在遭受苦難。

最後草兵衞讓鶴姬先上岸，並把船翻覆於海中。不想留下任何足跡。

「咱們走吧？」

他們走進一座密林裏，草兵衞以銳利的眼光搜索著四周：

「我想主人一定在不遠的前方的山上，可能暫時藏身在那裏。」

「是這樣的嗎？那我們不久可以見面。」

「是的，一定能見面的，而且你們再也不會分開了。」

「是的？」

鶴姬輕聲的應了一聲。

「我總覺得……」

草兵衞想說出內心的話，頓了一下，又繼續說道：

「公主，妳太堅强了。」

「什麼事……？」

「我說公主非常堅强。」

「你說我……？」

「自我草兵衞認識公主之後，從未看到妳對人生有何抱怨。」

聽到草兵衞這麼一說，鶴姬會心的笑了。

「草兵衞，你是說從我身上看不出有不安的氣息，是不是？」

「妳的臉上明明那麼寫的嘛？」

「我很高興！」

「唷！妳說什麼？」

「我是說我很高興！」

「高興什麼？」

「因爲你看出我的心情。」

「是，是……」

草兵衞愕住了，呆呆地看著鶴姬。

「我在那個叫海太郎的少年帶我逃避殺手追趕的時候，我才深深地體會到人生的眞諦，於是我暗自決心要以自己的意志去做我應該做的事，同時我也發現這是我能做得到的。」

鶴姬在由丘陵的斜坡滾落下去，撞岩石，身上受了數處的傷，從那時起，她就明白自己要勇敢的面對現實忍耐著傷口的疼痛，繼續往前走的道理。

之後，鶴姬咬緊牙根靠自身的力量渡過溪谷的急流。

對一般人而言，這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對鶴姬來說，是她第一次發現自我的存在。從彼時起，鶴姬開始能够以自己的意思述出內心上想說的話。

「是！是！」

草兵衞猛力的點頭應道。

「我明白了，眞的明白了。幸虧公主能及時的脫離城中的刻板生活，因此能獲得人生上的新啓示，這怎能不令人高興。……這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雖曉得鶴姬是個領悟力强的人，但萬萬沒想到她竟懷有這種深刻見解。

「公主，除了妳之外，世上再也沒有一個女人配得上伏見劍吾。」

草兵衞歡喜的說著。

「可是——。」

鶴姬感到不安的皺眉，這是她生平第一次。

「伏見君也許沒有娶我爲妻的意思。」

「妳說什麼?!」

草兵衞頓時勃然大怒，

「如果我的主人是那樣薄情的話，那也是以前的舊事了。」

「草兵衞，你又不是伏見君本人，伏見的心只有他自個兒才知道。」

「那裏，我草兵衞很清楚我主人的作爲，相信他一定會迎接妳爲妻的。」

剛說完這句話的瞬間，草兵衞的表情忽然緊張起來，彷若察覺到附近有强敵出現。

森林裏仍是一片寂靜，什麼都沒有。

雖然如此——。

草兵衞還是感到有人在窺視他與鶴姬的談話。

「公主，麻煩要來了。」

草兵衞低聲對鶴姬說著。

鶴姬也緊張起來，看了四周一眼。

——當時不該把小舟弄沉於海中。

草兵衞開始後悔了。

「並沒有發現什麼人影……」

鶴姬帶著懷疑的口吻問。

「不是，他可能躲在這附近。」

當草兵衞這樣答覆的同時，一道黑影出現在他們不遠的前方。

「乙女之助！」

草兵衞吼著。

像女人態的乙女之助忸忸怩怩的朝他們走來。

「我猜一點都沒錯，你還是從海邊上岸，草兵衞。」

得意的說着。

「你怎麼陰魂不散的老是跟著我。」

「我曾說過不會白白的讓你獨自吃甜頭的。」

「你要逼我草兵衞嗎?」

「我曾向你請求讓我做你的夥伴，但你不答應。」

此時的草兵衞不得不掏鏢刀來。

一剎那——。

乙女之助立即躲在松樹的樹幹後。

同時，他還嗚著口笛。

頓時由林後的防波堤跳出十幾個男人。

來者不善。

「狗屎！」

草兵衞怒火冲天的咒罵著。

「草兵衞，你認爲抵不過我的話，還是乖乖地讓我做你的伙伴。」

乙女之助神氣的說著。

草兵衞不向乙女之助回話，反而對公主說：

「公主，草兵衞會替妳找出逃路，不要怕！」

「是的？」

鶴姬鎭定地點了點頭。

而躲在松樹後的乙女之助，又探出頭說道：

「公主，妳不要多費苦心……，我不會讓妳逃走的。」

剎那間，草兵衞向乙女之助射出飛鏢。

乙女之助矯捷的閃過這一鏢。

而埋伏的那羣人也衝過來。

乙女之助再度向草兵衞開口說道：

「草兵衞你完了！來呀！大家去對付那個獨眼的男予。」

瞬間——

草兵衞連續發出三支鏢刀，三道白刃半點不差的射中三個人的咽喉，凄厲的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好厲害！」

埋伏者目擊到草兵衞俐落的身法，害怕得紛紛地躲到樹幹的後面去。

趁著對方逃逸之際，草兵衞拉著鶴姬就跑。

先帶鶴姬到防坡堤，然後再來對付敵人。

這時的乙女之助，已看出草兵衞的計策，馬上跑出松林追趕過來。

草兵衞跑出樹林外的時候，猛然地向追來的乙女之助射鏢，但還是被他躲過。

來勢洶洶，要擺脫乙女之助的糾纏已不可能，但無論如何要讓鶴姬遠離這一羣人。

依目前的情勢看，只好先讓乙女之助抓住鶴姬，然後再由他手裏奪回，否則別無他法可施。

「公主，妳先跳過去吧！」

草兵衞手裏仍是握著鏢掩護鶴姬。

鶴姬照草兵衞的話，拼命地向防波堤跑去。

而乙女之助仍是緊追不捨。

草兵衞跳落至防波堤時
「公主，向右方——」
指明之後，又向乙女之助發鏢。
乙女之助立卽趴在地面避開對方快如閃電的攻擊，然後迅速爬起來向離去的草兵衞追趕。

他打算先抓住鶴姬，到時草兵衞不得不聽他。
草兵衞故意站在防波堤上，以對付由松林跑出來的那羣人。
這時的草兵衞心情非常的焦急。
他很不甘願鶴姬讓乙女之助抓住。
鶴姬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眼看鶴姬就快要被乙女之助抓到。
——我不讓乙女之助碰鶴姬。
草兵衞放棄對付那羣人，趕緊跳下防波堤向鶴姬的地方跑去。
乙女之助始終維持鏢刀射不到的距離追趕鶴姬。
忽然草兵衞的後面起一陣怒吼聲。
回顧一看，是埋伏的一羣追上來了。
不得已——。

草兵衞只好減慢速度，縮短距離，轉身把鏢刀發出去。
「啊！」又有一個人倒下，其餘的人馬上趴在地上。
草兵衞這時已知道爲了應付這些人，還是沒法解脫鶴姬的危機。
——乙女之助捉到鶴姬，一定不會放過他的。但這羣野人也不是不會汚辱公主的。
草兵衞覺得還是將這些野人殺掉，來得較爲妥當些。
野人們忽然看到草兵衞露出恐怖的表情來，頓然間大家爭先恐後的跑開。
草兵衞故意的追趕一段，然後倒頭來用很快的速度在追鶴姬。
鶴姬的身影已爲斜坡下的樹林遮住。
同時，乙女之助的影子也消失了。
——我要趕快才行。
草兵衞使出全身的力量，像風般的向前跑去。
當跑至茂盛的雜木林時，他睜開一隻眼睛叫道：
「乙女之助，你要幹什麼？」
此時一片無聲靜寂寂　鶴姬好像被乙女之助點住穴道昏迷不醒，由他挾在腋窩下。
「草兵衞，你不要出手，不然我要剪掉公主的頭髮。」
乙女之助揚了揚手中的小刀。

當時頭髮可說是女人第二生命。

若是被剪斷的話，是件很不得了的大事。

草兵衞只好乖乖地站在原地不動。

「草兵衞——，你想想看，這個公主可以賣很高的價錢，我們可以把她賣給當地的領土里安房守，然後對半分，怎麼樣？」

「住口……，乙女之助放開公主！」

「你說什麼鬼話，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追到手的東西，怎能輕易的放手。」

「三番兩次與我作對，你只會破壞我的事，今天不放你干休！」

「嘻嘻……生氣了嚒？我只要看到你生氣就高興。」

乙女之助故意嘲弄他。

這時草兵衞氣得全身都發抖了。

乙女之助挾著鶴姬忽然地向後倒走。

站在那兒不敢動的草兵衞默默望著對方，一付束手無策的樣子。

而距離漸漸的拉遠了。

突然——。

乙女之助的表情變了。

從空中撒下來的水柱不偏不倚的落至乙女之助的頭頂上。

「狗屎？誰搞的鬼？」

乙女之助咬牙切齒的往上看。

「哈哈哈……，想擄走軟弱的女子，是要受天罰的。」

有數百歲齡的老松樹上蹲著一個人，就是他向乙女之助撒尿。

一看便知是和尚。

「趕快把女子放開，不然的話，再賜你的就不是尿水。」

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無論是多麼厲害的秘探，也要謹愼提防，何況手裏還抱著鶴姬。

而草兵衞也慢慢的向他走來。

「好吧？」

說著說著，乙女之助把鶴姬放在地上，那一瞬間他聞到鶴姬身上的香味，頓而起了野慾。

「草兵衞，我還會回來捉公主，你等著瞧好了，我乙女之助比起別人不知固執多少倍，你不要忘記。」

說完掉頭就走。

草兵衞趕快跑至鶴姬的身旁。

「這位和尚，有勞你的伏義相助，我眞不知要如何的說才是……」

深深的向對方鞠了一個躬。

而樹上的那個人一點都不像佛門的子弟，粗魯的由樹上跳下來。

「肚予好餓？」

大聲的叫道。

年紀大約四十多歲，眼睛、嘴巴、鼻予都是圓圓的，身高六尺以上，且臉上有刀疤，是個彪形大漢。

「晒乾的飯可以嗎？」

「很好，很好——」

於是草兵衞從袋中掏出乾飯，和尚接過手迫不及待地大口大口的吃起來。

「這位和尚先生，你是眞的出家人嗎？」

「哈！你看我削髮穿法衣的樣子難道不是嗎？只是我現在已經犯戒了。」

「我從沒看過像你這種滿臉傷痕的和尚。」

「被逐出寺廟已有二十年了，在這段漫長的時間之中，我當過雜兵殺了很多的人。奇怪的是，我忽然間懷念起從前做小和尚修業的古寺，於是我又糊里糊塗的跑回來到這裏。」

「和尚，拜託你將這位公主接到寺裏，好不好？」

草兵衞這樣向他請求。

這位叫雲海的犯戒和尚，於是帶草兵衞跟鶴姬兩人橫過斜坡，涉過溪谷，來到一座古剎。

這古剎就是清澄山的清澄寺。

草兵衞望著山門前已剝落的橫匾額笑著說：

「公主，我們的主人也會來這裏的。」

草兵衞停了一下，繼續的講。

「或許他早已到達這裏。」

鶴姬不說話，只靜靜的把兩手按住胸部。

雲海緊張往裏頭瞧，然後搖頭說道：

「我看不妙了。」

「和尚！怎麼了？」

「難開這道場已二十年，如今再度回到山上，說不定師父還健在，我不敢冒然的進去。」

「你眞是這樣害怕嗎？」

「我九歲就當小和尚，在後來的十年之中，沒有一天是不挨打的，那種日子很恐怖！只要聽見師父高聲一喝，我的膽子都會給嚇破。」

雲海邊說的時候，有點瑟縮不安地。

「哎呀！雲海你不要怕，這有什麼好怕。」

「爲什麼？」

「因爲你救了公主，然後才回山的，待會兒我向你師父報告這段經過。」

「單單救一個人，師父就會消除他內心上的憤怒嗎？」

雲海不放心的問著。

「你放心好了，一切我來安排。」

「拜託，秘探。」

於是三個人齊步跨進山門。

清澄寺是外房總唯一的古刹，其間瀰漫著莊嚴的氣氛，身入其境就會肅然起敬。挺拔聳入雲霄的高齡千本杉，匐伏在地面上的臥龍老松，任何人經由這松影底下，莫不感慨人類是何其渺小。

左邊的本堂已出現在眼前，走完石階就可到達。

而雲海忽然的雙膝落地，跪在石階上。

「草兵衞，因爲我回來是請罪的，你趕快進去通報我師父一聲。」

於是草兵衞點了點頭帶鶴姬步上石階。

兩人正要跨入本堂，裏面的總管走出來問明是要做什麼的。

草兵衞禮貌的說道：

「拜託！拜託！」

「什麼——？」

「這位公主是被荒海右衞門佐襲滅的小須賀甲斐守的千金，想到貴寺住一段日子，請求庇護，拜託！」

「哦？這還得向方丈通報一聲。施主稍等，請這邊坐。」

總管去了半晌，果然過來指明去路。

又穿過一道肅穆的走廊，望見一座莊嚴的偏殿。

當鶴姬跟草兵衞兩人走進殿裏時。

有位已超過古稀之齡的老和尚在那兒候駕著。

「喔……名不虛傳，太美！太美！」

老僧露出慈祥的笑容看著鶴姬。

「聽說法師跟伏見劍吾有認識？」

「哦？那個年輕人，這已是兩年前的往事，他曾在這裏住過三個月，我跟他很熟……，他怎麼了？」

「伏見劍吾是我的主人，同時在不久的將來要跟公主結成夫婦。」

草兵衞興奮的說著。

「恭禧！這是非常相配的一對。」

「師父，你也這麼認爲嗎？」

「是啊！那個年輕人並非同於一般的武者，他的父親是個有名的武將。嗯！名將之後無犬子，英雄子弟有虎威，正因爲慧根太利，才十一歲就遭到家破人亡的厄運，使他童稚的心靈受到創傷，而且其妹的美麗容貌，一直留在他的腦海裏，成爲絕美的偶像，在這悲慘、美麗與矛盾之間，年輕人的個性變得有點異常。住在這裏的那段日予裏，不唸佛也不拜佛，整天在山中走來走去，從未看過他有過笑容。這些年來，不知他到那兒去了，我經常想著……，現在他既然有跟鶴舞城的公主結婚的意思，那眞是太好了。」

「這個——」

鶴姬微微的否認。

「這件事情只不過是我單方面所想的。」

「……」

「伏見劍吾他本人還不知道我們的意思。」

「妳的意思是說……」

於是鶴姬把從城裏逃出來到現在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師父。

「自己本有父親作主的丈夫，如今與這自己不喜歡的男人此離，而想跟隨伏見劍吾——有罪嗎？我請教師父。」

「嗯——」

老和尙偏著頭深思著。

「這樣是有罪的。」

這時坐在一旁的草兵衞想辯解什麼，但是被鶴姬阻止。

「居然有父親作主的婚姻，那個人就是妳的丈夫，妳若不想跟他在一起，應當面向他請求此離，這是妳的義務。」

「是的。」

鶴姬同意的點頭。

然草兵衞却拼命的搖頭。

「既然妳不喜歡他，他就不能稱是丈夫。」

「在他們兩人未正式同意之前，公主依然是對方的妻子。」

老僧如此向草兵衞解釋。

「但是，師父——」

草兵衛緊張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鶴姬也變得沉默，低著頭像是非常寂寞委曲的樣子。

瞬間鶴姬開口說話。

「謝謝！師父的明示，我一定會等機會來。」

「這樣才對……。以後妳若是見到了修理之丞後，勇敢的向他提出仳離分手的事，卽使對方不答應的話，隨他去好了，那是因爲他對妳沒有寬容的仁心，所以只要當面向他說明，妳還是能恢復自由的。」

「是的——。」

草兵衛突然叫道：

「師父——」

冒然的插嘴。

「我代替公主向黑澤修理之丞請求分離的事，可以嗎？」

「代替不可以的。」

「不行嗎？」

草兵衛不服氣的問著。

這時，寺裏的總管來問老和尙要如何處置跪在石階的雲海。

「雲海爲何回到山上來？」

老和尙感到有點納悶。

「他救了我們。」

鶴姬向老和尙說。

老和尙開心的笑著說：

「雲海救了人嗎？他救你們這一次，就可彌補他以往所犯的罪嗎？」

停了一半，後又說道：

「好——，我這就去瞧瞧他到底變了多少？」

說完，於是向外面走去。

草兵衛看著老和尙已離遠的背影，對鶴姬說道：

「公主，關於黑澤修理之丞的事，妳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

「這又不是妳自願的婚姻，妳就當做沒那麼一回事！」

「草兵衛，你不能那樣說，我的確和那個人舉行過婚禮，所以我是修理之丞的妻子，這是錯不了的。」

「那是什麼話！」

「不，我不能否定這件事實，我們應該尊重師父的意見。」

「哎喲！那多麻煩。」

草兵衛不耐煩的跺著脚叫着。

「草兵衛ッ我會等的，不論有多久的時間都沒關係，反正幸福遲早都會降臨我身上，我有這種感覺。」

十一、寨

鶴姬跟草兵衛到清澄山的同日。

伏見劍吾當時就在離清澄山數里遠的地方。

船行駛到八幡岬，遭遇巨浪，劍吾一行人不得不停靠於勝浦彎內暫避些時。

當時珠乃的身體相當虛弱，而海太郎也暈船了。

勝浦是個非常熱鬧的街道。

靠岸後，劍吾帶著兩個疲憊的人來到街上的小客棧投宿。

如果沒有帶北國來的倔强且負傷的珠乃，劍吾大可直直向清澄寺出發。

如今又不能半途丟下珠乃，只好好人做到底。

珠乃一住進客棧之後，全身驟然發高熱。

「麻煩死了！」

海太郎一邊用濕巾擦拭珠乃紅燙的臉頰，一邊低聲叫罵著。

「如果她是公主的話，我會心甘情願的服侍她。」

這時的劍吾靜靜倚著牆壁，閉目養神。

「海太郎，看來你好像也很討厭這個女人。」

「是的，我討厭她的傲慢，……這個女人眞大膽，竟然敢命令主人，太跋扈了。」

「當然，他的性格本來就比較倔强些，何況她是有身孕的人，所以才會强烈地保護自己。」

「這個婦人眞會生將軍的小孩嗎？」

海太郎有點懷疑了。

「那是人家的事，與你何干？」

珠乃突而的大叫道：

「啊！」

用力的掙扎著，海太郎趕快壓住棉被。

「啊……請你原諒……我只不過是……爲了家——，爲了不使家滅亡……啊！請你原諒！……我絕對不是有意背叛你……」

珠乃用淸楚的語氣陸陸續續的叫著。

——爲了家而犧牲自己的身體嗎？

劍吾望著珠乃慘白的睡臉，感到女人是軟弱的。

□　□　□

珠乃身體上的高燒持到第二天。

到了晚上，珠乃才恢復了意識。

張開眼睛的珠乃，眼睜睜望著天花板好一會兒，然後把視線投視著牆壁休息的劍吾。

「這裏是什麼地方？」

「這是勝浦街上的客棧。」

「勝浦……，這麼說我們還在外房總了。」

「因爲途中遇到大風浪，不得已——」

「你們不應遭遇大風浪，就……」

「妳發高燒了，我們不得不靠岸。」

「發高燒死不了，我就希望自己恢復意識時，已到達伊豆，那該多好！」

「看來妳好像非常害怕被殺手追到。」

「我不願被殺。」

「妳要是有正當的理由的話，就不需害怕。」

「我並沒有害怕，只是——。」

「……」

珠乃講到一半不說了，兩眼失神的望著劍吾。

「我看你是個心腸很硬的男人。」

「……」

「你討厭女子嗎？」

「……」

「除非是木頭人，不然，沒有拒絕女色的道理。」

「……」

「你如果把我平安帶到京都，我允許把身體給你，好嗎？」

「……」

「我的心裏已有準備。」

「……」

「明天陪你睡覺。」

「妳只曉得用這種眼光看所有的男人嗎？」

「這個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那個男人不喜歡女子溫柔的肌膚。以前你也許上過女人的當，所以對女性產生反感，但我只希望你陪我到京都，然後讓你享受我肌膚的溫暖。」

「我並沒有帶妳到京都的打算，等妳在客棧恢復元氣後，請妳自個兒走路。」

劍吾說完後，即離開牆壁。

「請你不要出去？」

珠乃爬起來大聲叫著，但劍吾還是不理會她，逕自的跑下樓。

這時海太郎喘著氣跑進來，說道：

「主人，外面有五、六個武士要見你——」

「找我嗎？」

「是的，武士當中的一個我覺得很面熟……，一定是來抓那個婦女的。」

「好，見面再說吧！」

「主人，要小心喔！」

海太郎關切的叮嚀著。

「不要擔心！」

於是跑出客棧，到外面的街道。

對面的十字路口是處相當寬大的廣場。

武士們靜靜的在那兒等著他。

劍吾一直走到十字路口。

武士中的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看見劍吾朝此走來，立即向前跨開一步。

「在下是越中國黑部城的城主黑部彈正少弼茂賴的家臣，名叫崛田彥左衞門。」

中氣十足的報出自己的名字。

「浪人伏見劍吾。」

劍吾用冷淡的眼光望著對方。

「閣下想把我們的獵物送到京都嗎？」

「只不過在路上偶然認識而已——」

「你知道那個女性是什麼身份嗎？」

「我只曉得她名叫珠乃。」

「那個女子是我們主人黑部茂賴的偏房。」

「……」

「我們是奉了主人的命令來帶她回去，請你把她交給我們，拜託！」

「看來你們是奉有格殺勿論的命令，是嗎？雖然他是驕傲令人討厭的女子，明知她有危險，我也不會把她交給你們的。」

「照你的意思是說要我把內情詳細告訴你嗎？……珠乃，她背叛我們主人。」

「……」

——珠乃她自己也曾說過她肚子所懷的孩子是將軍家的後代。

「當時主人非常的憤怒，差點親手把她殺掉，幸虧珠乃的伯父大阿內外紀及時的阻擋，匆忙的帶珠乃從黑部城逃出來……，現在把詳情告訴你，大概瞭解吧！」

「你方才說背叛，怎麼個背叛法，是否能說詳細點？」

「這個……」

崛田彥左衞門猶豫了一下。

「黑部城的家醜不能向陌生人說得太清楚。」

「聽那個女子說她懷有將軍家的孩子……」

當劍吾話剛說完，武士們馬上露出險惡的表情。

但彥左衞當場大聲駁斥。

「這是毫無根據的虛言。」

珠乃有沒有撒謊——問她本人就可明瞭。如果崛田彥左衞門再度向劍吾請求，他是沒有理由拒絕的。

故在事情未弄清的眞相之前，雙方不要以兵刃相見，於是在這種約束之下，劍吾跟武士

們來到客棧。

海太郎乖乖地站在客棧的門前。

「海太郎，你進去告訴珠乃，我帶黑部城的人到這裏來，但你跟她說不會被殺的。」

「是的。」

海太郎反身向樓上跑去。

沒一會兒的時間，神色慌張的跑下來。

「那個女人已經不見了，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什麼！」

年輕的武士頓時臉色大變。

「伏見劍吾，你騙我們，然後把珠乃放走。」

「大概是那個女人預先猜測自己的危險，而逃走的吧！」

劍吾說的很冷淡。

「追！」

彥左衞門對其餘的武士傳令著。

於是一個人首先向樓上衝去看個究竟，而其餘的四個人向海邊跑去。

這時只剩下劍吾跟彥左衞門兩個人。

「珠乃她到底用什麼甜言蜜語把你迷住了，我不知道，但奉了主人的命令來抓珠乃，未抓到之前我們絕不會空手的回黑部城，請你原諒！」

之後，彥左衞門也加入追趕珠乃的行列。

劍吾都不想聽從兩方的話，一動也不動的站在原地。

「主人啊？」

海太郎開口說話了。

「幸虧那個討厭的女人自己跑掉，不然我們就慘了！」

劍吾狠狠的拍了海太郎的頭一下，大步的向前走了。

——表面看起來似乎很堅強，畢竟是一個軟弱的女人。

而海太郎却非常的高興，因爲那個令他討厭的女人不見了，所以一路上他拼命的講話。

「我總感覺到明天就能見到公主，……。主人，難道你沒有這種感覺嗎？」

「鶴姬被草兵衞帶著，現在大概到武藏野那個地方吧！」

「我總感覺得是在這附近一帶……主人，我的直覺向來是很靈的。」

「不要說大話。」

劍吾不以爲然的露出一絲苦笑。

「不會錯的，我的直覺一定很靈的。」

其實，珠乃並不是自己逃出客棧的。

無意中——。

被隔壁房間的男人點住穴道，而被帶走。

等她恢復意識時，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光線昏暗的小屋裏。

好像是漁夫的住家。

珠乃忽而看到一張滿是鬍髭的臉，冷不防嚇呆了。

「妳還是躺著，好好休息吧！」

男子壓低聲音說著。

「你是什麼人！」

「我跟妳是住在同一客棧的人。」

男人微笑的說。

是老是少，看不太清楚。隱隱約約看到對方的眉宇間，有道深刻的傷痕，好像不是普通的浪人。他有一撮褐色的鬍髭、碧綠的眼珠、高挺的鼻樑。

他的背上負著一把四尺長的長劍，像是個武士。

珠乃受到對方銳利的眼光，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你爲什麼把我帶到這裏來？」

「我高興嘛？」

「高興？」

「哈哈……，我看妳這個人相當壞嘛，所以……，當時我在鄰房聽到妳跟年輕武士的對話，覺得妳是個辣味十足的女人，很合我的胃口。」

「你到底是那一國的人？」

「妳不用知道得那麼詳細！」

「我不要做你的俘虜。」

珠乃大聲的叫嚷起來。

「妳不要亂動。」

異國的男人將她推倒在地上。

「妳要是再亂動的話，說不定我一氣之下會把妳勒死。」

聽到對方這麼一喝，珠乃頓時毛骨悚然了。

——這個男人從前大概有勒死過反抗他的女子吧！

珠乃忽然間有這種想法。

「妳長得實在太美了！」

男人色瞇瞇的說著。

「我是頭一次見到像妳這麼漂亮的女人，當看到妳的那一剎那，我全身的神經發抖了。」

意思是說——。

這個異國的男子早就在客棧的鄰房待機行勤。

「……」

珠乃害怕得心開始加速的跳勤。

「妳害怕嗎？」

男予冷冷笑著問。

「我最喜歡看健美的女子害怕得發抖的樣予。」

「……」

珠乃忽然像兎予般竄動起來，想開溜。

「哈哈哈……」

巨漢高聲笑著，且把猿臂伸向珠乃，捉住她的領口。

這時的珠乃拼命的掙扎，但還是被拖回。

「看來妳是不會悲叫的女人。」

說著說著，巨漢把珠乃抱住。

珠乃受到强有勁的臂力，無意中的喊道：

「請饒恕我吧！」

「喂！」

男人壓住珠乃，以凶狠的眼光瞪著她。

「剛才我不是已經向妳說過我喜歡潑辣的女人，怎麼現在還向我哀求，成什麼話嘛……。

妳反抗嘛？這樣子，我才體會到侵犯的滋味。」

巨漢一面說一面把手插入珠乃的胸部，抓住隆起的部分。

「啊？」

無意中傳出悲叫聲。

瞬間，巨漢以另隻手掩住珠乃的嘴巴。

「妳又不是處女，知道已經無法逃掉，應該乖乖的順從我才對啊！」

珠乃不理睬巨漢的話，使勁的咬住對方一手的中指。

「對了，就是這種反抗，此是我求之不得的。」

受到幾乎要咬斷的劇痛，但巨漢仍是無動於衷。

這個褐色毛髮、碧眼的巨漢，彷彿他的體質跟一般人是不同的。

珠乃忽然的將嘴張開放在巨漢的手上，發出高聲的悲鳴。

「傻瓜，不要叫出聲。」

巨漢一巴掌大力的打在珠乃的臉上。

頓時珠乃覺得自己好像要暈過去，但仍意識到下身的裙子已被掀開，可是無力反抗對方的非禮。

正在這緊急關頭時，木板門「嘩」一聲的打開。

「喔！找到了。」

原來是黑部城的追手趕到了。

於是巨漢站起來，向來者說道：

「這個女人，我絕對不會交給你們的。」

大聲咆哮的說：

「出去！」

武士們迅速的倒退幾步。

當巨漢出現在門口時，所有的武士已統統趕至。

「你們總共五個人嗎？個個年輕力壯，好！眞够意思！」

巨漢露出一聲奸笑，向前邁開一大步。

崛田彥左衞門最後跑至。

「南蠻人嗎？」

輕蔑的喊叫著。

「不錯——，我的血液一半是南蠻人的血統，名叫都布羅夫平太。」

巨漢高傲的報出自己的姓名。

「請你把女人交給我們吧！」

崛田彥佐衞門儘量用客氣的語調向對方懇求。

「哈哈哈……，一旦得到手的東西，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都布羅天平太大笑的說著。

彥佐衞門不時的向武士們使眼色，示意他們出手。

「哼！你們居然敢拔刀。」

都布羅不以爲意的哈哈大笑起來。

「因爲你們不知道我都布羅天平太的厲害，所以敢向我挑戰……我看你們不要來吧！一旦我拔出背上的長劍，你們統統會死掉囉？」

聽到對方的狂言，五個武士各自採取上段、中段、下段的架式，使出自己最得意的功夫。

「我已向你們聲明，叫你們不要過來。」

話一說完，卽抽出背上的四尺長劍。

那是一把雙刃的劍。

「對付你們這般飯桶，一個飯桶一刀就够了，來吧！」

都布羅天平太採向右方的水平姿勢，這是橫掃的招法。

向著都布羅天平太正面殺來的武士是上段的架式，右側砍來的武士是中段。

「呀！」

「咔！」

兩人猛然的殺過來。

瞬間——。

都布羅天平太的長劍像懾人的冷風，迅速的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弧。

說時遲那時快，將對方的刀挑開，隨而刺入正面的武士的胸膛。

「哎！」

慘叫一聲，都布羅天平太用力的踢開武士，收回長劍，又恢復原來的架式。

這把劍所以有四尺長，當向敵人橫掃時，對方退却之際，然後以快速連續的刺殺動作攻擊對方，使對方無法回擊，這乃是異國的巨漢的奇特刀法。

他並非是一個尋常的武者。

「雖厲害，但大家不要着急。」

彥左衞門在旁高喊著。

但那時，都布羅天平太再度猛然的第二回的橫掃，同樣的手法刺入第二個人的胸部。

其餘的三人目擊到對方的兇猛的刀法，驚嚇的頻頻往後倒退。

「不要退，你們是武士應該勇敢奮戰到底才對。」

都布羅天平太像醉漢似的，瘋狂的開始第三度的橫掃。

「不要上他的當，小心喔！」

彥左衞門在旁警告著。

彥左衞門加在一塊的四個人，望著都布羅天平太的厲害刀法，下意識地向後退。

像那種水平的橫掃，連續獨特的刺擊，簡直找不出其間的破綻，是一個不好應付的人物。

「哼——」

天平太得意的冷笑一聲。

「你們恐怖嗎？……既然曉得打不過，趕快把刀丟下吧！」

他繼續的向前跨近兩步。

「狗屎！」

被殺了兩個同伴的青年武士，忍不住的破口大罵。

看到天平太那種傲慢的神情，肚子的一把把怒火不由得的燃燒起來。

「來啊！」

青年武士咬牙切齒的向前衝過去。

「門之助，不要輕舉妄動。」

當彥左衞門這樣勸阻著，但已來不及了。

天平太陰狠的第三度攻擊，在空中揮刀劃弧。

頓時青年武士的咽喉被天平太的長劍插穿，砰然的倒在地上。

「市之丞、嘉六，不要着急呀？」

當彥左衞門拼命的叫著，想壓住剩下的兩個人。

這時候，珠乃搖搖幌幌的出現在門口。

而天平太發現敵人的眼神有異樣，便知發生了什麼事。

「哦！被擄的人出來了嗎？」

陰森的冷笑一聲，立即跳到珠乃的身旁，用力的一巴掌打得她不醒人事，然後一手挽起這女人快速的衝出去。

「畜牲！」

有兩名的年輕的加快速度的追出去。

而彥左衞也高呼一聲，隨即跟著。

天平太躍過防波堤，然後飛馳在沙灘上。

後來的武士們也逐漸的追上來。

但是——。

這並不因爲天平太抱珠乃的緣故。

而是天平太故意的減慢速度，讓他們追趕上。在這一瞬間時，武士們才察覺到自己上了對方的當。

「不要跑！」

當一個人這麼喊的同時，天平太立刻掉頭向著後面。

轉身的那一瞬間，長劍已插入對方的口腔。

「咔！」

一個武士同樣遭到慘死的下場，傳出絕鳴聲。

天平太仍不放過第二位追手。

「看刀！」

高聲一喝，像冷風般的陰森，使人不由抖顫著。

「啊！」

最後的一名武士也同受天平太的厲害的刀法。

「這成什麼話？」

堀田彥左衞門眼睜睜望著都布羅天平太離去的背影，茫然的站在沙灘上。

在短短的時間內，五個年輕武士全部被殺掉。

對於這血腥的南蠻人的出現，彥左衞門覺得彷若是一場惡夢。

「天下眞有這種事嗎？可能嗎？……」

彥左衞門失魂落魄的自語著。

海太郎木然的佇立在防坡堤上，清楚的看到這幕情景。

原來他沒在街道上蹓躂，反而跑到防坡堤玩耍。

當他向海邊眺望揮著小手時。

「哎呀！」

緊張的喊著。

「主人！」

海太郎向著在道路漫步的劍吾呼叫著。

「不得了！那些武士們統統遭人殺害。」

聽到海太郎這麼一講，劍吾三步併二步的跑到海太郎的身旁。

「……」

劍吾不出聲的皺了一下眉頭。

赫然的瞧見沙灘上倒了兩具屍體，還有一人失神的站著。

他馬上看出此人是堀田彥左衞門。

——這是怎麼一回事？

劍吾帶著迷惑的神情跑至沙灘上，問道：

「堀田閣下！」

經劍吾這麼一叫，彥左衞門抬頭以漠然的表情望著劍吾。

「怎麼一回事？」

劍吾以充滿疑問的口吻問彥左衞門。

「有個南蠻人用魔鬼般的刀法，將珠乃擄走。」

「南蠻人？」

「是的——」

於是彥左衞門將方才跟都布羅天平太決鬪的實情告訴劍吾。

劍吾猶豫了半晌，後問道：

「南蠻人朝那個方向逃？」

「向突出的岬跑去。」

劍吾迅速往海岬的方向衝去。

而海太郎在後面一邊追趕，一邊喊道：

「主人是傻瓜！」

劍吾爲何冒然的去救珠乃呢？海太郎猜不透其間的道理。

「主人啊！公主在等你去，難道你忘了嗎？」

海太郎發現自己無法跟上去，像洩了氣的球懊惱的站在沙灘上，抓著沙亂扔，以洩心中之怒。

這個褐髮碧眼的都布羅天平太，一路不休息直衝到海岸的樹林裏。

當珠乃恢復意識時，發現自己已橫臥在平坦的岩石上。

她驚惶的趕快爬起來。

而都布羅天平太却用色瞇瞇的眼光望著她。

「怎麼樣，女人——，同是做好事，與其在骯髒的漁夫的小屋裏，倒不如在眺望海景的岬頂上來得愉快！」

「你這個不知羞恥的狂人！」

珠乃以爲巨漢一定是發瘋了。

「妳說我是狂人，或許吧。我跟人家本來就不太一樣，是個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人，但仔細觀察這芸芸衆生的人世上，我還是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人過的。」

珠乃偷偷地看了周圍一眼。

這是一塊在岬上方的岩石，三邊都是屏風般的斷崖，只有一處是通道，但是條很陡峭的斜坡。

看來找機會逃走是不大有希望了。若要投海的話，也只有粉身碎骨。想到這裏的珠乃深深地感覺到絕望了。

天平太慢慢的靠攏過來，然後蹲下去說道：

「我看妳還是認了吧！」

珠乃不答話，緊閉著眼睛。

天平太把珠乃的肩膀一推，讓她仰臥在岩石上。

「當我跟妳發生關係之後，妳這一輩子都不會離開我，因妳知道男人强壯，哈哈……」

說著說著，伸出一隻手掀開珠乃的裙角。

頓時陽光照溢在雪白的大腿上，這時的珠乃本能的快速跳起來。

「我不要啊！」

「我知道妳討厭，但我偏要這麼做，妳儘量的抵抗吧！如果妳能將我推下斷崖也無妨，

試試看呀！可以拿出全身的力量，試啊！」

天平太的五指像蛆般的由小腿慢慢的爬上來。

這時的珠乃身受南蠻人的非禮，痛苦得淚水奪眶而出。

不管如何的堅強，珠乃祇不過是一個脆弱的女性而已。

被不知來路的野蠻男人侵犯，怎能不落淚呢？

「哈哈……，哭也無濟於事的，我這個人向來喜歡做殘暴的事……哭吧！儘管的哭吧！一面哭，一面給我抱。」

天平太說完後，又把另隻手繞到珠乃的背後，輕輕的將她抱起來。

珠乃彷彿認命似的，像死人般的任由對方擺佈。

當劍吾來到岩石前方的斜坡時——。

都布羅天平太已經壓在珠乃的身上。

「太遲了！」

劍吾看見這一幕光景，低低的自語著。

在光天化日下看見男女交歡的情景，是生平第一次的。

劍吾靜靜的呆立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換是自己的深愛的女性被污辱的話，他會不顧一切的危險當然的衝上去，不等對方的抵抗，一刀就將對方殺死。

但這個女性是珠乃。

劍吾只不過看見這幕情景而感到不快而已。

時間不知經過了多少。

「唔——嗯！」

忽然間，天平太發出野獸般的叫聲。

之後，從珠乃的身上爬起來。

而珠乃還是像死人一樣，動也不動的躺在那兒。

劍吾也靜靜的站在原地不動。

當天平太發現到劍吾的存在，是他穿好衣服之際。

看到劍吾一付不畏懼的樣子，天平太冷冷的叫了一聲。

「哼！」

露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於半側的臉上。

「你是來救這個女子的嗎？」

「……」

劍吾不作聲緩緩的向天平太走來。

這時，珠乃趕緊爬起來，整理一下弄亂的衣衫。

「我叫都布羅天平太，就是跟你們同投宿在一間客棧的旅人。」

「……」

「我曾在鄰房聽到這個女子引誘你的話，當時你好像相當討厭這個女人。」

「……」

「那你現在爲何要來救她？」

「我未跟這婦人道別，所以我有保護她的責任。」

「哈哈……，你來遲了一步。」

「是的，我來遲了。」

「我看你還是走吧！」

「關於我走不走的問題，還要聽聽這位婦人的意見？」

劍吾淡淡的說著。

「這個女人現在已屬於我，所以只有順從我一條路而已。」

天平太强詞奪理的說道。

「對於你說出來的話是否如此，我還不能一下就相信，珠乃，妳跟隨這個男人嗎？」

劍吾故意的問珠乃。

珠乃低頭默不出聲。

「憑妳一句話，也許我也會跟這男人決鬪一場。」

珠乃緩緩地抬頭注視著劍吾。

先前曾傲慢不懼一切的女性，她的臉上已顯露出屈服於凶猛的男子的暴力的痛苦表情。任何人看見她那沉重的神情，都會忘記她先前所表現出來的驕傲態度，而產生憐憫之心。

「珠乃女士，妳決定到底怎麼樣？」

劍吾催她答話。

瞬間——。

珠乃趴在地上慟哭起來。

劍吾聽到女人悲傷的嚎聲，全身的意志彷彿被激怒了，於是劍吾心中有所決定。

「我要跟你這個南蠻人決鬪。」

劍吾用冷淡且沉著的語氣，向天平太挑戰。

「哦！看來你也是個怪物。」

天平太不以爲然的露出一絲奸笑。

「你好像很討厭這個女子，那麼有魅力的女子引誘你，而你絲毫不動心，由此可見你這

人相當厭惡她才是。如今女子已屬於我有，而且現在又晚來一步，然你還想跟我決鬪，我眞猜不透你的想法。」

「這是情勢所逼不得已的。」

「你太傻了……，在未看見我都布羅天平太的功夫之前，竟敢向我挑戰，日本雖然不小，但關於一對一的比鬪，也沒有一個人勝過我的。」

「……」

「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人能够避過我這把四尺長的長劍的厲害刀法。」

「這句話到方才你開口之前，確是如此，而今不盡然了。」

「你說什麼?!」

「我想或許我可以躲過你這一刀。」

「如果躲不過的話，就得到陰間向閻羅王報到，若是爲了自己所深愛的女子來犧牲的話，那還有點道理……，如今却爲了一個討厭的女人決鬪而送掉了性命，這是非常的不值得。」

「我沒興趣跟你說廢話。」

「眞的嗎？你跟我以前決鬪過的人迥然不同，若殺掉你的話，實在令人婉惜，既然你向我挑戰，我只好殺掉你。」

說完之後，天平太迅然的拔出雙刃長劍。

同時劍吾也拔刀。

劍吾以銳利的眼神注視著天平太猛然的架勢。

那種向右方水平的橫掃的姿態，的確名不虛傳，彷彿有身置於魔氣中令人有恐怖之感。

——也許會被殺。

劍吾的腦海裏頓時掠過一股不吉祥的預感。

「現在如果想取消決鬪的話，還來得及。」

劍吾反而向前邁出一步。

「喔！你對刀法這麼有自信。」

天平太帶着不懷好意的笑容，慢慢地向前逼近。

初秋的陽光暖暖地照射在岬上。

在岩石上決鬪對劍吾是非常不利的。

要充裕的躲避天平太橫掃的地方太狹隘了，沒有多餘的空間活動。

當兩人陷入對峙之際，時間緩緩的溜失時，劍吾由天平太橫掃的姿勢中發現對方有令人措手不及的迅速動作。

對方的刀法不尋常。

但劍吾瞭解令人措手不及的迅速動作中，是涵示著某種招式。

如果光是橫掃的動作，就有辦法馬上加予反擊。

這種橫掃法，表面上是會令人一瞬間以爲自己必定喪命，實際上，巨漢是用別人無法測知的秘法置對方於死地。

天平太以脚尖先着地的步法，一步一步逼進。

已經進入對方四尺長劍可橫掃範圍內的劍吾，只好採取隨對方逼進而相對倒退的辦法。

結果——。

劍吾被逼至斷崖的邊緣。

再沒有辦法向後倒退。

這時天平太的面貌上露示出陰狠的表情。

瞬間——。

——當橫掃刀法落空時，接著就是刺的刀法。

劍吾頓時恍然大悟。

接下的一刹那間。

遮住陽光的光芒，散溢出凄厲萬鈞的橫掃刀法猛然的向劍吾揮來。

說時遲那時快，劍吾的身體彷彿被岩石吸住似的，隱藏在岩石的下面。

使天平太的橫掃刀法一時撲了個空。

「嗯！」

對劍吾這一敏捷的閃避動作，天平太可以說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

趴在岩石下的劍吾，以銳利的劍尖猛然的回刺天平太的膝蓋。

「狗屎！」

大聲一吼，天平太向劍吾的頭劈然的砍下來。

在這一刹那之間，劍吾很快的轉開身體，避開了對方猛烈的一劍。

正在這緊張萬分的時候。

忽然間，珠乃跳起來發出高銳的悲叫，由岩石上跳至海中。

「啊！」

當天平太愕然的回顧時，只看到珠乃的一撮黑髮飄幌著。

曾傲慢一時的女子，竟遭至投海自盡的命運，令劍吾駐足沉思。

劍吾停止跟對方嘶殺，收取劍於腰間，然後黯然的走下坡來。

「以後有機會再比劍吧！」

天平太似乎很不甘願，面對劍吾的背影咆哮著。

十二、相逢時

「草兵衞，你在裏面嗎？」

由走廊的一端傳來雲海的聲音。

「是的，進來吧！」

草兵衞此時正在煉傷藥。

雲海進來了。

「草兵衞，你看這個好不好？」

從容的由懷裏掏出一瓶葫蘆來。

是酒。

「……？」

草兵衞用奇異的眼光看著雲海。

「怎麼樣？來一杯！」

「我是個秘探，滴酒不沾。」

「可惜！」

雲海不管三七二十一撲通的坐下來。

「那麼貧僧只好一個人獨自享受啦。」

「你出家人可以喝酒嗎？」

這時的雲海已得到師父的諒解，能够安心的待在寺裏。

「那有不喝的道理呢？」

雲海一邊回答，一邊用木碗乘著滿滿的，咕嚕咕嚕的一口氣飲盡。

「你爲什麼要犯戒呢？」

「師父不相信我雲海眞的痛改前非……，這回我糊里糊塗的回來，他一定會暫時的讓我待在這兒——，師父目前可能有此想法，而我也時時刻刻準備讓他再趕出來。酒這種東西，要是有一天不喝的話，我會發瘋的。晚天我自個兒偷偷摸摸的釀酒。本來想請你喝一杯，結果你說不要喝，讓我一個人喝眞不好意思。」

話雖這麼說，雲海還是咕嚕咕嚕的喝著。

草兵衞看到他這種模樣，整個人呆住了。

「咱們換個話題吧！談談絕世美人的公主，說實在的你整日守在她身邊，難道你不會起

點野心嗎？」

雲海毫不客氣的發問。

草兵衞狠狠的瞪著雲海。

「不管你是多隨便的和尙，我不允許你講這種不禮貌的話。」

「好了，不要生氣，我並沒有惡意的。」

雲海趕緊磕頭賠不是。

「我時時刻刻都希望公主跟主人早日結爲夫婦，除了這點外，別無其他的慾望。」

「一個秘探，反而比我這和尙更能堅守道義，簡直是一大諷刺。」

這個破戒的和尙是個有正義感的人，只是不適合做和尙而已。

「坦白的講，貧僧對女色比喝酒還要來得有興趣……。當我在樹上看見鶴姬美姿的一剎那間，頭暈目眩東西南北都分不清，世界上豈有這麼美麗的女性，我簡直嚇了一大跳，差點由樹上跌下來。」

——對這個破戒和尙不能不加以提防。

草兵衞於心裏想著。

雖人不錯，但他對於女色的興趣比喝酒還要來得大，萬一破戒和尙產生情慾之心，非禮我們的公主，那要怎麼辦？

「雲海，我事先向你言明。」

草兵衞用嚴肅的口吻說。

「希望你對公主不能存有膚淺不正當的歹念，若是有的話，你我之間沒有什麼好談，一句話向你的師父報告，我草兵衞親自將你趕出廟。」

「知道了！知道了！我絕不敢動你的寶貝，放心好了。但我誠心的稱讚公主，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吧！」

「你的讚美不能含有情慾的企圖，你能跟我作這個約束嗎？」

「沒關係，我可以向天發誓。」

於是雲海舉起手，口中唸唸有詞。

「一定的。」

「一定的？」

「絕對不會錯的。」

「雲海，你從前是不是做過很多不人道的事？」

「是的，五戒我已通通都犯了，起碼闖蕩紅塵有二十年。」

「現在你可以改邪歸正吧！」

「是有這個意思，但我的俗念太强，無法一時間改過來。」

「你不是修過行嗎？」

「修行？」

雲海不解的摸摸他那張圓咚咚的胖臉。

「普通的修行沒有辦法控制住的……，或許我這樣是因前世宿業所致，並不是祖先十八代都不好。」

雲海自圓其說的講了一大段。

草兵衞頓時覺得很沒有意思。

「怎麼啦！公主的人不見了。」

雲海這樣問。

「公主跟兩個小和尙到外頭採香菇去。」

草兵衞緩緩的答道。

「採香菇！我想公主採香菇的姿態一定很好看。」

「雲海！」

「放心，我沒有任何的邪念。」

雲海趕緊加以辯解著。

「這裏也有！」

鶴姬小心的撥開落葉，發出喜悅的聲音。

在落葉的下面，果然出現一朵朵乳白色傘狀的香菇。

從前在鶴舞城每至秋季時，就出來採香菇，所以鶴姬能分辯出可吃或不可吃的香菇。

鶴姬手提著籃子，裏頭裝有七、八分滿的好幾種香菇。

她摘下一朵香菇放進籃子後，停下注視四周一下。

不知由何時起，兩個小和尙已消失了。

「清珍！淨念！」

鶴姬高聲呼叫着。仍是一片死寂沒回聲。

「大概在相當遠的地方吧！」

她倒回到方才前來的路上，鶴姬再度喚兩三聲，還是聽不到回聲。

「這是怎麼一回事？」

鶴姬覺得事情有點異樣，於是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穿越一座樹林。

之後，鶴姬來到一處空曠的平地。

空地雜草稀疏，其間植有幹枝蒼勁的老松樹，而兩個小和尙靜靜的躺在那兒。

「哎呀！你們可眞會享受啊——」

鶴姬笑盈盈的走進他們。

等到走近前一看，她嚇住了。

兩個小和尚並不是在睡覺，而是被人擊昏，且雙手反綁於後。

鶴姬嚇得不由自主的嚥下口水，瞬間以害怕的眼神看了周圍一眼。

但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人影。

鶴姬立即替小和尚們解開繩子。

正在這時候——。

從空中飄下一個人。

鶴姬看到這個人的出現，全身頓時緊張起來了。

像棉絮般輕飄飄的落下的人，正是乙女之助也。

他露出猙獰的笑容，故意裝出一付誠意，向鶴姬鞠躬。

「我乙女之助曾對草兵衛說過，我是個非常固執的人，公主也記得吧！」

「……」

鶴姬不出聲，慢慢的向後倒退。

「這次我希望妳乖乖的跟我走。……但是我事先跟妳說明，我乙女之助對女人的一切不感興趣，這點妳倒可以安心，我所需要的是錢，如能將你順利的帶利荒海城，我就能夠得到兩手滿滿的金子，這才是最好的東西。」

忽然間，鶴姬掉頭開始跑。

乙女之助像風般的追上去，身子一躍將鶴姬擊昏於地上。

當鶴姬醒來時，發現四肢正被綁住了。

兩個小和尚也在場。

「聽著，小和尚要命的話，乖乖的把公主扛下山，如果你們途中要什麼花樣的話，一刀砍斷你們的腦袋。」

乙女之助兇狠的威脅他們。

叫他們兩人扛鶴姬下山。

鶴姬閉著眼睛沉思，這次跟以前被源八郎俘擄的情形一樣，定會有貴人相助。

——我是有天運的，相信我的身體是獻給伏見劍吾，我有這份信心。

她默默的思忖著。

「你們聽我講——」

鶴姬還是閉著眼睛，輕聲的對小和尚說道：

「你們不要害怕！乖乖的聽那個人的話，將我抬到山下。」

小和尚們不出聲點着頭示意。
乙女之助小心翼翼的看前顧後。
一路上並沒有遇到上山或下山的人。
當走到可聽見溪水流動的聲音，正要步下緩坡時。
乙女之助回頭對小和尚說：
「走快點！」
就在這瞬間，河中的岩石旁有個人聽見乙女之助的叱聲。
「是什麼人在說話？」
猛然的抬頭瞧了周圍一眼。
此人正是海太郎。
本來他想在河裏抓些魚。
而劍吾則躺在大岩石旁的小岩石上睡午覺。
於是海太郎悄悄的溜到溪邊，觀察山徑上的動靜。
「啊！」
海太郎頓時張大兩眼看著。
「主人！」

猛力的搖動劍吾，說道：
「那邊有人擄女子。」
「……」
劍吾也趕快站起身來看個究竟。
是一個穿着花衣裳的女子被兩個小和尚抬着，而且他覺得女子身上的衣服很面熟，好像在那兒見過。
——是鶴姬的衣服。
劍吾靈敏的意識到。
乙女之助一行人平穩的走著，忽然間在他們前面的三十尺距離時出現了一個浪人。
「喔！」
乙女之助曉得這人就是伏見劍吾。
而劍吾並不曉得他是誰。
劍吾以銳利的眼神注視著對方，問道：
「你們要把女子帶到那兒去？」
乙女之助沒作答，反而使出全身的力量向劍吾衝來。
乙女之助想利用這動作的瞬間，讓劍吾閃開，然後跳近鶴姬，以殺掉鶴姬來威脅劍吾。

然劍吾一步都沒有移開，却把乙女之助纏住。

海太郎趁機快速地衝上來，用小刀解開鶴姬身上的繩子。

乙女之助知道劍吾的厲害，從刁鑽的草兵衞躲不過劍吾的飛刀而被刺瞎一隻眼睛這件事也可以測知一二。

若想正面擊倒他，絕對不可能的。

乙女之助頓時改變態度，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雙腿落地跪著。

「請饒恕吧！」

說著說着，像蜘蛛俯在地上。

劍吾無可奈何的露出一絲苦笑。

「你走吧！」

乙女之助仰視著心中所思慕的男子，聽到劍吾這麼一說，心中頓時感到很失望。

「怪不得草兵衞會敗在你的手下，且甘願做你的部下，這其間的道理我明白了。」

「……」

「你可稱是男人中的男人，我希望你也能收留我爲你的部下，好嗎？」

「我剛才叫你離開，聽不懂嗎？」

劍吾冷淡的說著。

「怎麼樣？請求也不行嗎？如果你收我爲部下的話，我一定滅私奉公對待你，絕對不輸於草兵衞。」

「你若繼續講話，我要殺掉你。」

乙女之助被劍吾一吼。

「唷！不要那麼兇，嚇死人了。」

大聲的一喊，趕緊把身子一轉。

頃刻之間，他已跳到溪流的岩石上。

但是乙女之助並未就此消失了。

他迅然的掏出閃亮的東西，向劍吾射來。

而劍吾一動也不動的，平穩地把飛鏢打落在地上。

「好功夫！」

乙女之助感嘆的說著。

「後會有期！」

「我先跟你言明在先，以後若用卑鄙的手段捉女子，被我碰到的話，絕不會輕易的饒你。」

「從今天起，我要爲你的影子苦惱了！」

劍吾與鶴姬的視線不期而遇。

這一對男女自在老人的家分手後，今天是第一次見面的。

那時，鶴姬是黑澤修理之丞的名義上的妻子。

而劍吾則是這對夫婦的護衛者。

在離開的這段時間中，鶴姬的心中已起了什麼微妙的變化，此是劍吾無法想像的。

「聽說你曾經被藏在鯨館裏面，後來被草兵衛救出來，是嗎？」

劍吾開口問著。

「是的。」

鶴姬微笑的點頭應道，

「……？」

劍吾忽然間覺得怪異了。

在劍吾心目中的鶴姬並不是如此活潑的女性。

雖有着傾城傾國的美艷，但她只是一個不知如何喜、怒、哀、樂的女子。

完全沒有行爲思想的一個女性。

更絕的是，劍吾一點都不知道鶴姬深深地暗戀他。

但是……。

現在站在他面前的鶴姬，已是一個能表現自己內心所想的女子，從她眼神喜悅的流溢，可以發現她已有一分堅毅的神采。

——鶴姬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

劍吾不相信這是事實，懷疑自己的眼光是否有看錯了。

「草兵衛到那兒去？」

「他已經到清澄寺了。」

於是劍吾開始向前邁進，而鶴姬默默的尾隨其後，

走在最後面的人是海太郎，他是這三人中最高興的一個，邊走邊拍手。

「我認爲草兵衛這個秘探最適合保護你。」

劍吾淡淡的向鶴姬講。

「是的。他照顧得無微不至。」

「但是我覺得草兵衛這個人脾氣有點急躁……。草兵衛將你帶到清澄寺的目的，是要讓我們兩人見面的吧！可是我已經不再是你的護衛者了。」

「是的，我心裏非常明白。」

「那麼你可以選擇自己的去處。」

「是的。」

「有目的地嗎？」

「沒有！」

鶴姬毫不隱諱的說著。

「妳可以仔細的考慮考慮！」

頓時間兩人不講話陷入沉默的氣氛中。

而斜坡也漸漸的險陡。

不知何時起，劍吾跟鶴姬單獨的在一起。

實際上，是海太郎跟另外的二個和尚故意的離開他們。

當劍吾回顧一看。

因鶴姬打著赤脚的關係，所以爬坡顯得很吃力的樣子。

於是劍吾脫下鞋來，拿給鶴姬。

鶴姬客氣的回謝之後，將草鞋穿上裸露的雙脚。

剛脫下的原故，草鞋上有劍吾體溫的熱度。

鶴姬感到不好意思，臉上不由得現出一絲紅暈於臉上。

劍吾却邊走邊說：

「我有件事情需要告訴妳。」

「是，什麼事？」

「妳的丈夫黑澤修理之丞，被那夜來襲的浪人擊殺了。」

「啊——那麼他不在世上了……」

「沒有，當時他身受重傷，在我將要離去之前，他還有氣力在地上爬。依我猜他現在可能還活著，不然就是死在木屋裏吧！」

「……」

「坦白的講，我相當討厭那個人，所以他身受重傷，我毫不憐惜的把他丟棄在那兒……。妳是他的妻子，我應該向妳道歉才對。」

「這是那兒的話——」

鶴姬否決了。

因是跟在劍吾的身後，不怕他看到自己的表情，所以鶴姬大膽的述出內心所想的話。

「伏見君，我不認爲黑澤修理之丞是自己的丈夫。」

「……？」

「在陷城之前，奉著父命不得不跟他舉行婚禮，但我始終不承認這句話。」

「……」

「在鶴舞城時，父親的命令是十分有權威性，說一不二，爲了不反抗父親的命令，不得

不這麼做。……以前我可以說是像沒靈魂的木偶人一樣生活，默默的接受命運的安排。後來能憑著自己的意志決定一切，這還是從城裏逃出來受你護衛時所體會到的。」

「……」

「當我跟海太郎奮力逃跑之際，猛然的發現到自身也有力量去做能够做的事，那時我眞的是驚喜萬分。……就像木偶任人擺佈的擧行婚禮，絲毫也不能束縛我的自由，……我絕對不承認自己是黑澤修理之丞的妻子。」

鶴姬一口氣的說完久久懸在心中的話。

劍吾還是繼續沉默不語。

於是鶴姬又開始說道：

「現在我已決定用自己的意志活下去，希望你能够瞭解我的意思。」

終於——。

劍吾和鶴姬兩人來到清澄寺的山門。

這時——。

海太郎不知由何處冒出來，匆忙的跑過兩人的身旁，飛奔到清澄寺。

「草兵衞！草兵衞！」

興奮的叫嚷著。

「草兵衞呀！伏見劍吾叔叔來了！」

在寺院的小屋裏跟雲海聊天的草兵衞。

「喔！太好了！」

立卽發出喜悅的聲音來。

「那個人是誰？」

「他是我的主人，也就是鶴姬未來的丈夫。」

說完後，草兵衞慌慌張張的跑出去。

當他跑至石階的小徑時，已發現劍吾跟鶴姬向他走來。

「天哉！人哉！地哉！」

喃喃自語著。

草兵衞從未這麼高興過。

步下石階的草兵衞，向劍吾開口說道：

「幸虧你一路平安——」

說話的同時，禮貌的磕了一個頭。

劍吾牽强的笑著說。

「原來那時你跟我道別的用意是，想把鶴姬帶到這裏來的嗎？」

「請你不要責備我好管閒事，可以嗎？爲了完成你的希望，我不得不這麼做。」

草兵衞用隻手擦拭自己的臉頰，以消除內心上的緊張。

劍吾則默默的走入寺廟。

在一間有圍爐的房內，看到多年不見的師父。

「師父，久違了。」

老和尙則以慈祥的眼光凝視向他行禮的劍吾。

「看你現在這樣子，比起兩年前算是更成熟哩！這是不是你成長的證據，那就不得而知了！」

老和尙打趣的說著。

「殺人殺得愈多的話，我的臉相也跟著變成陰森可怕。」

劍吾冰然的答覆著。

「這也難怪你會這麼說，身在亂世時代的武士爲了活下去，只好狠下心將周圍的勁敵一個一個的砍下去。……所以會經常在深夜裏爲噩夢所驚醒，那時你恍然的感到人生的無常啊！」

「我想或許我年紀太輕，不懂什麼叫人生無常？」

「哈哈……，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人生哲理。」

已過古稀之齡的老和尙淡淡笑著說。

「在你人生的旅途上，還得渡過一大段的日子。……那麼……」

兩眼炯炯有神的注視著劍吾。

「你打算把鶴姬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劍吾迷惑的問著。

「事情就是——」

老僧微笑了。

「關於男女之間，是種說不出來且微妙的感情，這種感情……，意思卽是說你跟公主第一次見面的瞬間，你們彼此間的心靈上都有互相溝通的成分，難道不是嗎？」

劍吾被老和尙這麼一問，才猛然想起他做修理之丞和鶴姬護衞時所發生的事情。

當從城裏逃出來時，鶴姬是用面紗矇住臉龐，所以劍吾根本不知道她有多麼美麗。

後來有一天三人逃入雜木林時，因遭受敵方探索隊的攻擊，三人不得不縮短距離，以致劍吾能有機會第一次很近且面對面的看到鶴姬的廬山眞面目。

當時的那一瞬間，劍吾被對方所感動的是，不單是她那美麗高貴的姿色，而是在他十一歲時，跟城池同歸於盡的母親的倩影，不期而遇的出現在鶴姬的美麗的容貌上。

——太像了！

默默的對自己低語著。那時的情景，劍吾現在感到記憶猶新。

但是——。

劍吾當時並沒有跟鶴姬互通心靈，因他那時認爲鶴姬是個不懂感情的人。雖然劍吾曾一度爲鶴姬的美麗，而連想到生母的倩影，但那祇是短短的、一時的想法，不久又恢復到冷漠的世界中。劍吾始終記住自己是護衞的身份。

「我沒跟鶴姬互通彼此的情感。」

「你眞的沒說謊言嗎？」

「當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只是感到她很像我死去的母親而已。」

「嗯——。」

老和尚滿意的點頭。

一時間又陷入沉默的氣氛中，

「照你這麼說，公主對你抱著什麼態度，你是全然不知情的了。」

突破沉默氣氛的老和尚首先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不知道。」

「這位公主好像很喜歡你哩！」

「……」

「她一直抱著要做你妻子的一份幻想。」

「……」

「但我向她說她既然已是人家的妻子，就不能這麼隨便的暢所欲爲。」

劍吾這時才想起尚未趕來這裏之前，鶴姬於路上對自己所說的話。

鶴姬堅持像木偶般所舉行的婚禮，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並不發生任何作用。

「但是，我覺得你和公主是非常適合的一對。」

老和尚侃侃的述說著，

「如果你有意思的話，你們可以結爲夫婦。」

「……」

「可是公主名義上是修理之丞的妻子，所以她必須當面向對方請求仳離，這是爲人之妻的道理。……因此希望，想辦法讓鶴姬和黑澤修理之丞見個面，你應該幫她這個忙啊！」

被老和尚勸說的劍吾，無可奈何的把眼睛朝上看。

「我目前沒有娶那女孩爲妻的打算。」

「啊……，那麼漂亮的稀世美女，你怎麼不動心呢？」

「這是不得已的事，我的心中梗有一塊冰冷得不能溶化的東西，我如果說自己不信任所

有的人的話，也許你會認爲我太過於冷酷無情，然事實就是如此，就拿目前的來說，那個叫草兵衞的秘探，被我傷了一隻眼睛，但他絲毫沒怨言，爲我盡忠賣命，可是我就無法接受他的誠意，假若我這惡劣的根性一天不改，儘管絕世美人如何深愛我，我也沒辦法娶她爲妻的。」

說的也對，這就是你心中還懷有根深蒂固的業力所致，但是……你方才說你心中有塊像冰不能溶化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因冰遇到火就會溶解的，所以依我的看法，有一天公主會溶化你心中的冰塊。」

「……」

「到那個時候，你一定變成……。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你去找鶴姬慢慢的聊天吧！」

看到劍吾走入房間時，草兵衞立即對鶴姬說：

「公主，妳把點心端去給主人吃。」

在寺院裏有規定，如果用饍的時間超過的話，就稱爲臨時的點心。

因爲草兵衞方才偷聽到劍吾跟師父的對話。

於是鶴姬聽從草兵衞的話，端著點心向劍吾休息的房間走去。

這時劍吾正緊閉雙目作休息狀，忽然聽到由走廊傳來鶴姬的叫聲。

「……嗯。」

低沉的應了一聲。

於是鶴姬走進房內，並靠近來，但劍吾還是緊閉著眼睛。

「請你用餐。」

劍吾只好起來了。

鶴姬臉上掛著微微的笑意，輕輕的把饍食放在劍吾的面前。

劍吾一聲不響默默的吃著。

待在一旁的鶴姬，因劍吾的沉默的關係，所以不好意思先開口講話。

劍吾吃完放下碗筷之後，才開口說道：

「妳眞的沒有親人可以投靠嗎？」

冷冷的問著。

「有個姨母住在京都，聽說已削髮爲尼，這是以前奶媽向我說的。」

「她在那座寺院，妳知道嗎？」

「不知道。奶媽並沒有向我提起是那座寺院。」

劍吾停了一下，說道：

「說不定草兵衞可以找到。」

「……？」

「妳想不想去找妳的姨母呢？」

「從前在鶴舞的時候，曾經想過。」

「妳願不願意跟草兵衛到京都去呢？」

劍吾以試探性的口吻問鶴姬。

「那你怎麼辦？」

「我——我還是繼續的流浪吧！」

「你不願我跟隨在你身邊嗎？」

鶴姬鼓起勇氣大膽的問劍吾。

劍吾看了已經滿臉紅暈的鶴姬一眼，才說道：

「我喜歡一個人無憂無慮孤獨的活下去，妳、海太郎以及草兵衛三人，若跟著我的話，只會和我一起受苦。妳如要跟我廝守一輩子，對我來說是一種負擔。……因爲我還沒有成家的能力，更何況我也沒有找棲身之地的念頭……，請妳原諒我吧！」

「是的——。」

鶴姬輕輕的點頭應道。

但她的臉上並沒有浮現出悲傷的神情來。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有件事想拜託你，不知行嗎？」

「是什麼事？」

「我打算永遠的等你，一直到你願娶我爲妻的那天爲止，這樣做可以嗎？」

鶴姬直直的注視著劍吾。

這時的劍吾，聽見鶴姬這種的要求，呆住了。

一直等到答應娶她爲妻的那天爲止。

由此話得知，這女性的愛慕之心是何等的强烈。

劍吾過去是沒有戀愛過，也不曾主動的愛任何女性。更沒接受過任何女性的愛。

——這教我要如何的答覆？

劍吾一時無言以對，只好把視線投射到天花板上。

這時——。

草兵衛蹲在走廊，大叫道：

「主人啊？情形有點不妙了。」

「……」

「有個自稱是里見安房守的使者，帶有數名的武士站在寺院的大門口，說要調查住在寺院裏的人的身份和姓名，你說該怎麼辦？」

「……」

「他們很可能是調查公主的行踪吧！」

「看他們像不像里見家的家臣呢？說不定是僞裝的。」

「依我的眼光判斷嘛……非常像里見家的家臣。」

里見安房守跟荒海右衞門佐是敵對的。

因此之故，所以對小須賀甲斐守相當有好感。

如今鶴舞城爲荒海所陷落，小須賀家也滅亡，而里見安房守是否會對小須賀家繼續保持好感，這是不得而知的。

也許里見安房像荒海右衞佐一樣，對鶴姬萌起野心，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爲鶴姬的美麗的風聲太响亮了。

任何的男人對她抱有獨佔的企圖，這是不足爲奇的。

何況她目前是流浪之身的美女。

只要想得到的話，相信一定很容易做到的。

「去把她抓來。」

部下常奉著這種命令前來，也說不定。

從未聽說過里見安房守是屬於高雅而有品格的人。

「相信師父會出面向他們婉拒才是。」

這座清澄寺是關東首屈一指的古刹，就算統轄南房總國的人也不敢隨便的前來蹂躪這座寺廟。

「我去看看情形怎麼樣，如果有危險的話，我會再來報告的。」

草兵衞說完掉頭轉身卽走。

劍吾凝視著鶴姬，幽幽的說道：

「啊！美是禍害之首，尤其是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代，不知道要繼續到何時才了結……」

十三、流　水

沒多久的時間，草兵衞神色緊張的跑進來，說道：

「事態愈來愈嚴重了，山門裏外出現了四十名的武士。」

此是半刻時辰不到所發生的事。

本來對方是來與師父談判的，但因被拒絕，乃派來早已有所準備的武士。

他們打算徹底的搜索寺內的一切。

「主人趁這時趕快帶公主一同逃走吧！後面有條小徑……快點，否則就來不及了。」

劍吾一時躊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現在不是猶豫的時候。」

草兵衞第一次責備主人。

遂劍吾站起來。

「憑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抵擋他們嗎？」

「不用操心，我還有一個最佳搭擋的夥伴。」

草兵衞不由得綻出一絲笑容於臉上。

而海太郎也溜進來說：

「趁對方尚未搜寺之前，趕快走吧！」

草兵衞隨即命海太郎去看後面的小路的情況。

於是劍吾跟鶴姬由海太郎帶路，不聲不響的從小屋出來走入杉木林裏。

被落葉掩住這既窄且陡的斜坡上有條山徑。

「好了！」

草兵衞望著三人遠離的背影，暗自叫道，然後跑到大門。

來到一間寬廣的大房子，雲海像豬似地呼呼的睡著。

「喂！裏面的情形怎麼樣啦！」

草兵衞大聲的將他吵醒。

「談判破裂了。」

「能够不決鬪的話，還是不決鬪的好。」

你說什麼傻話？我雲海這次回到山上是大有意義的，我希望師父對我有所瞭解，雖然我是他最討厭的犯戒徒弟，不過歹狗也會護主人，某些場面仍是個相當有用的人。」

雲海說完之後，哼哼呀呀地像牛般笨重的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我好久沒有運動過，今天可以盡心的表現一番。」

這時忽然間從大門口衝進來的人，是里見安房守的使者，他高聲一喊。

「大家進來！」

絲毫不感到懼怕，大模大樣地吆喝著部下。

「搜！」

「喔！」

應聲的瞬間，有四十人迫進。

住持沒有出現，連和尚們也不知躲到那兒去了。

踏入本堂的地方是由雲海看守著；至於大門的玄關之處則是由草兵衞把持著。

「滾開，不要做無謂的抵抗，若不讓我們進去的話，要把你們的寺院變爲修羅場，殺得一個都不剩。」

帶頭的武士大聲的怒吼！

「你要殺的話，就試試看吧！」

雲海不畏懼的笑著說。

此人並非普通的和尚，一眼便可觀知。

這是個野和尚。

看來他宛若非常喜歡打鬪的樣子，得意的笑著。

里見家的武士們不約而同的明白這人是不好對付的。

另一方——。

草兵衞兩手空空的站著，對手看見他那股寒酸的模樣，以爲他是個傭人。

「走開！」

有一人伸出手想扳開草兵衞。

剎那間——。

手臂反而被草兵衞抓住，用力一扭，使武士痛得直叫不敢。

經草兵衞一推，重心不穩的跌個四脚朝天。

「你們也不看清我是誰，動不動就使用武力，眞是要不得。」

草兵衞故意用柔和的口吻說著。

「混帳！」

三人頓時拔刀向草兵衞逼近。

草兵衞用僅存的單眼睥睨著對方。

「既然你們決心衝進去，就要小心腦袋開花啊！」

「這是你一個人能辦得到的嗎？」

一人猛然的殺過來。

瞬間——

那個有六尺長的身軀彷彿草人般的飛到空中，並翻了斛斗。

「通」一聲掉落地上，並由台階滾到門外去。

然草兵衞還是空手站在那兒。

「清澄寺有這種怪傑！」

「看他模樣說不定他就是秘探出身的。」

於是數名的武者紛紛地拔出刀來。

但是——。

橫列在草兵衞的眼前，全都是一些二十歲左右沒有戰場經驗的年輕武士。

只憑力氣來對付敵人的攻擊，這是相當容易的事。

「喔喂！一個一個的上吧！」

草兵衞微笑的向他們挑戰。

在這同時，本堂裏孤軍奮鬪的雲海，他已擊倒了三個人。

沒有一個不是被打斷了身體的手或脚，動也不動的躺在石階下呻吟著。

「你們這些沒有用的東西！」

當雲海跟草兵衞正在與四十人以上的弱敵嘶殺時，劍吾、鶴姬及海太郎三人已離了很遠。

後門的這條山徑是通往海邊的道路。

此地是位於房總丘陵的東端，山巒重疊，滿山遍谷都是濃密的樹林，人跡罕至之處，裏間一片死寂。

因此要如何穿出樹林由何方下山，搜尋許久，仍苦無出路。

滿地都是蔓藤橫生，以致三個人的脚爲其絆住，行進不易。

這條山徑是否通到山下呢？他們非常的懷疑。

走在最前面的海太郎說道：

「我們下山到底要往何處去呢？」

首先打開沉默的氣氛。

「海太郎，等一下。」

劍吾忽然的緊張起來，趕緊走至前面。

「……？」

其餘的兩人也跟著緊張了，直盯著劍吾看。

這時——。

密林的周圍佈滿著出奇的寧靜似乎隱藏著可怕的殺機。

「沒錯，這裏一定埋伏。」

劍吾低低的自語著。

「你們跟在我的後面。」

然後仔細的環視了周圍一眼。

他是在留意對自己有利且可迎敵的地方。

忽然間，樹林一個、二個……全部的出現在眼前。

令劍吾感到意外的是，對手全都是浪人。

劍吾覺得浪人中的一個很面熟，好像曾在鶴舞城夥伴一場的浪人朋友。

「哦！原來是你。」

劍吾牽強的露出一絲笑意於臉上。

先前自己帶著珠乃乘小舟於海上時所遇的浪人們，不知何時已竄到這裏來，悄悄的埋伏且靜待劍吾一行人的到來。

「我孫子源八郎怎麼啦！沒看到他人影。」

劍吾詫異的問著。

「在山下等你。」

浪人中的一個回答劍吾的話。

「我孫子源八郎不親自來指揮你們，反而讓你們來襲擊我，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此埋伏並沒有殺你的意思，而是要帶你到我孫子源八郎那兒去。」

「……？」

「我們當然不想白白的斷送性命，爲知道你的厲害，源八郎也這麼認爲，他想鶴姬現在既然受你的保護，恐怕以武力解決是划不來的，所以想以和談的方式解決這問題。」

於是劍吾跟著五個浪人來到山下。

雖然已是山下，但仍是置身於看不見外面情形的密林。

只聽到不知是那兒傳來的溪流的水聲。

劍吾小心翼翼的跟在浪人的後面。

時間一分一刻的過去，終於走完密林。

是一處視野非常廣的地方。

且發現到一條相當寬濶的溪流，在那方緩緩的流動向前延伸。想不到這裏是風景秀麗的地方。

遠遠的眺望去，身心不禁地感到一片舒暢。

山坡上碧綠的草地，彷若柔軟的地毯似的，一畦一畦的隨高度而上升。河流的上面架著一道板橋，對岸居住著數戶農家。

劍吾問了浪人中的一位。

「這是什麼地方？」

「在昨日之前，這裏是山賊的巢窟。」

之後，劍吾一行人被引進屋裏去。

我孫子源八郎已出現在門口侍候著。

「呀！好久不見了。」

滿臉高興的笑著問。

劍吾緩緩的向他走去。

「關於我逃出寺院的事，你怎麼知道的？」

如此問源八郎。

「有一個送饍食的人到清澄寺之後，回來對我說他看見絕世美人現住在寺裏，不巧的是里見安房的部下也聽到這一則消息，於是想到寺裏查一查這女子是否由鶴舞城逃出來的鶴姬。……我們浪人本來計劃由這條小道溜進寺院搶奪公主的，誰曉得我們抵達這裏時，竟然發現此地已有山賊盤據阻擋了去路，如要走山路的話，就得事先把這些山賊消滅掉才行，當然嘛！這一小巢的山賊算得了什麼？統統被我們消滅掉了，山賊共有二十七位，而我們這邊也犧牲了八人。如果沒有我們的話，恐怕你們現在不知如何……哈哈……你應該向我道謝才是。」

「你想到我們會由山路下來的嗎？」

「我猜你絕對不會輕易的把公主交給里見家的那班人。……先進來再說吧！」

源八郎看了鶴姬一眼，說道：

「公主，在昨天之前我是你的敵人，如今由現在起，我可算是你的同伴哩！」

鶴姬低頭默然著。

鶴姬回憶起當時被滿臉都是鬍髭的男子所擄捉的情景。

那時源八郎嘴巴雖講著令人恐怖的事，但絲毫沒有動她身上的一根汗毛。

看這情形，源八郎對待劍吾相當的客氣。

一行人說著說著就來到屋內，張眼一看，是間空蕩無一物的大廣廳，地上舖著木板且沒隔間，眞像山賊們的住所。

屋內的中央置放著一座圍爐。

天花板、牆壁上面到處站滿血漬，刻劃出他們的戰鬪是多麼的激烈。

於是一行人圍著圍爐邊而坐。

「近來怎麼啦？你改變主意了嗎？還想不想搶公主」

劍吾故意的問著。

「哈哈哈……，我記得曾對你言明過，假如你喜歡鶴姬，我就自動的退出，關於這句話你還記不記得？但那時你沒表示愛公主……所以嘛，我現在還想要公主。」

「……」

「但我現在看你帶公主從清澄寺逃到這裏來，八成你的心也有變化了。」

「……」

「你覺得怎麼樣，伏見劍吾——愛上美人嗎？」

「……」

「今天一定要老老實實的講出來，愛上就說愛上。」

「是的。」

劍吾應了一聲且點頭。

「我已經決定娶她爲妻。」

聽到這句話的鶴姬，驚訝的抬頭看著劍吾。

「是嗎？當然的嘛！美女就在左右，那有不愛上的道理，就是因爲我欣賞你之故，所以決讓賢使你和鶴姬得以結爲夫婦。……這是我唯一的條件。」

源八郎開懷的笑著說。

「條件？」

「是啊！條件就是你若不答應的話，我就要佔有公主。否則，是要你和公主在今夜履行夫妻的關係。」

「……」

「哪！那邊有間寢室是作爲你們的洞房，去吧！」

「……」

「雖然我不太願意，但這是不得已的事。你們二人成爲眞正的夫妻之後，我只好死了這一條心，徹徹底底地放棄，但那得讓我親眼看見你們成爲夫妻，否則的話，我還是不會死心的。」

「……」

「伏見，你聽清楚了吧！」

「嗯！」

「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於是源八郎面向著鶴姬說道：

「公主，妳看如何？我這個大老粗也懂得一點人情，妳應該有所瞭解了吧！」

他這麼說。

而鶴姬默然低下頭。

當黃昏籠罩著大地之時，劍吾和鶴姬兩人由源八郎帶進東端的房間。

「在天應是比翼之鳥，在地則是連理之枝。這是一件多麼值得使人高興的事，恭禧！……那麼，我就祝福二位白頭偕老了。」

源八郎說完祝福的話後，馬上就離開了。

於是劍吾和鶴姬兩人並肩的走進室內。

室內已準備了一切就寢時所需的用具等等。

枕邊還置放著酒杯和酒瓶，讓他們自個兒慶祝自己的新婚之夜。

劍吾和鶴姬隔著一段距離而對坐著。

經過短暫的沉默之後。

「……非常的委屈你了。」

鶴姬鼓起勇氣，首先向劍吾說話。

「這是那兒的話啊！……也許有一種奇妙的力量促使我們倆必須結合在一起！」

「是的！」

「不僅草兵衞盼望我們結爲夫妻，連海太郎這麼一個小孩也希望我們如此，清澄寺的法師也是……。原來想把妳奪爲己有的我孫子源八郎，現在竟然逼著我們成雙，……我只能說這是天作之合呀！」

「我覺得很安慰。」

「……」

「我總覺得這樣做對你實在過意不去，我向你道歉。」

「公主——」

劍吾凝視鶴姬說。

「妳實在太美了！沒有一個男子不爲妳動心的。……至今天爲止，我還一直抑制內心的情感，清澄寺的師父問我時，我並沒有誠實的回答他。那時我向師父說自己心中堆置著一塊像冰般冷硬的不能溶化的東西。……我嘴裏雖這麼說，但是我曉得一旦跟公主在一起時，我心中那塊冰硬的東西定會被溶化掉。……在寺院的時候，有次妳端點心到我房間，且對我說妳會永遠永遠的等著我，直到我娶妳爲妻的那日爲止，妳還問我可不可以等……那時我並沒有立即的回答妳，但我已清清楚楚的明白自己內心的想法。」

「……」

鶴姬靜靜的聽劍吾說話，覺得心中有股情感欲爆發的衝動。

「到那時候，我才發覺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深深的愛上妳了。」

「……」

鶴姬仍不作聲。雖然如此，但她的喜悅之情已由微微的氣喘中表現無遺。

「但是——。」

劍吾忽而改變語氣說：

「妳現在還是屬於黑澤修理之丞的妻子啊！縱然你們尚未成爲眞正的夫妻，但已經在令尊的面前舉行過婚禮的，就不能否定妳不是他的妻子。……清澄寺的法師也這麼說過的。我們若想成爲夫婦的話，妳就得向黑澤修理之丞請求，不然的話，我們永遠是不能擅自實行夫妻的關係。……法師說的也有幾分道理。」

「……」

「所以今天……最好還是不要。」

「是，是的——」

「但如今我們已經被安排在今夜成爲夫妻……，我孫子源八郎他說，如果我們不履行夫妻的關係，他將要奪取妳。」

「……」

「這件事情怎麼處理呢？……我心亂如麻毫無主張。如果跟妳同躺在一張床上的話，恐怕會忍耐不住把妳抱住奪爲己有，因我也是一個男子漢呀！……總之，我已經愛上妳了！」

劍吾毫不隱瞞的說出內心話。

這時的鶴姬聽到嘴巴跟雙肩微微地顫動著。

「……今宵一刻值千金，就是說遍了人倫之道，我也毫無畏懼的。」

鶴姬講完這句話的同時，雙眸已充滿了仰慕的熱情，含情脈脈的凝視著劍吾。

劍吾受到這種熱情的凝視，情不自禁地靠近鶴姬的身邊。

而鶴姬也不顧一切的抱住劍吾的腿部。

「……」

劍吾輕輕的撫摸鶴姬那頭柔黑烏亮的秀髮。

——此時此刻，彷彿只有自己和鶴姬兩人活在這個世上。

劍吾深深的遐思著。

——相互相愛的一對男女，如今要把肉體與靈魂結合在一塊，難道這也是犯罪的嗎？

劍吾默默的問自己。

「公主！」

劍吾輕聲的叫著。

「妳跟我今夜要溶爲一體了！」

「是的！」

於是劍吾溫柔的把鶴姬輕輕的放在床上，之後自己慢慢的覆蓋在鶴姬的身體上。

面對面的看著。

兩張嘴唇不約而同的送上去。

他們倆就這樣久久未分開。

這時劍吾的全身如火般的燙熱，有股失去理智的衝動，但他還在躊躇是否要替鶴姬解衣。

——啊！對了。跟鶴姬先舉行個簡單的婚禮儀式，然後就和她成爲正式的夫妻。

劍吾在腦海裏這麼思索著。

「公主——。」

劍吾看著爲燭光照映的鶴姬的睡臉，說道：

「我們先舉行一個簡單的婚禮儀式。」

「是的。」

鶴姬緩緩的張開眼睛，仰視著劍吾。

於是劍吾爬起身來，同時鶴姬也爬起來。

「只要互換酒杯且對神明發誓，之後就可成爲夫妻了。」

「我太高興了！」

劍吾和鶴姬對坐後，卽端著酒杯。

鶴姬提著酒瓶慢慢的把酒注入杯內。

劍吾一飲而下，然後再把杯子遞給鶴姬。

當鶴姬把酒杯送到嘴邊時，情不禁地流下感激的淚水。

「來，我們發誓吧！」

遂而兩人合掌跪地。

這是洋溢喜悅且佈滿莊嚴氣氛的一刻。

抬起頭的同時，四目會合，臉上各掛著快樂的微笑。

二人默默的點了一下頭。

這時二人的心中的喜悅，是無法以言語形容，毫無疑慮的。

劍吾在被單裏再度擁抱著鶴姬，且合上嘴唇。

激烈的、瘋狂的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對方的一刻，將要達成了。

劍吾的膝蓋一點一點的撥開鶴姬的下肢。

此刻——

一陣疾速凶猛的暈眩襲擊他們二人。

劍吾頓時覺得事情不妙，在他抬起臉的那一剎那時，他已感到手指麻木了。

——糟了！

使盡全身的力氣，拼命的睜開雙眼看著面前的鶴姬，她早已失去意識安祥的躺著。

「公主啊！」

劍吾用力的搖動她。

仍沒有一點的反應。

劍吾因有受過體力的鍛鍊，得以暫時抵抗體內的毒氣，然意識好像模模糊糊的有朦朧之感。

——原來是……酒中有毒啊！

劍吾猛然的才想到。

——呸！我不能就此倒下。

他咬緊牙根想繼續的支撐下去。

然而那是陡然的。

劍吾終於失去意識不醒人事，軟弱的俯臥在鶴姬的身上。

夜深了。

一片死寂無聲，只剩下一盞孤燈在房裏一閃一閃的亮著。

忽而閃出一道黑影，避開月光的照射，躡手躡脚的接近那間寢室。

先在門縫外窺視一下屋內的情形。

「好了！」

說著就溜進來了。

此人是浪人隊中的一個。

酒中的毒原來就是這個叫小松田嘉六的男人所下的。

小松田嘉六看到劍吾和鶴姬像死人般動也不動的重疊在一起，頓時臉上浮出得意的笑容。

他猛然的一踢劍吾的肩膀，使他從鶴姬的身上滾下。

「哇！」

小松田嘉六看到鶴姬的絕色的美貌，情不禁地嘆了一口長氣。

「簡直是個仙女嘛！」

小松田嘉六爲自己的陰謀竟然如此輕易的達成，興奮得身體微微抖地動著。

他忘記浪人隊首領我孫子源八郎和夥伴們，滿腦子只有裝著獨佔如仙女般美麗的公主。

小松田嘉六抱起鶴姬柔軟的身體的瞬間，因爲過於興奮之故，以致喉嚨感到一陣乾燥，頻頻地作深呼吸。

他抱著鶴姬從後門逃往雜木林。由他那迅速且毫不猶豫的動作得知，他早已有計劃事先

找好路的吧！

小松田嘉六其人看來相當無力，僅僅走了兩百公尺左右的路程，就氣喘如牛，遂而將鶴姬暫時的放下地面，大大的喘了一口氣休息著。

當他再度背起鶴姬的時候，嘉六的神情大變了。

原來在附近傳來人的說話聲和脚步聲。

嘉六背著鶴姬趕緊蹲在地面，屏氣凝神的觀察周圍的動靜。

從嘉六不遠的前方走過去的人是，由清澄寺脫圍出來的草兵衞和雲海兩位。

和里見安房守四十餘位的家臣奮戰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覺得劍吾跟鶴姬大概已逃出追殺的範圍外，所以待機的消失於寺院內。

留下那些毫不知情的里見的家臣於山上窺動著。而他們二人却輕輕鬆鬆的溜到山下來，身體上未曾損及到一根汗毛，眞是快樂極了。

「里見的這一羣都是笨蛋，他們竟然不曉得這裏有一條這麼方便的密道，直直的通到山下。」

雲海得意的說著。

「當然是不知道的嘛？他們根本就沒有攻取清澄寺的必要……，目的是要人而已。」

「話雖這麼說，但是在來搜人之前，也應預先調查周圍的環境如何，譬如有沒有密道通到外面啦……」

「請問順著這條密道而下，是通到什麼地方呢？閣下可曉得？」

「等走完之後，也就到達海邊了，說不定此時公主已乘船在海上行駛。」

草兵衞和雲海走至山下時，竟然沒發現到附近的山賊的巢窟，繼續的在黑夜中趕路。

終於——。

好像拉開黑夜之幕的前奏曲似，頓時由溪間湧出一層乳白色的朝霧，瀰漫於樹林間，或冉冉的浮升於空中而散開。

離旭日東升的時候，還有一大段的時間哩！

正在這一時刻，我孫子源八郎從屋裏走出來。

雙手高高的一舉，大大的伸了一個懶腰，之後

「好——，我得去看個究竟。」

說著說著，就朝著東端的房室走去。

——他們兩人到底有沒有完成夫妻之禮呢？只要瞧一下便知。雖然這樣做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不過……。

源八郎對自己的這種行爲也覺得甚沒意思。

「喂！伏見劍吾。」

源八郎站在房前大聲喊著。

「天亮了啊……，我想看看兩位成爲夫妻後的尊容如何？」

然屋內仍是一片寂靜。

「奇怪？」

源八郎覺得事態不妙了。

「難道是？——」

不可能在三更半夜中溜走的啊！

猛力的打開木板門。

「喂！」

注視了屋內一會兒，源八郎吃了一驚。

床上只有劍吾一人獨自俯臥在那兒。

「喂！伏見。」

走進來的源八郎看得一清二楚，劍吾是中毒而昏迷過去的。

「是那一個傢伙幹的？」

源八郎發怒了。

鶴姬被抓走了。

源八郎試着搖醒劍吾，行了一陣子知道無效，只好暫時的放下他，立卽跑出屋內。

「大家起來吧！發生事情了！」

源八郎大聲的吼叫著。

浪人隊此時還在酣睡之中。

突然的聽到源八郎的吼聲，遜然的爬起來衝至屋外。

「趕快查查看，有少了什麼人？」

源八郎焦急的傳下命令。

馬上就知道小松田嘉六不見了。

「那個傢伙！就是那個炊事兵！」

源八郎啞然了。

小松田嘉六在黨徒之中，可說是最不惹人注意的男子，他不僅力薄而且膽小如鼠，所以被叫去做炊事。

大家也認爲隊裏雜七雜八的厨事，由小松田嘉六來擔任，是最適合不過了。

如今，這種被人輕視的男子竟會放毒藥於婚禮的酒中，然後挾著鶴姬逃之夭夭。

全部的浪人感到太意外了，爲之默默不敢開口。

「像小松田嘉六那般無力的人，雖帶走公主，但相信他逃不遠的……，大家趕快分頭追

趕吧！」

源八郎再度向浪人們傳下命令。

於是浪人們各自四散找尋追趕的路線。

而源八郎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再回到東端的房間。

「曖呀！」

床上已沒有劍吾的人影了。

「喂！伏見！你在何處？」

源八郎慌慌張張的跑出來。

「伏見！你在那裏？」

大聲的呼喊，之後傳來回聲。

離房屋不遠的一處斜坡下有條溪水緩緩地流動著。

劍吾靜靜的坐在岩石的上面。

醒過來的劍吾，搖搖幌幌的走到這裏來，且喝下大量的水，想沖淡肚子裏的毒。

頭腦已稍微的清楚，四肢依然是疲軟無力，所以他很不想動。

源八郎很快的朝這裏跑來。

「眞抱歉！是一個叫小松田嘉六下的毒，現在我下命令叫所有的人……，作孽！作孽！」

說完後，源八郎恭敬的行禮賠不是。

可是劍吾並沒有現出憤怒的神情，依然默默望著水流。

「伏見，你不要擔心，我一會把公主搶回來。」

「這不能都怪你，只怪我自己疏忽。」

劍吾終於開口應聲了。

「你是否也認爲這是我幹的好事。」

「我猜這不太可能的，必定是浪人中的某一個做的……，小松田嘉六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大家都認爲他是手無縛鷄的弱男人……沒想到竟栽在他的手裏，這個混帳東西！浪人雖然貪婪，也不致於背叛。」

「照你這麼說，若能從小松田嘉六手中奪回公主，且保其身體的清白，然有朝一日受到其他的浪人汚辱，之後逃之夭夭，那又要怎麼辦？」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我就切腹自殺以死向你賠罪……到目前爲止，浪人們都還服從我的指示。」

「人生，這個東西是非常的奧妙——」

劍吾忽然的道出這句話。

「你說什麼奇妙呀？」

源八郎迷惑的追問著。

「剛才我望著水流在想，我和鶴姬到底還是不能結合在一起，也許我們倆的命運註定該如此吧！」

「你說什麼傻話！水流與你們倆的事有何相干？這水是從山上順著溪谷而流的，但你跟公主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解除一切的阻逆，而團聚在一起，只不過遇到一、兩次的挫折，你就垂頭喪氣了說那種沒信心的話。我源八郎聽到你說那些話的時候，一顆熱誠的心都涼了大半截。」

源八郎態度認眞的說著。

「我總認爲命運這個東西，只要本著堅定的意志和努力定可以改變的，尤其是男女之間的事情——」

「你還年輕嘛，虧你會這麼想。要是說你現在已八十歲，述述人生上的經驗，或對人生有什麼感想，我倒還可以洗耳恭聽；但是你目前正是處於人生的黃金時代，應該提起精神，以自己的力量開創美好的未來才是啊！但你儘說些消極的話題，我實在快聽不下去……，從前你在鶴舞城一人獨自的應付衆多勁敵，像那種勇猛的氣概，如今都拋到什麼地方去呢了？」

「……」

劍吾不說話，一直望著溪中的水流。

「喂！伏見劍吾，難道你是喝下了毒酒之後，整個人都變得有點神智不清，是不是？」

源八郎凝神著劍吾的半側臉譏諷著。

「現在我才發現早已深愛著鶴姬這女性的自我。」

「你講的話很令人矛盾！」

「我說的一點都沒有矛盾……，因爲我愛上她了，所以才領悟到自己的命運，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一派胡言！待會鶴姬若回來，你們重新再舉行婚禮，那不就得了。」

「……」

「嘿！你認爲我們是沒法子把公主搶回來嗎？」

「有這麼想過。」

「不要如此悲觀嘛！一定能救回的，我發誓一定要把她帶回來，否則我不叫我孫子源八郎，現在我就去找她。」

源八郎說完，轉身掉頭就走。

「主人啊！」

忽而傳來海太郎的呼喊聲，劍吾只好由岩石上站起身來。

海太郎氣喘喘的朝此跑來，且張大眼睛對劍吾問道：

「主人，你爲什麼還待在這裏，不去找公主呢？」

以責備的口吻問。

「我這就去！」

「快一點嘛！」

雖經別人催促而不得不上路的劍吾，心中總以爲鶴姬已至遙遠的地方去，是他無法找尋得到的。

十四、里見城

三方都是山獄圍繞的一處盆地。

另一方，則是秋風吹入盆地的缺口，由此可通到海濱。

遠處盆地，其可耕之地不多，大都是雜林蔓生於山野之間。

有個農夫牽著一匹馬緩緩的從雜木林走出來。

馬背上載著的是依然昏迷不醒的鶴姬。

而跟隨在後的是小松田嘉六，其手中還握著一把銳利的刀。

不久之前，在林裏發現到那個農夫，偷偷的襲擊對方並威脅他，然後命令他把鶴姬放在馬背上。

「你走得太慢了，快點走！」

嘉六毫不客氣的吼叫著。

「這不能怪我呀！因這匹馬的歲數太大了……」

「離海邊還有多遠！」

「大概有三里路吧！」

「什麼？還有三里？不趕快走是不行的。」

嘉六迅速的看了周圍一眼。

幸好沒有人出現。

一路上，嘉六的腦海裏不時的浮現出源八郎氣沖沖的樣子，心中不免的產生恐怖感。總覺得源八郎會突然的出現在他眼前。

「喂！我們不能走這條路。」

嘉六發現農夫忽然的朝田地的通道走去，立即的阻止住。

「但這是條捷路呀！」

「不行，你要繞樹林走才可以的。」

「這樣走不就是多繞路了嗎，三里的路程恐怕就會變成五里路的。」

「現在管不了那麼多，只要不被人家發現就行，同時還要趕路。」

農夫回顧嘮叨不停的嘉六一眼。

農夫的表情似乎顯得很不耐煩的樣子，滴溜溜的眼珠似乎察覺到這個浪人的膽子很小。

——嗯，有辦法了！反而可以捉弄他一下。

「這位壯士，我想我們還是越過前面的那座山來得妥當些。」

「什麼？」

「如果怕人家發現，最好先越過那座山，然後抵達海邊，這是最好且最安全的辦法。」

「如要這樣的話，定要花相當多的時間。」

「不會的啦！看起來山路好像很險陡，不過眞正走上去的話，還挺好走的。反而比走野道還省時間。」

「好，那我們走吧！」

嘉六毫不疑慮就聽從農夫的話。

正如農夫所說的，山路並沒有想像中的險要難行。

想越過這座山，並不需要花多少時間的。

「喂，越過這座山就可望見海邊，是不是？」

等走了將近八分的路程時，嘉六重新的問農夫。

「是的，一點都沒錯——」

農夫平穩的應答著。

但到了愈接近山頂的時候，樹木也愈茂盛。

躺在馬背上的鶴姬，依然不動，絲毫沒有恢復意識的樣子。

小松田嘉六看到由裙角裸露出來雪白的大腿，情不禁地嚥下幾口唾液。

當快要到達山頂的時候，農夫開口說話了。

「請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先去前面看看情形如何？」

說完後，就向前走去。

過了一段時間，仍未看到農夫的出現，小松田嘉六頓時恍然大悟。

——逃走了。

他忽然的感到緊張起來了。

頃刻之間，樹林裏出現了一道迅速的黑影。

嘉六的心不由得顫動一下，全身鷄皮疙瘩。

嘉六再仔細的觀察周圍的地形，在不遠的前方聳立著一座宏偉的山城。橫越過山頂之後，並沒有開始下降，反而繼續著一段相當長的臺地，且通到前方的山城。

「這還得了嗎？」

嘉六發覺自己已上了農夫的當，頓時勃然大怒。

「畜牲！」

佔上有利的地形，很清楚的看見前方有座瞭望臺的建築物，農夫和幾名哨兵站在那兒，手不斷的向這裏指指點點。

「這個混帳東西！」

嘉六拖著馬，想掉頭立即開溜。

但這時已有七、八個人向此跑來。

嘉六非常不甘心的是，好不容易弄到的絕世美人又要讓人家給奪走。

於是他趕快的跨上馬背，想由斜坡衝下來。

可惜得很，嘉六竟然不會騎馬。

這匹老馬本來就疲累不堪，這時又受到斜坡的難行，跑了沒幾步就跪下來。

嘉六跟鶴姬兩，被老馬這一突如其來的動作，頓時被拋至半空中，然後快速的落下地面。

而追趕的兵士也及時的趕至。

「哇！」

每一兵士面對著鶴姬絕色的美貌，不約而同地發出驚訝的叫聲。

鶴姬仰臥著，溫熙的陽光照拂在清麗的臉上。

這座山城位於南房總一帶，面積遼濶，領主是里見安房守賴定。

賴定今年大約三十歲左右，是個霸道且勇猛的武將。

雖有脾氣暴躁的缺點，但他是一位有度量且能使部下心服的領主。

巧合的是——。

派人到清澄寺搜索鶴姬的事情失敗之後，底下的人回報賴定，賴定却沒有不愉快的表情。

單單應了一聲，又繼續他的繪畫。

賴定很擅於描繪山水畫，其造詣已超出常人的範圍。

這時——。

有個士兵進來向他說，兵士們已找到有個像鶴姬般的美女。

「將她帶到這裏來。」

賴定傳下命令之後，仍繼續他的繪畫。當美女送到他的身後時，並沒有產生立即瞧瞧美女的念頭。

等畫完後，他才轉身看美女的睡臉。

「……」

他默不轉睛的盯著看。

這時門口響起一位家臣的聲音。

「聽挾持她的浪人說，她是鶴舞城的公主。」

聽到這句話的賴定，立即走出房外，到浪人被關的地方去。

「她眞的是鶴姬嗎？」

「絕對錯不了的。」

「她原先從清澄寺逃出來，然後被你抓到這裏來的，是不是？」

「正是如此！」

小松田嘉六拼命的裝出一付不畏懼的樣子。

「照情形看來，公主的昏迷不醒是你給她服毒的吧！」

「……，那是情勢所逼的。」

「你這個卑鄙無恥的東西！」

賴定馬上大聲叱罵著。

「像這樣美麗的女性，你也忍心給她服毒，你的根性是多麼的卑鄙下流……，像你這種敗類活在世上是有害無益的，來人啊！給我拖下去殺掉！」

賴定對著家臣命令道。

「啊！請等一下，我有個要求……我實在不想死。」

嘉六可憐兮兮的哀求著。

「像你這種敗類留在人間，簡直是糟蹋糧草。拖下去！」

賴定哈哈大笑之後，即讓部下拖嘉六到外面去。

嘉六呼爹喊娘地叫著，聲音漸漸遠去。

賴定沒驚醒鶴姬，由她躺在那兒，他自己則繼續的繪畫。

自己的身體輕飄飄的由很深的湖底浮上來。

鶴姬矇矓的感覺到。

而這就是她恢復意識之前所做的夢。

夢中的陽光柔和的照射在水面上，呈現著一片溫馨。

而湖水被陽光照得暖暖的，自己的身體也逐漸的提升熱度，緩緩地飄浮在水面，之後鶴姬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現在我可以張開眼睛，她恍恍忽忽的想著。

可是不知何故，她不敢張開眼睛。

忽然間——。

聽到附近有人說話的聲音，於是鶴姬趕緊的打開眼睛。

張開眼睛的一瞬間，首先映入眼廉的是格子形狀的天花板，然後慢慢的移動視線瞧了四周一圈，發現這是一間富麗堂皇且相當有氣派的房屋，看來比鶴舞城還要宏偉。

——這是誰的舘宅！

鶴姬的心開始產生不安。

她記得自己是山賊的破舊房屋中跟伏見劍吾舉行婚禮。之後，開始他們的新婚之夜。

後來突然的遭遇睡魔的襲擊，很快的就失去意識。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鶴姬覺得自己彷彿還在夢中。

——劍吾怎麼啦！

她忽然感到全身虛脫似的，整個人都沒有力氣。

勉勉强强的爬起來。

就在這一時刻，隔房的門被打開了。

「啊！妳醒來了嗎？」

是個和善的中年侍女。

「妳精神還好嗎？」

鶴姬被對方這麼一問，就覺得更加的奇怪了。

「這是什麼地方啊！」

「這裏是里見城，里見安房守的居城。」

「我怎麼到這裏來的呢？」

「妳是被一個浪人擄來的，當妳正處於危險的時候，適逢本城的衞兵及時的趕到，解除妳的危機。」

「妳是說那兒的浪人——」

鶴姬側著頭想。

——對了！

鶴姬終於想起來了。

——當時喝下的交杯酒定有毒的，以致我跟劍吾兩個人忽然的昏過去。

八成是浪人中的一個搞的好事。

現在的自己再度跟伏見劍吾分開了。

鶴姬默默的凝視著上方。

——劍吾這個時候在什麼地方呢？

「請妳先洗個澡吧！」

女侍和氣的對鶴姬說，而鶴姬這時才發現到自己的臉、手的骯髒。

經過了大約半刻的時符之後。

換上乾淨的衣裳的鶴姬，感到無比的舒暢，以輕鬆的步伐跨入房內。

「是這裏嗎？」

外面有人在講話，隨即走進一位年輕魁梧的武士。

他就坐之後，對著鶴姬說道：

「我是里見安房守，名叫賴定。」

非常大方的自我介紹。

「我是小須賀甲斐守的女兒，叫做鶴姬。」

「嗯！太美了！妳美得有點太過份了。」

賴定毫不客氣的盯著鶴姬看。

「……」

鶴姬不語的低頭沉思。

「自陷城之後，妳是怎麼逃出來的？尤其像妳這麼美麗的人想必遇到了許許多多的危險吧！」

「是的。但相反的，我也得到用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活下去的啓示。」

「嗯！用自己的意志跟力量活下去。」

賴定不由得綻出一絲和善的微笑。

「雖然妳有這股意志，但是一個弱女子，還是沒有辦法防患一切，事實就是如此，妳原本被一個浪人挾持的，幸虧遇到我的部下及時的替妳解圍，不然的話，妳這一朵鮮艷的花兒

早已被人蹂躪了。」

「……」

「經歷了這麼多的危險，妳依然是那麼的沉著。」

「是的——」

「難道妳一點都不害怕嗎？這裏也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很可能我會侵犯妳，妳知道嗎？」

「我認爲自己已知道命運的一切。」

「知道命運，是怎麼個知道法！」

「我瞭解往後仍是會遇到重重的危險，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絕對不會被人家的汚辱。」

「嗯！了不起的信心。」

「因我已經有了決心，除非身體受到人家的汚辱，否則，幸福遲早會降臨到我的身上。」

「照妳這麼說，難道妳心中早有意中人了嗎？」

「是的！」

「他是什麼樣的男人？」

「是一個浪人，名叫伏見劍吾。」

於是鶴姬把自己的終身如何允許給伏見劍吾的來龍去脈，毫不保留的告訴賴定。

而賴定也聽得很入神。

「妳這不就等於做白日夢嗎？」

他冷淡的說著。

「夢終究還是夢，是不可能實現的。」

「不——」

鶴姬否決了賴定的說法。

「我相信自己的夢定有實現的一天。」

「好吧！妳相信妳的吧！若是今夜我有想佔妳爲已有的念頭，我一定會這麼做，而妳也沒法抗拒，結果妳就變成我的人了，到那時妳要怎麼辦呢？已經無法做伏見劍吾的妻子。」

賴定用銳利的眼光注視著鶴姬。

而鶴姬也毫不迴避的望著他。

「我相信你不是這麼無禮的人才對。」

「哈哈哈……，那是不可預知的。仔細的聽著，一個男人只要看到妳美麗的面貌一眼，定會爲妳瘋狂的，而我也不例外。」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必須有良好的品性的……」

「但妳是個令男人無法控制自己的美女啊。……妳不知道妳長得多美，過分的美麗，也算是一種罪孽。」

賴定說完後，就哈哈高聲的大笑起來。

任憑他如何的說，鶴姬一點也不感到恐怖。

反而覺得賴定這個人是可以信任的。

賴定已在別的房室中準備了酒肴，誠意的邀請鶴姬去同樂。

鶴姬則靜靜的端坐在賴定的身旁，以陪伴他。

看來賴定這個人嗜酒過於女色。

「妳有沒有復興鶴舞城的決心呢？」

喝下了幾大杯的酒之後，賴定才提起這擋事。

「我只是個弱女子，……」

「因爲妳是女人，所以要選擇一個男子作丈夫，然後結婚生子，以恢復鶴舞城，是不是？」

「……」

「妳應該跟妳所仰慕的男人，生下一男孩，然後復興鶴舞城才對！」

「如果做爲我丈夫的人，具有復興鶴舞城的意志，當然我會順從他的，但我總認爲不一定要做城主才是幸福的。……假使生下來的小孩，他若希望一輩子過農居的生活，我也不會反對的。」

「嗯！看情形妳似乎領悟了很多的事情。」

「我們的鶴舞城到我父輩這代覆城，或許是小須家的命運該如此的。一旦傾覆的城池，他日再度復興，這種例子究竟有多少呢？」

鶴姬反問賴定這句話。

「我對於史載的興亡是不大相信的，但就說城亡的城池不會再復興，這也並非絕對性的。或許妳將來的小孩會復興小須賀家，這也說不定，身爲鶴舞城的公主，應該抱有這種堅定的意志才是。」

鶴姬沉默片刻後，說道：

「自從我逃亡之後，成了許多敵人搶奪的對象，這時我才發現身爲鶴舞城城主的女兒，並沒有得到眞正的幸福。」

「那是什麼意思？」

賴定不解的皺了一下眉頭。

「我擺脫深宅大院的公主生活，在流亡的日子裏找到一個眞正的自我，也找到一個自己所仰慕的人。」

「喔！妳就跟所思慕的男子戀愛囉！」

「是的。」

「既然戀愛了，就一定會跟這個男人結爲夫婦嗎？」

「是的。」

「哈哈……，妳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眞了，這世上的一切並非如妳想像中的那麼容易的。」

「……」

「妳跟什麼人談戀愛，這是妳的自由，但能不能結合在一塊，這又是另一回事，如現在妳已成爲我的擄囚，我要怎樣的處置妳，妳是無法反抗的啊！」

「……」

「妳不要想得太天眞了！說不定我今晚會以暴力侵犯妳……」

「……」

「妳多少應該表示懼怕才對啊！」

「不，我一點也不害怕。我認爲決定我的命運的只有我自己。」

「咳！妳答得倒輕鬆自如，哈哈……好吧，就讓妳那麼想吧！」

賴定說完，又繼續喝他的酒。

入夜。

差役送來一封書信。

賴定一聽到是荒海城的使者送來的。

「讀吧！」

這樣向左右傳令。

內容是說荒海右衞門佐停止與里見城敵對，然後結爲盟友。

宣讀完畢之後，賴定高聲的笑起來。

「這個荒海右衞門佐，現在到底又興起什麼歪念頭，想來欺騙我……，你去跟使者說，不出十年的時間，房總及關東一帶都要歸我里見安房守所管轄。」

（上冊完）

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　址：臺北市汀州路499號之4

電　話：3219274・3951723號

郵政劃撥帳戶：１０３１４９號

武俠小說

東方玉作品

①	風塵三尺劍（全一册）	定價 120元
②	玫瑰劍（全一册）	定價 120元
③	龍孫（全一册）	定價 120元
④	縱鶴擒龍（全套三册）	定價 360元
⑤	金笛玉芙蓉（上、下册）	定價 240元
⑥	九轉簫（全套三册）	定價 360元
⑦	珍琉令（全套三册）	定價 360元
⑧	引劍珠（全套三册）	定價 360元
⑨	石鼓歌（上、下册）	定價 240元
⑩	武林璽（全套三册）	定價 360元

曹若冰作品

①	絕情拾三郎（上、下册）	定價 200元
②	玉扇神劍（全套三册）	定價 360元
	玉扇神劍續集（全套四册）	定價 480元
	魔中俠（全套三册）	定價 270元
	煞星黑鳳（全一册）	定價 130元

金蘭文化出版社

江湖、社會、偵探小說系列

①	奪命蠍子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②	不擇手段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③	死亡陷阱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④	諜客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⑤	玉面殺手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⑥	神秘鑽戒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⑦	偷天換日	玄	樣	著	定價：40元
⑧	殺人紅唇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⑨	冤獄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⑩	裙底殺機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⑪	恐怖魔畫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⑫	無敵金鏢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⑬	保鏢的愛情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⑭	殺機四伏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⑮	無形人	雷	吟	著	定價：40元
⑯	血濺愛情海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⑰	智機百出	玄	機	著	定價：40元
⑱	海怪	拙	夫	著	定價：50元

劍客風雲會

柴田錬三郎著
黎光譯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3219274・3951723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一八九一四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上冊）新台幣柒拾元 港幣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